

（政大銀行系網站專用）

左宗棠雜記

孫全玉

目錄

代序

1. 曾左交惡 (一)
2. 左都御史
3. 曾左交惡 (二)
4. 左公聯話 (一)
5. 曾左交惡 (三)
6. 左公聯話 (二)
7. 海防塞防
8. 收復新疆
9. 忠襄輓聯
10. 伊犁條約
11. 左公書信 (一)
12. 文襄夫人
13. 科場際遇
14. 馬尾船廠
15. 左公聯話 (三)
16. 甘肅織呢
17. 左氏幽默 (一)
18. 葛亮為諸
19. 紅頂商人
20. 左氏幽默 (二)
21. 平定捻亂
22. 綏靖陝甘
23. 左公家書 (一)

24. 左氏幽默 (三)
25. 初入軍機
26. 空城變計
27. 兩江總督
28. 左公書信 (二)
29. 再入軍機
30. 中法戰爭
31. 奏摺選讀
32. 左公聯話 (四)
33. 遺恨平生
34. 體用之論
35. 書生論兵
36. 春風拂面
37. 左公儉德 (一)
38. 改革幣制
39. 民屯兵屯
40. 欺之以方
41. 紀事本末
42. 曾左交惡 (四)
43. 整飭吏治
44. 曾左餘緒
45. 左公家書 (二)
46. 宗棠娶妾
47. 血跡碑記
48. 綏宜兵變

49. 取而代之
50. 目不識丁
51. 對聯招親
52. 江忠烈公
53. 羅忠節公
54. 屢敗屢戰
55. 寶鼎滄桑
56. 司法公正
57. 賀氏兄弟
58. 李二左三
59. 左李餘緒
60. 找藏鏡人

61. 薪餉去處
62. 書生憂國
63. 文襄輓聯
64. 又是聯話
65. 克庵歸矣
66. 石泉出塞
67. 靈異事件
68. 貞烈忠義
69. 禁種鴉片
70. 劉忠壯公
71. 左公儉德 (二)
72. 陶文毅公



左文襄公像



更著好風隨佳句

盡收春色入雕闌

左宗棠



左宗棠雜記

代序

六年前，與老同學在網路群組內偶然談起「左宗棠」，連續三天，內容如下：

杭州靈隱寺附近有飛來峰、冷泉亭等景點，該亭舊懸一聯曰「泉自幾時冷起，峰從何處飛來」，為戰火所燬。清同治三年（1864）九月重陽，左宗棠遊此地，寺僧請左補書，但左認為上聯語意未竟，另題一聯云「在山本清，泉自源頭冷起；入世皆幻，峰從天外飛來」。從前讀此聯，但覺意境甚佳，並曾自刻「入世皆幻」閒章玩賞，今午讀書，許瑤光「雪門詩草」卷七註明左文襄當年曾說「余以孝廉受特知，今得專征伐，非朝庭破格，不至如此，真天外飛來也。余家寒素，即以耿介自持，此源頭冷起也。凡人當其身以聽遭逢，不自潔而圖詭遇，吾輩恥之」，感受良深。

全玉註記 104/11/23

左宗棠一生最大挫折就是三次參加會試均不第，無緣進士。在那個時代，「舉人」只是讀書人身份代表，還沒進入作官的門檻。左宗棠沒產沒業（好聽一點叫耕讀），所以第二次落第後，為餬口到湖南醴陵淶江書院當「山長」（地方學校校長），時年 24 歲。

第二年，清道光十七年（1837），兩江總督陶澍要回湖南老家掃墓，道經醴陵，地方官搭彩棚、備行館以表歡迎，請左宗棠寫行館門聯，其聯如下：

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

那位陶總督抵埠後，被此聯吸引，請地方官延見作者，兩人非常投機，徹談終宵，相約後會。這副聯語好在那裡？容我

道來，陶澍官兩江總督，對「鹽務」很有研究，並改國營的鹽業運銷為「票鹽」（現在術語叫自由化），結果政府與民間兩得其利，改制很成功，道光帝召見時，溫語褒勉兼話家常，陶向皇帝報告幼時讀書地方在資江畔，江水中矗立方形巨石類官印，因將書房名為「印心石屋」，道光帝隔天及再隔天，分送陶總督一小一大兩份御筆的「印心石屋」，這在當時是莫大的榮寵（這就是春殿語從容和印心石屋的背景），至於「大江」，講的是湘水與長江，暗諭由地方入中央主軸；「八州子弟」的典故出於那位「督八州」的陶侃（就是我們熟知的那位搬磚頭的）。這副 28 個字對聯，寫到陶總督心坎兒裏，真了不起！

其後的發展：左宗棠隔年去北京參加會試又擯龜，回程依約去江寧（南京）拜望陶澍，陶不僅熱烈歡迎，兩人還訂下兒女婚約成為親家（陶唯一兒子陶杕時年六歲，娶左宗棠五歲女兒孝瑜），陶澍並將陶家後事一併託左宗棠。當時陶澍 59 歲，是清朝第一位湖南人科舉出身當總督，且曾在翰林院待過（這就像現在的中央研究院，當時人很重視此資歷），是資歷完整的大官名人，而左宗棠只是 26 歲屢試不第的舉人，身世背景年齡地位均相差懸殊，陶澍能看出左宗棠的不凡，預測他會成為國家棟樑，並以本家後事相託，其眼光真有獨特之處。

謹按：陶澍逝後，左宗棠依約到陶家坐館（當家教），親自課讀其女婿，並代操陶家事業。至於十幾年以後，左宗棠奉召出山，迭建奇功，成為清朝中興名臣，那已是世人熟知的後話了。

全玉註記 104/11/24

昨天說左宗棠一生最大的挫折，今天要提到他自認一生最大

的榮幸。

從林則徐說起，清道光 19 年（1839）林以欽差大臣身分赴廣州禁菸（鴉片），引發鴉片戰爭，敗給英國的清朝將林則徐「遣戍」新疆伊犁，三年後結束「遣戍」，1847 年林被任命為雲貴總督，1849（道光 29 年）林卸任回籍，翌年 1 月道經長沙，邀左宗棠見面，這時左宗棠 38 歲，仍是位教書先生。他們兩位在船上談了通宵，後人稱「湘江夜話」，重點結論是：林則徐告訴左宗棠，「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並將在新疆的經驗與資料交給左宗棠，說「他日竟某之志者，其惟君乎」；此外，林寫了一副對聯：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

上款稱「季高仁兄先生大人」，下款署「愚弟林某某」，林是比左大 27 歲的大官名人，用這種語氣對一位 38 歲的教書先生托付如此重任，難怪左宗棠將此列為一生最大榮幸。林則徐於當年 11 月逝世。

其後的發展：左宗棠於平定洪楊、捻亂、回亂後，擔任陝甘總督，光緒元年（1875），左宗棠 63 歲，力主出兵收復新疆，光緒三年西征軍務告一段落，從此五度建議將新疆建省，新疆終於在光緒十年建省。

謹按：民國 52 年我在彰化中學初中二年級「伯先組」，地理老師是剛從師大畢業的林寶佃小姐，林老師在黑板畫新疆地圖後，曾加了一句「這又名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當時不能瞭解，成長後乃知有所謂「疆獨」也者。如今思之，一方面佩服林則徐、左宗棠等讀書人之遠見與篤行，一方面要對林老師的淵博與開放心胸表示敬意與懷念。

全玉註記 104/11/25

寫了三天的「左宗棠」，引起想要把我這位偶像介紹給親朋好友的意念。其後，陸續寫了兩個多月，共七十二篇，爰彙整如後，備供海內同好參閱指正。

1. 曾左交惡（一）

清朝中興名臣曾國藩（1811-1872）與左宗棠（1812-1885）均勳業崇隆，但兩人從合作剿寇到其後不相往來，個中原因耐人尋味，試分析之。

一、首談兩人相識相處經過

咸豐2年12月21日（1853年1月29日）兩人初次見面，依據左宗棠寫給他女婿的信，左認為曾「正派肯任事，但才具稍欠開展」。

咸豐4年3月，曾國藩函邀左宗棠共事，但左已答應入駱秉章幕府而未果。湘軍靖港之敗，曾幾次投水自殺被同事救起，左趕往探視，勸曾「事尚可為，速死非義」，其後兩人過從甚密，依據左宗棠說法，「無一日不見，無一事不商」。

咸豐7年，曾國藩因父喪聞訃立即回籍，未待核準即丟下公事，左宗棠與當時士人，頗有批評；加上曾國藩對胡林翼抱怨左「遇事掣肘，奢口謾罵」，有「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之語。

咸豐8年，曾國藩再起，與左宗棠見面，請左篆書「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聯語，兩人和好如初。

咸豐10年，左宗棠因「樊燮」案（此案將來再詳敘）離職，3月26日應曾國藩之邀，去宿松駐地與曾相見，依據曾國藩日記，從3/26到4/18左離開為止，凡23天，兩人每天「暢談」一次或多次。

同年五月，清廷依曾國藩奏請，派左宗棠以四品卿銜襄辦曾

國藩軍務，曾請左別募「楚軍」五千，經略江西、浙江，迭戰皆勝，是為左宗棠赫赫功業之始，惟在組織架構上，左仍為曾之部屬。

二、兩人交惡主因

清同治3年6月，太平天國天京（南京）陷落，曾國藩聽屬下之言，奏報洪秀全幼子洪天貴福已死於亂軍之中，但不久左宗棠得知洪天貴福仍率太平軍殘部頑抗，報告朝廷；而曾認為左此舉別有用心，上疏抗爭，左不甘示弱，指責曾國藩「欺罔」。其後雖證明左宗棠說的沒錯，但兩人遂成水火。

三、兩人翻臉後，左常在公私場合罵曾，但曾較有風度，背後偶會褒揚左之才幹，且在左西征時，派老湘軍劉松山部為西征軍骨幹，對西征餉源亦多所協助。

四、同治11年（1872），曾國藩逝世，左宗棠的輓聯轟動一時，聯曰：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此聯用語誠摯，且左宗棠署名「晚生左宗棠」（以前他對曾國藩只願稱「弟」，這不合當時官場規矩，左為此去信給曾，曾以戲文「恕爾無罪」同意左自稱弟），所以一般人認為這是左宗棠有懺悔前過之意。

五、後人對曾左交惡之臆測

（一）演戲說：有人認為曾左兩人互詬，係演戲給北京的皇太后和皇帝看，蓋當時天下兵權集中在漢人督撫手上，滿人難免嫉忌，如果漢人重臣相互詬訾，滿人就比較安心，可免兔死狗烹之悲劇。

（二）個性不合說：也有人認為左宗棠心高氣傲、言語激切，而曾國藩一向講究克己養氣、主敬存誠，當兩人有從屬關係時，因官場規範，不致決裂，迨兩人功勳位階相近，則必然

分庭相抗。

豈其然乎！豈其必然乎！

您的看法呢？

金玉註記 104/11/26

2. 左都御史

左宗棠沒當過左都御史，但他曾被稱為左都御史。

一、咸豐4年（1854）左宗棠42歲，被湖南巡撫駱秉章羅致入幕府，據說駱巡撫放話左宗棠的女婿陶枕欠稅，將採相關處置，逼使原想待在家裡的左宗棠再度入湖南巡撫幕府（前曾入張亮基幕，上年辭職）。左宗棠是個做事的人，駱秉章也是聰明的好官（後諡文忠），將一應大小事宜均委付左師爺辦理，信任之專，無與倫比。例如有天轅門放砲，駱驚問何事，有人告以左師爺發軍報摺子（例應由主管放砲），駱聞後徐徐曰「可否將摺稿拿來看看」，連如此重要公文，左宗棠都不經巡撫批核先發，其他可想而知。所以，湖南官場私底下稱左宗棠為「左都御史」，為什麼？因為清朝官制，一省巡撫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官階從二品），左師爺不經巡撫直接批公文，所以比巡撫高一階，叫「左都御史」。

二、左宗棠和駱秉章兩人同心協力，從咸豐4年到9年，在太平軍威脅下，政績斐然，可用「減輕民賦（漕糧）、增加歲收（厘金）、外援五省、內清四境」這四句作代表，但因整飭官常，必然會得罪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樊燮案」。

三、樊燮係湖南永州鎮總兵，武職的二品官，被駱秉章以「私役兵弁、侵吞公款、違制乘轎」等罪名奏准革職查辦，樊燮不服，透過管道向駱的頂頭上司湖廣總督官文和京師的都察院上告。據稱當初樊燮在案起時曾當面向駱秉章報告，駱要樊向左宗棠報告，樊自認是二品官，左宗棠不過是個舉人，

因此進門時向左請安，但左應回拜未回拜，樊不滿，兩人相互詬罵，有記載說左宗棠還辱罵樊燮「目不識丁」或「王八蛋，滾出去」或批頰（打耳光）等。所以，官文將本案上奏時，即針對湖南巡撫有一「劣幕」作文章（民間傳說湖南「一印兩官」，左是地下巡撫），清廷接報後，要左宗棠去武昌對質，上諭中還有「左宗棠若有不法之處，可即就地正法」等語。

四、有一種政治陰謀論，說本案背後係官文所代表的滿州官僚集團，眼看湘軍崛起後的漢官集團逐漸成形，有意藉本案打壓漢官集團，而左宗棠是最好的目標。

五、在這當口，有兩股力量救左宗棠：

（一）胡林翼上疏保荐左宗棠，說他才可大用，並有「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等語。

（二）左宗棠的好友郭嵩燾時入值南書房（皇帝的秘書），知道消息後，透過王闓運和高心夔轉請當時咸豐帝前紅人肅順救左宗棠，肅順表示要先有人上疏皇帝提本案，他才好進言，郭嵩燾就央請同值南書房的潘祖蔭幫忙上疏，潘祖蔭的奏疏中有兩句名言「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咸豐帝看後動容，問肅順左某有如此重要嗎？肅順乘機進言「駱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等語，咸豐帝才改變主意，要官文察酌情形辦理，而官文知朝廷意旨，未傳左宗棠對簿，即具奏結案。

六、本案結果

（一）咸豐 10 年 4 月，清廷問曾國藩，左宗棠是湖南辦團練好呢？還是在你那裡帶兵好？曾國藩回奏說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辦什麼都行。這就回到昨天所說「派左宗棠以四品卿銜襄辦軍務」。

（二）就左宗棠來說，原本是件嚴重風波，搞不好會人頭落

地，至少也會吃上官司，想不到「危機變成轉機」，竟然是他人生從低潮轉高潮的轉捩點，當年左宗棠 48 歲。

(三) 最戲劇化的是樊家，倒楣的樊燮被革職回到湖北恩施老家，一口氣嚥不下，立了一個「王八蛋滾出去」的牌板，放在祖宗神龕下，同時蓋了棟樓，將兩個兒子增禔、增祥趕上樓，重金延聘名師教讀，除師徒三人外，其他人不准上樓；還要兩個兒子穿女人衣服，約定考上秀才後，准脫外層女衣服，中舉人後可脫內女服，中了進士後，才可將所樹「洗辱牌」焚毀。其後樊增祥（1846-1931）中進士點翰林，還作過署理兩江總督，也是近代中國有名的大文學家，這又是一齣從逆境翻轉為先人雪恥的實例也。

全玉註記 104/11/27

3. 曾左交惡（二）

一、老友對本案提出「庸盒筆記」（揚曾抑左）及陳其元「庸閒齋筆記」（褒貶未允）一節，余今日檢讀該兩份資料，爰記如次。

（一）薛福成「庸盒筆記」

薛認為陳其元對曾左交惡案持論不公，因為陳為左宗棠在浙撫任內保荐之人，而曾國藩也是將陳推薦給左的人，為何陳不知感恩，薛的觀點有二：

1. 曾國藩宏獎的人多，受之者不以為奇；左宗棠少稱許人，故得之者沾沾自喜。
2. 左宗棠脾氣比較壞，寫文章抑左可能招來麻煩，但抑曾則無後患。

所以薛福成怪世之評論本案者，往往「右」左而「左」曾，原因有二：

1. 認為左為曾所薦，而中途乖違，懷疑曾或有使之不堪者。

2.認為左宗棠不感私恩，專尚公義。

但薛對上述兩點，皆不認為是正確論點。

（二）陳其元「庸閒齋筆記」

陳其元對左宗棠的廉潔忠厚有所揄揚，但對曾左交惡事，並未貶抑曾國藩，反而引呂耀斗和他談話內容：

甲、曾認為生平以誠自信，而左宗棠「乃罪我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

乙、呂曾請教曾國藩有關左宗棠在西邊的處置，曾國藩說「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無論我不能為之繼，即起胡文忠

（林翼）於九原，恐亦不能為之繼也，君謂為朝端無兩，我以為天下第一耳！因共嘆公憎而知善，居心之公正若此。

二、有關曾左交惡事，郭嵩燾（1814-1891）在其日記（光緒12年11月15日）說「盡古今人才，只有狂狷兩途。曾文正公，狷者類也……左文襄公，狂者類也，知有進取而已……閒居靜處，則心不恬而氣不舒。

三、郭嵩燾與左宗棠同鄉，從小認識，郭後來中進士，在南書房任職，咸豐帝曾召見（咸豐8年12月3日）郭詢問有關左宗棠的事，郭回答左才幹極大，人品端正，咸豐還要郭寫信叫左宗棠出來作事。次年，左宗棠發生「樊燮案」，郭嵩燾還想辦法為左宗棠解決（見11/26註記）。

四、郭嵩燾如此幫左宗棠，但左宗棠後來在同治五年，竟然連續三次彈劾時任廣東巡撫的郭嵩燾，並推薦他的親信蔣益澧取代郭，郭被攻下台後，一直對左宗棠不諒解，其日記中對左充滿怨恨，雖然後來左宗棠頗有悔意，並親自前往郭府致意，但郭始終耿耿。

五、郭嵩燾在「玉池老人自敘」中，敘及左宗棠當年參劾之主要理由是說他「不能籌餉」（此亦為一般談此案之論點），但郭自認為他在廣東巡撫任內「自信以一人支柱，大軍月餉

三四十萬，皆出一身之籌劃，實為有功無過」，因此在他光緒5年5月23日的日記中，寫到二位友人來訪，說左宗棠才氣一時無兩，而極其才力之所至竭情為之，不留餘地處人，亦不留餘地自處。凡事皆作到盡處，非載福之資也」，郭嵩燾認為說的很對。

六、郭嵩燾日記（同治9年6月12日）提到恭親王曾問曾國藩「你和左宗棠同鄉，為何左老在我面前罵你？」，曾國藩當時向恭親王說「自是某錯為多，……左君一孝廉，兩年間為某推薦至總督，某自無知人之明，敢辭咎耶？」，但郭嵩燾在此處寫下他對左的看法「左君攻擊湘鄉（指國藩），亦正是其心之不安處，惟其負強使氣，於所不安處，故甚其辭以反攻之，以強求心之安，坐定此身無一毫錯處，直欲掩盡天下耳目，以求騁其一念之私……」。

七、左宗棠過世後，郭嵩燾輓聯：

世須才，才亦須世；

公負我，我不負公。

憤憤之情仍溢於言表！

八、綜合上述資料，雖然曾左交惡之內幕不盡完整，但左宗棠之個性絕對是主要原因。

全玉註記 104/11/28

4.左公聯話（一）

一、迢遙旅路三千，我原過客；

管理重湖八百，君亦書生。

此聯係清道光18年（1838）左宗棠26歲時，第三次進京參加會試，在漢口遇老友歐陽兆熊，結伴同行，左宗棠「自誦」其「題洞庭湖君祠聯」。此聯除發紓其羈旅情懷外，下聯引用傳說中柳毅與洞庭湖龍宮公主間的故事，另並寓有「彼可取

而代之也」的豪情。不過，這次會試，左宗棠還是沒上榜。
二、行無愧事，讀有用書。

這是左宗棠送安維峻的聯語，故事要從同治 5 年（1866）左宗棠任陝甘總督講起。

（一）陝西與甘肅從康熙年間起，其鄉試就是「合闈」舉行，也就是考場合併在陝西的西安舉行。但是甘肅轄區很廣，其讀書人要去西安參加考試，旅途遙遠，分配上榜名額又少，考試成績也不好，頗有怨言。左宗棠遂在同治 12 年奏請將甘肅與陝西分闈舉行考試，光緒元年（1875）蘭州貢院成立，舉行分闈第一次鄉試，左宗棠當「監臨」，為貢院寫了一副門聯：

共賞萬餘卷奇文，遠擷紫芝，近搴朱草；
重尋五十年舊事，一攀丹桂，三趁黃槐。

其中「紫芝」比諭賢人，「朱草」係聖朝才有的瑞草，「一攀丹桂」在說他當年一試中舉人，「三趁黃槐」則指三次會試不第。

（二）左宗棠前此對蘭山書院的一位讀書人安維峻印象很好，告訴這位安同學「讀書當為經世之學，科名特進身之階耳」。這次分闈首試，左宗棠希望安維峻能考個榜首，放榜時果然，左宗棠很高興，因此第二年安維峻上京參加會試時，左宗棠送他篆書八字聯「行無愧事，讀有用書」，安維峻將之列為座右銘。

（三）安維峻這次沒上榜，第二次也擯龜，到光緒 6 年（1880）才中進士。13 年之後，安維峻擔任都察院福建道監察御史，14 個月內上了 65 道奏疏，尤其在光緒 20 年甲午戰爭，安維峻力主戰到底，對慈禧太后、李鴻章等主和派大力抨擊為賣國投降，其奏疏中有謂「皇太后既歸政皇上矣，若猶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又說「至李蓮英是何

人斯，敢干政乎？若果屬實，律以祖宗法制，豈可復容」。

（四）其後安維峻被判充軍，光緒 24 年發生戊戌變法，安維峻堅決反對變法維新；次年獲釋還鄉，過一年又發生八國聯軍之役，他還是反對和議，一力主戰。

（五）其實，左宗棠和安維峻兩人，在堅持反對與外國人議和，始終主戰的立場，是完全一樣的。

全玉註記 104/11/29

5. 曾左交惡（三）

今天看相關資料，間有涉及曾左交往故事，爰記如下。

一、兩人相互以姓名打趣

（一）蔡丕「趣園記事」載曾國藩曾對說當今洪楊作亂，需要人才，是否出來作事？左宗棠竟然說要當個總督，才能開展其學問，曾國藩認為左宗棠（字季高）太自負，戲作一聯曰：

季子自命太高，隱不在野，仕不在朝，與我意見太相左。

左宗棠不甘示弱，也回應曰：

藩臣以身許國，進未能戰，退未能守，問君經濟究何曾？

（二）有關此類故事，還有：

易宗夔「新世說」、胡君復「古今聯語匯選」

曾謔左曰：季子敢鳴高，與予意見大相左。

左回曾曰：藩臣徒誤國，問他經濟有何曾？

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

曾撰語曰：季子自命才高，與人意見時相左。

左便對曰：藩臣一心為國，問伊經濟又何曾？

（三）但以各該記載前後文字推敲，上述聯語可能並非曾左兩人親撰，恐係出於後人附會者。

二、胡林翼（1812-1861）對曾左交惡有先見之明

依據魯昔達論文「曾左交惡及其他」，胡林翼寫給曾國藩的信中曾說「季高謀人忠，用情摯而專一。其性情偏激處，如朝有爭臣，家有烈婦。平時當小拂意，臨危難乃知其可靠」。此外，胡林翼寫給左宗棠的信也曾說「滌公（曾國藩字滌生）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則異日之謗毀亦且不測。公其善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誣也」。

以上文字出處待考，惟曾左二人之友道中乖，胡林翼似有先見之明，而胡死於咸豐 11 年（1861），三年後曾左正式交惡，若胡林翼尚在，以他和曾左兩人交情，是否能調和兩人關係，也是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三、左宗棠沒有完全否認自己有錯

薛福成「庸庵筆記」之「左文襄晚年意氣」一節，記同治六年左以陝甘總督入關剿賊，道出湖北，與曾國藩之弟曾國荃相遇，為言（與國藩）所以絕交之故，其過在文正者七八，而自亦認其二三。

四、左宗棠對曾國藩後人的照顧

除曾國荃部分暫不討論外，有下列幾項，足資談助。

（一）曾國藩稱讚曾國藩之長公子曾紀澤「聰明仁孝」，並以人才向皇帝奏保。

（二）對曾國藩次子曾紀鴻（1848-1881）患病與過世前後，無論「藥餌之資」或「殯殮衣棺及還喪鄉里之資」，均盡力為謀，致當時在國外的曾紀澤也寫信道謝。

（三）左宗棠對曾國藩女兒曾紀芬與其婿聶緝槩之照應
依據曾紀芬所撰「崇德老人紀念冊」

1. 先君仲芳公（即指聶緝槩）始以京秩蒙左文襄公知遇，歷加委任，由制造局差荐升蘇、皖、浙三省巡撫。

2. 光緒 8 年聶緝槩在江寧，收入不敷用度，曾紀芬偷偷向左宗棠的兒媳透露，左宗棠知道後，即委以上海制造局會辦，

並親自勉勵聶緝槩「君可任大事，勉自為之」。

3.左宗棠在兩江總督任內，以子姪輩待聶氏夫婦，希望曾紀芬來家作客，而曾紀芬因十年前護曾國藩之喪從督撫行轅出，江督衙門是她的傷心地，不太想去。左宗棠知道後，交待特別開中門讓曾紀芬的轎子在三堂下（不用從大堂步行至內堂），見面後左宗棠要曾紀芬以叔父視之（左宗棠小曾國藩一歲），要她「重尋十年前臥起之室」。其後曾國荃來江寧，左宗棠告訴曾國荃「滿小姐（指曾紀芬，因紀芬排行最小，湘俗稱*滿*）已認吾家為其外家矣」。

謹按：曾紀澤在其日記中對妹婿聶緝槩頗有貶辭，左宗棠針對此點，在向製造局總辦李興銳推薦聶緝槩時，說了幾段話，令人感動（依據徐凌霄「凌霄漢閣筆記」），如「仲芳能則進之，不能則稟撤照，其幸而無過也容之，不幸而有過則改之、訐之，俾有感舊激勵之心……庶仲芳有所成就，不至於棄為廢材，而閣下有以處仲芳，亦有以對文正矣。弟（指左宗棠自己）與文正論交最早，彼此推誠許與，天下所共知。晚歲兇終隙末，亦天下所共見。然文正逝後，待文正子若弟及其親友，無異文正之存也……」

余閱上述文字，未嘗不動容也！

全玉註記 104/11/30

6.左公聯話（二）

一、集句聯

（一）題蘭州澄清閣聯（同治 11 年七月）

萬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復見黃河清。

上聯採自蘇東坡和黃庭堅的詩句，下聯典出明朝程登吉的「幼學瓊林」。

（二）題飲和池聯

空潭瀉春，若其天放；
明漪絕底，飲之太和。

此聯用語典出唐朝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分別從「洗練」、「疏野」、「精神」及「沖淡」四段中，採摘不同段句子排列成聯，渾然天成，真是巧手。

左宗棠針對上述兩聯，有註語謂「入居節署，引河流注園中，甃三池止之，汲用烹飪」。

（三）題新疆湘軍昭忠祠聯

日暮鄉關何處是；
古來征戰幾人還。

上聯出自崔顥「黃鶴樓」，下聯截自王翰「涼州詞」，均切合時地，渾然無敵鑿痕跡。

二、題會館聯

題福建湖南會館（同治5年）

甌浙越梅循，海國仍持使者節；
隴秦指疏勒，榕垣還作故鄉看。

本聯略述左宗棠率軍從浙江起剿寇，進而綏靖福建，再延伸至廣東。時左宗棠擔任閩浙總督，旋奉命轉任陝甘總督，要赴西北平亂，他把福建當故鄉，離情依依。他當時絕沒想到十七年後，中法戰起，他奉命擔任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又回到福建，並以七十三歲高齡，面對屈辱和約，在病榻上喃喃自語「出隊！出隊！我還要打。這個天下他們不要，我還要。我從南打到北，從西打到東，我要打，皇上也奈何不得……」（摘自左景伊「我的曾祖左宗棠」），而後薨逝。

三、題書院聯

題福建漳州芝山書院（同治5年）

經始問何年，果然逃墨歸儒，天使梵王納土；
籌邊曾此地，大好修文偃武，我從漳海班師。

福建漳州以前有「開元寺」，寺旁有芝山書院，南宋大儒朱熹曾在此講學，並提書院門聯曰：

五百年逃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

十二峰送青排闥，自天寶以飛來。

但原書院之門，比開元寺的門為小，有些讀書人不滿意。嗣開元寺於同治3年毀於戰火，翌年左宗棠同意地方人士在寺址修建書院，隔年左宗棠從梅州班師，道經漳州，書院落成，請左宗棠題門聯，左遂以當年讀書人建議將寺廟改書院未成之故事，現已實現「釋家將地方還給儒家」，故題聯如此，兼敘其自身在這段期間之事功。

四、題家塾聯

身無半畝，心憂天下；

讀破萬卷，神交古人。

左宗棠此聯原作於道光16年（1836），左宗棠時年25歲，兩次會試未中，租住在夫人周氏家的「桂在堂」西院，這段期間他對地理產生濃厚興趣，不僅就當前之全國及地方畫出分色地圖，另並參考其他資料，畫出歷朝歷代之地圖，頗有縱深立體之研究精神，圖畫好後，周夫人為之描繪，並協助左宗棠查考資料。鵜鶘情深，可以想像。但左宗棠雖然試場失意，其講求實用之學與懷抱江山社稷之志，於此聯中顯露無遺。三十年後，左宗棠復將此聯懸於家中書房，並自記曰「三十年前作此聯以自誇，只今猶時往來胸中，試為兒輩誦之，頗不免慚愧，然志趣固不妨高也。安得謂德薄能鮮，謂子弟不可學老夫狂哉？」。

謹按：余高中時得識此聯，即仰慕左氏襟懷，民國六十年大學畢業旅行至花蓮，購大理石文鎮，請王怡人以其俊秀筆法鐫刻此聯於文鎮表面。迄今四十四年，文鎮仍在案頭，怡人駕鶴西去，頃友人以此相詢，余苦笑謂「半畝仍缺，惟食半

畝園之餡餅；萬卷何能，暫將天下憂還古人」。

全玉註記 104/12/1

7.海防塞防

清朝「同治中興」（即勘平內亂）後，外侮踵至，因而由如何加強海防延伸為「海防與塞防孰重」，更發展為要不要放棄新疆的問題，茲先從新疆談起。

一、什麼是「新疆」？

新疆古稱西域，西漢時與匈奴對立，武帝派張騫兩度出使西域，聯絡當地共同對付匈奴，設「西域都護府」（西元前 60 年），將其併入中國版圖。東漢時，班超隨軍出擊匈奴並獲出使西域，31 年間外交與武力兼施，西域五十幾國歸附於漢，班超被封為「定遠侯」。其後隋朝設郡，唐朝置「安西都護府」，九世紀後，中原王朝無暇西顧，西域群雄並立，一度為西遼領域。迨蒙古帝國建立，此地屬察合台汗國。明代對此地區採消極管理，最後退守嘉裕關。清初武力強盛，乾隆帝的「十全武功」，平定準噶爾（蒙古一支，當時控制新疆東部）即佔十分之二，1757 年乾隆帝把這塊 166 萬平方公里的地方命名為「新疆」，係取「故土新歸」之意。鴉片戰爭後，清朝國勢日蹙，新疆地區也出現危機。1864 年，該地出現五個地方割據政權，引起外國覬覦。1867 年，中亞浩罕國軍官阿古柏在南疆建立「哲得沙爾汗國」政權，自稱為汗，控制南疆，並入侵北疆，1870 年佔據烏魯木齊，新疆大部分地區成為異域。此外，沙俄也入侵塔什干設立「土耳其斯坦總督府」，並於 1871 年出兵佔領伊犁地區。

1872 年沙俄與阿古柏簽定「通商條約」，正式承認阿古柏政權。另一方面，英國為屏障印度計，也向阿古柏提供軍火和各種物資，阿古柏也表示為英王的臣屬，英國承認阿古柏是

「合法的獨立王國」，並於 1874 年與其簽訂條約。

這就是同治 12 年左宗棠上書總理衙門「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的時空背景。

二、日本侵台，促使清朝加強海防

（一）同治 10 年 10 月（1871），琉球一艘船遭遇颱風，飄流至台灣東南部（今九棚灣附近），其中有 54 名乘員（含 4 名日籍漁民）遭原住民殺害。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 1873 年向清朝總理衙門提出此事，當時大臣毛某回以「（台灣）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同治 13 年（1874），日本派西鄉從道率兵三千六百從社寮（現車城鄉射寮村）登陸，原住民激烈抵抗後不支投降，清朝也派沈葆楨率淮軍赴台，後經英使威妥瑪調停，雙方訂定「北京專約」，清朝賠款五十萬兩（但清朝不認為是賠款，十萬兩是撫恤金，另四十萬兩為修建房屋）。

（二）由於這個事件，清朝總理衙門上奏「以一小國之不馴，而備御無策，西洋各國之觀變而動，患之頻見而未及見者也」。因此，認為必須積極籌劃海防，並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項具體應變措施。軍機處隨發布上諭，要各省督撫將軍就上述內容詳細籌議，限一個月復奏。

三、由規劃「海防」轉成「海防與塞防孰重」，其後更轉為「有無必要收復新疆」

充實軍備需要財源，而當時西北與東南均出現警訊，則有限資源如何分配，立成焦點，因而形成「重海防」亦或「重塞防」兩種意見。

（一）「重海防」這一方以直隸總督李鴻章為代表，主要論點包括：

1. 只此財力，既備東南萬里之海疆，又備西北萬里之餉運，有不困窮顛蹶者乎。

2.新疆不復，于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

3.認為收復新疆是辦不到的，因為沙俄已佔伊犁，阿古柏又與英、俄、土耳其相勾結，我軍甚單，亂勢已固，即不惜添兵益餉，恐亦難收掃蕩之功。

4.當前國力不能專顧西域，「即勉強恢復，將來斷不能守」。

5.結論是建議從西北撤軍，「已經出塞及尚未出塞各軍，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

(二)當然，朝臣中也有主張「全力注重西征」的，如王文韶、丁寶楨等人，但連醇親王都站在李鴻章這邊，一時「重海防」甚至放棄塞防的聲勢頗為高漲。

(三)光緒元年2月初三日，清廷將兩派主張重點匯總，密諭左宗棠通籌研議，詳細密陳。左宗棠奉諭後，於3月初七上「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摺」，重點如下：

1.就海防所需經費而論，以閩局造船漸有頭緒，則經常性費用已無顧慮，至於練軍所需費用，也有著落，則海防應籌之餉，並不那麼令人擔心。

2.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

3.西方各國在東南沿海，志在通商取利，除非不得已，不會挑起大戰。但就西北塞防而言，新疆已淪陷多年，沙俄又強佔伊犁，如果此時停兵撤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陝甘危險，北路的科布多、烏里雅蘇台等處也不會平安。(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

4.本來用於「塞防」的糧餉即已奇缺，各省歷年積欠西征軍餉已達三千多萬兩，所謂「停撤出關之餉勻作海防」，根本沒意義，「停兵節餉于海防未必有益，于邊塞則大有所妨」。

5.至於規復烏魯木齊，左宗棠也提出「非剿撫兼施、糧運兼籌不可」。

(四) 有關上述爭議，最後在清廷中央，因軍機大臣大學士文祥堅持左宗棠的進剿方案，兩宮太后也同意左宗棠的意見，光緒元年3月28日，內閣奉上諭「左宗棠著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這一年左宗棠63歲，從此又邁向另一個辛苦但輝煌的階段。

謹按：

一、當年在彰化中學唸書時，每個班級均以一位民族英雄或先賢的名諱作班名，尤憶初中二年級時就有「張騫組」與「班超組」。以今天台灣之氛圍，也許難以想像，惟個人認為歷史就是過去的事實，後人但求尊重歷史，並從以往之經驗求取未來有利國計民生之方向，並不需以今日之價值觀匡諸古人也。

二、民國60年籌劃大學畢業旅行時，曾特別經恆春繞石門古戰場夜宿四重溪，當時還向同學介紹此為日本軍人第一次到台灣的登陸地點，如今思之，恍如昨日。

全玉註記 104/12/2

8.收復新疆

一、準備

左宗棠於光緒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3日）奉派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即積極籌劃，六月二十八日上「督辦新疆軍務敬陳籌畫情形摺」，內容包括「籌軍糧」、「整理兵事」兩類；同一天又上「請簡派大員幫辦陝甘軍務摺」，奏請將其舊屬原署陝西巡撫的劉典（已告養乞歸5年），徵召以三品京堂候補幫辦陝甘軍務。其後在八月二十五日的「請敕兩江迅解老湘全軍月餉片」，向朝廷呈報派三品卿銜現署西寧道的劉錦棠率所部老湘全軍從征，並委任劉錦棠擔任「總理行營事務」（相當於前敵總指揮）。在兵源方面，左宗棠採取很

務實的裁汰精簡原則，務求精兵，兼可節餉也。不過，西征最難辦的是「糧、餉、轉運」等三件事。

（一）籌糧

左宗棠分南（河西走廊）北（歸化、包頭）兩路採集，另並向沙俄訂購 400 萬斤運到古城的糧食，其原則必須有足供三個月的存糧。次年軍事行動前，已儲存二千四百八十萬斤的軍糧。

左宗棠在籌糧方面，有兩項措施值得注意：

1.他認為要籌軍食，不能單純地只想用錢購買，因為糧食產量一定，軍食多則民食匱乏，治本之計，必先籌民食，乃為不竭之源。

2.他讀古書知道「屯田」的重要性，但他認為不僅推廣「軍屯」，還必須鼓勵「民屯」，並提供配套措施協助百姓。

簡言之，他的眼光不僅限於軍事，而且注意到民生，民生裕則軍糧自然易籌，其思考之週延性令人佩服。

（二）籌餉

西征軍餉一年約需一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每年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左右），其來源有各省的「協餉」、海關稅金之提撥等，但因財政吃緊，欠餉是常事。此次西征，左宗棠原想學沈葆楨前年與日本交手時向外國借錢的方式，想「借洋債」一千萬兩，其後沈葆楨反對，但清廷知道西征餉源的重要，指示由戶部撥 200 萬兩，各省（限三個月內）協助 300 萬兩，再由左宗棠自己設法借洋債 500 萬兩（左宗棠向英商匯豐銀行借款，由德商泰來商行擔負匯率風險）。

（三）籌轉運

鑒於運輸工具在關內為「車馱」，關外為「駝運」，以往軍隊係自己運輸，軍人對車與駝的維護不夠仔細，成本很高。左

宗棠認為如果多委由民間辦理，百姓對屬於自己財產的車和駝，必然愛護小心。而且運輸量大，也需要依賴民間辦理，所以「非資民力不可」，這也是目前所謂「自由化」的具體發揮。

二、作戰

（一）「緩進急戰」是左宗棠進軍新疆的最高指導原則。「緩進」係指兵員、餉源、糧儲、運輸等四方面，都要有週密的籌畫和準備。「急戰」則要求臨敵每場戰役得速戰速決，不得拖延，以免在如此遼闊戰場，運輸補給又不易，弄得師老兵疲，則必敗無疑。

此外，左宗棠針對新疆地區多元民族雜處的情況，特別要求其部隊不得擾民、寬以待民等懷柔政策，取得民眾支持，也是此次戰役收功的重要因素。

（二）用兵戰略為「先北後南」（致力於北而收功於南），主要因南疆是阿古柏本營，兵員整齊器械較精，而北疆則為陝甘叛匪白彥虎、馬人得等所據，根基較弱，如果先攻北，則一方面「急戰」容易奏功，另一方面可待南疆派援軍來時，伺機予以擊滅。

三、戰鬥過程

（一）1876年（光緒2年）4月7日，左宗棠從蘭州抵肅州（酒泉），在此設大本營。同月劉錦棠率軍出星星峽向哈密進發，連同原已出關之金順、張曜、額爾慶額，以及稍後出關的徐占彪後衛部隊，共約七萬多人。

（二）同年8月10日出奇制勝占黃田，8/17攻可古牧地，8/18收復烏魯木齊，11/11收復瑪納斯，北路戰役告一段落。

（三）稍做休整後，1877年（光緒3年）4/14攻達坂，4/19克之，4/26進駐托克遜城，翌日攻克吐魯番，打開南疆的門

戶。5/29 阿古柏為部下所殺（一說服毒）。

（四）同年 9 月 7 日進軍南疆的「南八城」，12/17 克服喀什噶爾，1878 年（光緒 4 年）1 月 2 日收復和闐，阿古柏的殘餘勢力逃至沙俄境內，至此西征任務初步完成。

四、外力干擾

在這段期間，英國曾經出面，代阿古柏向清廷「請降」，要求在南疆留一塊土地做沙俄和英國殖民地間之緩衝，此事並透過當時清朝駐英公使郭嵩燾向清廷提出，左宗棠當然不同意，並講了一段話「……即別為立國，則割英地予之，或即割印度與之可也，何為索我腴地以市恩？茲雖奉中國以建置小國之權，實則侵占中國為蠶食之計……我愈示弱，彼愈逞強，勢將伊於胡底？」，真是擲地有聲。

五、結果

針對已建立 13 年的阿古柏政權，在這麼遼闊的土地上，扣除前後約兩年的準備時間，就實際作戰經過來看，收復新疆北路不到四個月；收復南疆門戶吐魯番等三城，不到半個月；收復新疆南部也只用四個半月。

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外，均復歸清朝，這不僅是鴉片戰爭後對外唯一的勝仗，也是左宗棠自己說「自周秦以來實亦罕見之鴻烈」。

光緒 4 年二月，論功行賞，左宗棠由一等（恪靖）伯晉升二等（恪靖）侯，左宗棠兩次請辭不准。

謹按：左宗棠在道光 13 年（1833）21 歲去北京參加會試時，曾寫「燕台雜感」詩八首，其第三首為：

西域環兵不計年，
當時立國重開邊。
橐駝萬里輸官稻，

沙磧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煩他日策，
興屯寧費度支錢？
將軍莫更紓愁眼，
生計中原亦可憐。

如果從這首詩的內容，與 45 年後左宗棠完成西征任務，建議清廷在新疆設省，我們不得不敬佩左宗棠從年輕時所具有的眼界胸懷，以及他持之以恆的毅力與魄力。

全玉註記 104/12/3

9. 忠襄輓聯

一、近日友人以曾國荃輓左宗棠聯相詢，頃查吳恭亨「對聯話」錄有是聯，爰抄錄如次。

幕府封疆，書生侯伯，孝廉宰輔，疏逖樞機，系天下安危者二十年，魂魄常依帝左右；

湖湘巾扇，閩浙樓船，沙漠輪蹄，中原羽檄，壯聖主威靈于九萬里，聲光遠煉海東西。

按：

（一）「疏逖」指荒遠地方的人，「閩浙樓船」應指福州船政局和馬尾船廠，「沙漠輪蹄」當為西征之功，其餘內容應該很清楚了。此聯將左宗棠一生事功概括無遺，用語「特為偉重」。

（二）曾國荃（1824-1890）是曾國藩的九弟（大排行），以攻破太平天國天京功勞，封一等伯爵，其後於兩江總督任內過世，獲諡「忠襄」。

（三）左宗棠之孫左念貽（左孝同長子），娶曾國荃孫女曾廣教，是曾左兩家亦有姻親關係。

二、此外，並提及左宗棠在西征獲勝後，清朝將其二等「恪

靖伯」晉升為一等「恪靖侯」，以如此勳業，理應封「公」，惟當時慈禧太后以曾國藩平安太平天國亦不過封侯，且左為曾所荐舉，似不宜超越曾，故只封左宗棠侯爵。

因思當年太平天國作亂時，據稱咸豐帝有指示，凡平洪楊者即封「王」，其後同治三年太平天國滅，清廷論功行賞時，以清朝在三藩之亂後，異姓不再封王，但為履行咸豐帝諾言，聽說慈安太后提出折衷辦法，將咸豐帝承諾的「王」分為「侯、伯、子、男」四個爵位，給曾國藩、曾國荃、李臣典、蕭孚泗等四位功臣。

所以，東、西兩位太后與曾、左之封爵，均有所關連。

全玉註記 104/12/4

10.伊犁條約

一、背景

十九世紀中葉，沙俄即策劃對新疆地區之進取，1871年沙俄趁阿古柏入侵新疆南路，並陸續進抵新疆北路時，以影響邊界安寧為藉口，出兵佔領伊犁地區九個城。針對清朝的交涉，沙俄表示「俟關內肅清，烏魯木齊、瑪納斯各城克復之後，即當交還」。1878年1月左宗棠西征告捷後，清廷要求沙俄歸還伊犁，俄方拖延不決，清廷遂派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吏部侍郎崇厚去俄京交涉索還伊犁事宜。

二、崇厚簽「里瓦吉亞條約」

崇厚與俄方在1879（光緒5年）10/2在克里米亞半島的里瓦吉亞簽訂「里瓦吉亞條約」，內容除沙俄交還伊犁外，還包括：（一）割讓霍爾果斯河以西地區、特克斯河流域及戰略要地穆素爾山口，從而隔絕伊犁與南疆之聯繫。

（二）賠償「代收代守」費用五百萬盧布（相當280萬兩白銀）。

(三) 准沙俄在嘉裕關等七處設領事館。

(四) 俄國人在新疆、蒙古地區經商免稅。

(五) 修訂塔城附近及其他地區之邊界等。

三、清朝拒絕批准「里瓦吉亞條約」

崇厚所簽之約引發朝野大譁，清廷（1879.10.8）交李鴻章、沈葆楨及左宗棠研議，李、沈二人採消極態度，但左宗棠於12/4發出復奏，並給總理衙門一封信，堅決主張拒絕批准這個條約，重點如下：

(一)「武事不竟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茲一矢未聞加遺，乃遽議捐棄要地，屬其所欲，譬猶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異日之憂何極？」

(二)「處理原則」：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

(三) 清廷宣布（1880.1.2）將崇厚革職議處，2/19派駐英法公使曾紀澤前往再行商辦，等於明白拒絕前述的「里瓦吉亞條約」。

四、左侯備戰

(一) 左宗棠依據他「先議再戰」原則，積極備戰，規劃三路出兵收復伊犁之計。他本人於5/26從肅州出發，經嘉裕關於6/15抵哈密，設大營於鳳凰台。左宗棠調度的總兵力約三萬人，當時沙俄入侵伊犁及其他地區之軍隊約一萬兩千人，清軍是沙俄的2.5倍。

(二) 左宗棠此時已69歲，長期腹瀉，又有全身長濕疹和咳血的毛病，當其率軍出關時，要隨從抬了一口空棺材併行，以示決心。

(三) 依據當時曾造訪過左宗棠的德國人福克所寫「西行瑣錄」，描述左宗棠「一人在塞外，未帶家眷（其實左宗棠從光

緒 10 年（1860）奉旨籌辦軍務後，已 20 年未回湘陰老家，其家人只有去他駐地短期相聚而已），又說他「內無姬妾，外鮮應酬」、「清廉寡欲，愛民敬事」、「愛民猶如赤子，屬員禁絕奢華，居恆不衣華服，飲食不尚珍饈」。

五、曾紀澤交涉

（一）清廷迫於列強干涉，將崇厚減罪（免去「斬監候」）。此時沙俄又增兵恫嚇，聲言在東北及海上開釁。清廷在 1880.6.21 召開緊急會議後態度軟化，於 8/11 命令左宗棠來京陛見，以備朝廷顧問，意思就是把主戰的首要人物從戰地調回來，以和議為前提。

（二）曾紀澤於 1880.7.30 抵聖彼得堡，最初沙俄拒絕開議，其後於 8/23 首次會談，中間數度瀕於破裂，至 1881（光緒 7 年）2/24 才簽定「伊犁條約」共 20 條。

（三）改訂條約能夠成功，有幾個原因：

1. 沙俄本身因克里米亞戰爭，國庫空虛，亦無力無心發動戰爭。

2. 左宗棠剛收復新疆，兵勢正盛，且已布置三路進軍伊犁，態度堅決（甚至左宗棠聽到談判一度受阻，還告訴總理衙門「究之言戰，本是一條鞭辦法，無和議夾雜其中，翻覺愈有把握」）；不僅如此，左宗棠在給劉錦棠信中，還說「俄事非決戰不可，連日通盤籌劃，無論勝負云何，似非將侵占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

3. 左宗棠的布置與決心，沙俄很清楚，因此沙俄亦懼戰。查曾紀澤「伊犁定約中俄談話錄」，可見沙俄外相格爾斯對左宗棠晉京一事很在意，以為是清廷要動兵；沙皇更因聽聞左相入京，要求其談判代表「務須及早定議，免生枝節」。

4. 由於左宗棠及部分在朝官員（清流派）的後盾，曾紀澤在談判桌上，亦發出「中國可讓者，我不難沖口說出，斷不為

先爭後讓之術；其不能讓者，無論貴國有若干兵船，中國亦不答應」。

六、伊犁條約

由於上列因素，雙方在 1881（光緒 7 年）2/24 簽訂「伊犁條約」，重點如下：

- （一）俄國將伊犁地區、特克斯河谷及通往南疆之穆素爾山口等，交還清朝。但仍佔有霍爾果斯河以西的原清朝土地。
- （二）償付兵費等 900 萬盧布（比原來的多 400 萬）。
- （三）領事館只准肅州和土魯番兩處（原要求七處）。
- （四）俄商在新疆、蒙古地區免稅。
- （五）塔爾巴哈台及喀什噶爾等地區重訂邊界。

按：沙俄其後依重訂界約的條款，強迫清朝與其簽訂 5 項「勘界議定書」，連同前面所提的霍爾果斯河以西地區，合計清朝在此次事件中損失約七萬多平方公里土地，相當湖南省的三分之一。

七、左宗棠的反應

左宗棠聽到條約內容時，已在清廷中樞工作，他對外表面上說「緊要節目，多已就我範圍」，總算「差強人意」。但給劉錦棠的信則說「伊犁僅得一塊荒地，各逆相庇以安，不料和議如此結局，言之腐心」。

謹按：有關此次曾紀澤與沙俄簽訂「伊犁條約」，英、法、俄及其他相關國家或人物，均驚訝稱為「不可能之任務」（從沙俄口中吐出已佔領之土地），歷史課本也稱頌曾紀澤之功勞，曾紀澤誠然有功，但縱橫前後發展與結果，我只看到一位七十歲老人，孤獨地對著空棺，喃喃自語「非將其侵占自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

全玉註記 104/12/5

11.左公書信（一）

道光二十八年（1848），左宗棠 37 歲，前年結束在湖南安化陶府的家庭塾師工作，回到湘陰柳莊過耕讀生活。這一年，他寫了兩封信給他二哥左宗植（字景喬），從這兩封信，可以了解當時「處失業中」的左宗棠。

其一

年來于兵事頗有所得，自覺倘遭時命，假我斧柯，必能實實做到，絕非紙上之談。因思古人無不文武兼資，凡所稱名將者，大抵習詩禮而知古今。漢趙翁孫所為章奏，于西北情事直如掌上螺紋，其文筆之簡練精到，漢廷諸儒莫能過也。三國人才，猶多儒雅，未有不識丁之莽夫而可以折衝決勝者。昨見岳忠武書「出師表」，忠義之氣不待言，即一種書味盎然溢于楮墨，決非迂腐小儒、輕薄名士所能偽為。益以嘆將才固貴天生，而學問之功尤不可少也。古人謂「不為良相，即為良醫」，弟則謂「不為名儒，即為名將」，亦可一洗凡庸齷齪之胸襟也！

按：「斧柯」指權柄也；「趙翁孫」即趙充國，漢武帝至宣帝時，出擊匈奴、降服氐羌、提倡「屯田」的名將；岳忠武就是岳飛；「不為良相，即為良醫」，典出諸葛亮和范仲淹，意指「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其二

淫雨不止，大水為災。柳莊之田，谷盡發芽，收成已絕望矣。而所居屋漏壁坍，蛙游魚戲，平陸成江，直無一片乾淨土。典質既盡，懸釜無炊，加以一家十二口無不病者。嘗吟老杜《同谷歌》「男呻女吟四壁靜」之句，語弟婦曰，吾欲改「靜」為「空」，方切此情景也。雖然，弟一家不足憂，惟如此奇荒，鄰里之顛連者必多，倘不急籌賑濟，則大亂即在目前，其可憂又不但貧也，其受害又不止一家也。……

按：「男呻女吟四壁靜」典出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上句為「此時與子空歸來」。

謹按：這兩封信，一封可看出左宗棠雖然步入中年，無錢無官無業，但讀書偏喜「絕域之功業」，以他後期建功西域，回頭看這封「假我斧柯……漢趙翁孫……于西北情事直如掌上螺紋」等語，尤其趙所倡「屯田」，左於西征時如法倡辦等，實際就是少年時讀書的實踐也。至第二封信，對左宗棠年輕時的貧困，描述的很清楚，但左宗棠自顧不暇，還掛念鄉里鄰居，還想到賑災的重要性，而其後左宗棠確實也籌劃其家族村落的「備援防饑措施」，在後來平洪楊、捻亂，回亂等行動中，對於善後賑務也相當講究，似與其成長經歷有明顯相關性。

全玉註記 104/12/6

12. 文襄夫人

一、

小網輕舫繫綠烟，瀟湘暮景個中傳；君如鄉夢依稀候，應喜家山在眼前。

清道光 12 年（1832）左宗棠 20 歲時，和同年齡的周貽端結婚，

。此一婚約乃雙方家長早年所訂。周家是有錢富戶，左家貧窮，父親已在兩年前病故。左宗棠當時在長沙城南書院讀書，「得書院膏火以佐食」，捐了個「監生」去參加鄉試，而後由他二哥領著去周家完婚。不過因家貧，是以「入贅」方式住在周家。其後鄉試榜發，雖中舉人，但沒考上進士，遂出外以教職餬口，前後 9 年，只有歲末才回家團聚。周夫人怕夫君客館孤獨淒冷，特為左宗棠製作了一個枕頭，在枕頭套上繡一幅「漁村夕照圖」，並繡上一首七言絕句如上。

二、

清時賢俊無遺逸，此日西山好退藏；樹藝養蠶皆遠略，由來王道重農桑。

左宗棠 29 歲自題小像詩八首，其第六首有句云「九年寄眷住湘潭，廡下棲遲贅客慚」、「不嫌薄笨妻能逸，隨分蠶鹽婢尚諳」等句。此時左宗棠還在當家教，頗感無奈。因此，周夫人寫上面這首詩和之，應該給左宗棠很溫暖的慰藉吧！

三、從咸豐 10 年（1860）左宗棠 48 歲開始襄辦軍務後，與周夫人多年未能見面，迄同治 5 年左宗棠任閩浙總督，周夫人攜家人來福建探視，盤桓數月，惟左宗棠隨又奉命移督陝甘，與周夫人分道北上，在漢口船上小聚後，至同治 9 年（1870）周夫人過逝為止，兩人未再見面。左宗棠在西北軍次聞訊後自然傷心，撰「亡妻周夫人墓誌銘」，中有句云「余以寒生驟致通顯，……不欲以利祿為身家計。又念吾父母貧約終身，不待祿養，所以貽妻子者誠不忍多有所加。廉俸既豐，以輸之官，散之軍中，公之族黨鄉邦，每歲寄歸寧家課子者不及二十分之一，夫人安之若素。嗚呼！婦人適人，由窮苦而充裕，患難而安榮，雖賢知鮮不移其志。若夫人黽勉同心，初終一致，已非尋常所能，矧其心之所存尚有進于此者！……」謹按：俗謂每個成功男人背後均有一偉大女性，周夫人從左宗棠寒微時，兩人即相契合，賦詩查書「窮」開心，其困苦狀況見昨日所記。待左宗棠位高權重時，周夫人對左宗棠送回家不對稱的家用也安之若素，誠屬難得。周夫人嫻熟文史，有詩集「飾性齋遺稿」，惜無法覓得，因為之註。

全玉註記 104/12/7

13. 科場際遇

一、左宗棠的「考運」從小就不順。道光 7 年（1827）左宗

棠 15 歲，原本已在考秀才的預試（長沙府的府試）列第二名，但在湖南學政（一省掌教育的主管）親臨主持的正式考試前，左宗棠的母親過逝，他必須回家奔喪，不能參加院試，所以沒拿到秀才資格。其後，左宗棠的父親左觀瀾在道光 10 年病歿，雖然隔年即有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考中的稱舉人），服喪期間，也不能報考。當年因為道光皇帝逢五十歲整壽，為表慶賀，在 1832 年特開「恩科」，此時左宗棠服喪期滿，但因沒有「秀才」資格，只好借錢捐了個「監生」（與秀才同樣具備考試資格），參加恩科的鄉試。

二、當年八月三場試畢，左宗棠將他試卷底稿送請老師賀熙齡過目，賀老師直率地跟左宗棠說「你文章雖然很好，但考官不一定能欣賞」。果然，左宗棠的試卷被考官評為「欠通順」而當掉（列入「遺卷」，即沒被選中）。

三、本來註定落榜了，可是清廷為慶賀皇帝萬壽，特別下令要各省考官仔細搜閱「遺卷」，並增加錄取名額。此次湖南鄉試正考官是「禮科掌印給事中」徐法績（陝西涇陽），副考官是翰林院編修胡鑒，另有同考官十餘人（俗稱房官）。

由於清廷要「搜遺」，而此時副考官胡鑒突然病逝，因此正考官徐法績一個人披閱五千多份考卷，取中了六位。但接著又有個程序問題，依例試卷要由房官推薦給正副主考，否則不能取中。徐法績將其中那份原批「欠通順」的試卷請房官補推薦，並將考語「欠通順」改一改，可是原考官不肯改，並以「薦不薦在我，中不中是你的權責」頂回去。後來徐將試卷拿給所有考官看，大家也都感覺不錯，一起勸那位房官，並以「聖旨」要「搜遺」加之，那位房官才勉強將「欠通順」改為「尚通順」。

四、本來有人認為徐法績如此大力推舉此卷（列為六位搜遺卷之首），也許有些私情。等到把試卷彌封拆開（試卷均將考

生姓名彌封送考官審閱，以示公正)，才知是左宗棠的試卷，當時負責考場「監臨」的湖南巡撫吳榮光立即向徐法績恭喜，稱讚他「得人」，因為吳榮光在長沙辦「湘水校經堂」，左宗棠在那兒參加七次考試均名列第一，吳榮光很瞭解左宗棠的學問，而眾考官也才知徐法績的眼光確實獨到。左宗棠被取中第十八名舉人。

五、道光 15 年，左宗棠 23 歲，第二次去京師參加會試，原來已被取中為第十五名，但後來發現湖南的名額多了一名，竟然把他給刷了下來，所以他的考運實在很差。

六、過了 37 年，同治 8 年（1869），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身份，督師西征，駐節長安，徐法績已過逝 32 年，他的孫子徐書佩在西征大營服務，以祖父的「神道碑」請左宗棠書寫銘文，左宗棠欣然提筆寫下「太常寺少卿徐公神道碑銘」，除開敘述徐法績為官清廉正直等事蹟外，對當年搜遺取中首卷為左宗棠一事，亦併敘及。

謹按：左宗棠一生「考運」欠佳，唯一上榜這次，還是徐法績「搜遺」所得，當其位列封疆，「持節度隴瞻公鄉」（神道碑銘文中句），回想當年際遇，其感慨感激之情，必定難以自己。

而後生小子如我者，亦更相信試場得意有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之俗諺。

全玉註記 104/12/8

14.馬尾船廠

一、左宗棠年輕時受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之影響頗深，在道光 20 年（1840）鴉片戰爭時，他寫給老師賀熙齡的信中，就有「設造船之廠」的想法（時年 28 歲）。同治 3 年（1864）左宗棠在杭州試造蒸氣船，於西湖試航，法國專家告訴他，

這船跑不快，因為輪機不好。他和這些專家如日意格、德克碑等保持聯繫，並請他們提出籌設造船廠的預算報告。兩年後，左宗棠針對總理衙門要他就英國公使建議清廷購買雇用外國輪船緝拿海盜一事表示意見的機會，回復總署「借不如雇，雇不如買，買不如自造」。

二、左宗棠在同治5年五月十三日（陰曆）向清廷提出「擬購機器雇洋匠試造輪船先陳大概情形摺」，在這篇超過三千兩百字的奏摺中，我們可以看出左宗棠籌設造船廠，除開「自強禦侮」的使命外，還兼具民生、漕運與實業等方面之盤算，該摺中的精彩語句如次：

（一）國家建都於燕，津、沽實為要鎮。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飆舉，無足當之。（國防）

（二）自洋船准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不惟虧折貨本，寢至歇其舊業。（民生）

（三）并恐海船擱朽，目前江浙海運即有無船之慮，而漕政益難措手。（漕運）

（四）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國防）

（五）先購機器一具，……以機器製造機器，……觸類旁通，凡製造槍砲、炸藥、鑄錢、治水，有適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為之。（實業）

（六）西洋各國……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製，互相師法，製作日精。東洋日本始購輪船，折視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學其文字……為仿製輪船張本，不數年後，東洋輪船亦必有成。（被左宗棠料中）

（七）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

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國防）

（八）天下事，始有所損者，終必有所益。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結語）

其餘並針對船廠擇地、籌集預算、要約西洋師匠、乃至管駕輪船、輪船運漕、輪船商雇等，均有所陳述。

三、上奏後不到三週，即獲批准，開始籌建馬尾船政局（福州船政局），例如買定廠地、聘任正副監督、設立「求是堂藝局」、編擬五年預算等，但當年九月左宗棠奉命移督陝甘，他請求清廷給他若干時間（六十天），奏請清廷任命沈葆楨為船政大臣，將相關船政章程、購器募匠教習、及「求是堂藝局」章程等，都有相當眉目後，才啟程赴陝甘新職。清廷為表示對他的重視，下令今後有關船政事宜，仍要知會他，並許下將來把他調回福建的旨意。

其後，在造船廠成長過程，國內外頗多譏評阻力，幸賴左宗棠堅持與清廷支持，得以持續運作。

四、馬尾船政局在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8/1/18）正式開工，一年半後，所造第一艘船「萬年青」（排水量 1450 噸）由國人自行駕駛到天津，當時中外觀者如堵。

馬尾船政局開始不能自造輪機，前四艘船的輪機均購自外國，但 1869 年起，有能力自造輪機；一開始造的是木殼，1876 年起都是鐵甲船，1888 年建成第一艘「雙機鋼甲戰艦」（排水量 2100 噸，馬力 2400 匹，時速 14 浬），其後編入北洋水師（平遠艦），曾參加甲午黃海海戰。當時造船技術，已和先進國家相近。

1873 年底，所有洋人工匠離開船廠，此後船廠全由中國人管理運作。

五、馬尾船政局在光緒 33 年（1907）由於管理不善、經費支絀而停辦，總計 41 年間造了 40 艘船，其中商船有 8 艘。以 1887 年來看，清朝中國四支水師艦隊合計有 88 艘艦艇，其中馬尾船政局建造的有 30 艘，約佔海軍總艦數的三分之一（佔自製艦艇 42 艘的 71.4%），所以有人稱馬尾船政局是海軍的搖籃。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 1912 年四月曾參觀馬尾造船所，並發表演講，他自稱少年時曾想投考馬尾船政學堂，學習海軍，後因該所燬於中法戰爭，他才改學西醫，這也可見當時「自強禦侮」的觀念深植人心。

六、求是堂藝局

左宗棠一方面雇洋匠買機器造船，一方面訂五年期限，要使中國員匠能自造自駕，他認為只有自己能造船又能駕駛，「方不致授人以柄」，所以他要設「求是堂藝局」，招十餘歲聰俊子弟，延洋師教之。這「藝局」分前後兩學堂，前學堂重在製造，由法國人教；後學堂主修駕駛，由英國人擔任教席。對進入學堂的學員，左宗棠訂定相關的規範、待遇、以及日後的發展方向。其後北洋海軍高級將領，頗多出自這學堂，甲午海戰壯烈殉職的劉步蟾、鄧世昌、林永升，均為此學堂畢業生。

謹按：

一、馬尾船政局與船政學堂是左宗棠這位讀書人「經世致用」、「講求實學」的最佳典範，值得後人學習。

二、我在彰化中學初中二年級上學期唸「天佑組」，這位傑出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就曾在船政學堂學習駕駛（1881-1882），並曾擔任「揚武」號駕駛官。

全玉註記 104/12/9

15.左公聯話（三）

左宗棠一生留下的詩作不多，但寫的對聯不少，且用語切直誠摯，與其個性相符，輓聯可為代表，茲舉兩例如次。

一、輓胡林翼聯

論才則弟勝兄，論德則兄勝弟，此語吾敢當哉？召我我不至，哭公公不聞，生死睽違一知己；

世治正神為人，世亂正人為神，斯言君自道耳。功昭昭在民，心耿耿在國，古今期許此純臣。

胡林翼（1812-1861，諡文忠）比左宗棠早四個月出生，曾經與左宗棠一起參加會試，兩人談得很投契，但胡林翼比較幸運，24歲就中進士，入翰林院，散館後當考官再分發到地方（貴州）升任道員，對付洪楊的太平軍，歷經四川、湖北的按察使（管司法，俗稱臬司）、湖北布政使（管民政財政，俗稱藩司）、湖北巡撫。他年輕時喜好行樂，但入仕後則勤勉奉公、憂國憂民，曾國藩特別稱讚他「調和諸將之功，綜覈之才」。據傳他在安慶長江沿岸看到江中兩艘洋人新式軍艦逆流而上，不但速度遠高於湘軍水師，且鼓起之浪將湘軍水師陣營打亂，遂憂心洋人對清朝中國之威脅，當場臉色不佳，隨即嘔血幾乎墜馬，嘆曰「今後之事，非吾輩所知也」，不久即過逝。其公忠體國精神，令人感動。

至於胡林翼與左宗棠的關係，頗為深遠。他們兩位的父親，曾是長沙岳麓書院同學，兩人出生時，兩位父親曾置酒對飲、互相慶賀。左宗棠與胡林翼也都是賀熙齡的學生。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左宗棠與陶澍是兒女親家（所以兩人是姻親，左比胡高一輩，兩人稱呼有點尷尬）。胡在貴州時，屢向林則徐推薦左宗棠，林則徐也想請左宗棠佐幕，其後林則徐告老還鄉道經長沙，特別邀左宗棠「湘江夜話」（見前註記）。此外，左宗棠鄉居困頓（日子過不下去），胡林翼曾以現金資助。

胡林翼也推薦左宗棠去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府工作，其後左宗棠為駱秉章佐幕時，胡林翼和駱秉章兩人拿出五百兩銀子為左宗棠在長沙買了一棟住宅。左宗棠涉及「樊燮案」幾遭不測時（見前註記），胡林翼設法為其解套並上奏保荐，其後又有所謂「曾、左、胡三角聯盟」的說法。所以胡林翼過逝時，左宗棠甚哀之，在「祭胡文忠公文」中，有句云「……自公云亡，無與為善，孰拯我窮，孰救我褊？我憂何訴，我喜何告？我苦何憐，我死何吊？……」，可謂情見乎辭。

二、輓林則徐聯《道光三十年（1850）》

附公者不皆君子，間公者必是小人，憂國如家，二百餘年遺直在；

廟堂倚之為長城，草野望之若時雨，出師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頽。

三、左宗棠題「江寧陶文毅林文忠兩公祠」聯《光緒九年（1883）》

三吳頌遺愛，鯨浪初平，治水行鹽，如公皆不朽；

卅載接音塵，鴻泥偶踏，湘間邗上，今我復重來。

以上兩聯，一作於左宗棠未達時；至題另一聯時，左宗棠已官居東閣大學士出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還有二等恪靖侯的爵位，爵秩超越陶林兩公矣！（左宗棠與陶澍、林則徐兩位之遇合，請見前記）

全玉註記 104/12/10

16.甘肅織呢

左宗棠出身耕讀家庭，年輕時自號「湘上農人」，提倡農學。其後以書生領兵，對內對外打了好多年仗。但他辦洋務的思維不受限於「農業」和「軍事」，比當時很多以「船堅砲利」為本的洋務派人士的視野高出很多。在閩浙總督任內，辦馬尾船政局，他就明示「先購機器……以機器製造機器……觸類

旁通……有適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為之」（見前註）。因此，他在陝甘總督任內，開辦「甘肅織呢總局」，就是實踐建立民生工業的例子。

一、背景

（一）先談「甘肅製造局」，這是同治 11 年（1872）在蘭州設置生產軍火（如重砲、後膛槍、砲彈等）的單位，以供應後來新疆用兵之需要。就長期而言，左宗棠希望清朝中國不致因武器差而受制於人。主持這個局的是位總兵，名叫賴長。左宗棠在浙江與太平軍作戰時，賴長在康國器（康有為祖父）麾下服務，後來留在福建，因為他很懂西洋機器製造，左宗棠就找他來負責這個製造局，在軍火自製方面，成效卓著。

（二）光緒 3 年（1877），賴長用他自己造的機器（水輪機），把甘肅產的羊毛織成一塊「絨」，送給左宗棠看，左宗棠很稱讚「竟與洋絨相似，質薄而細，甚賴穿著……」。賴長同時建議若買國外蒸氣動力的織機（火輪機），更有效率。

二、購機設廠

（一）左宗棠去函胡雪巖，擬購辦織呢織布火機全副到蘭仿製，為邊方開此一利，請胡留意訪購。

（二）胡雪巖依據指示，在上海與德商泰來洋行接洽購機及招聘技術人員等事宜。

（三）光緒 5 年這些機器運到上海，共一千二百多箱（包括其他像開河的機器），其中有兩座蒸氣機（一部 24 馬力，一部 32 馬力），織呢機 20 台，紡紗機三架（共紡錠 1085 個），以及其他梳毛機、清毛機等多種。

（四）這些機器的運輸是個難題。從上海到漢口用船運，但從漢口再往內陸運，比較困難，因而分成四千餘小箱，分別以木船、牛馬車，甚至民伕，將機器拆散分開裝運，有時路

窄還得開路劈石。經過一年以上，到 1880 年 5 月，最後一批機器才運抵蘭州。

（五）安裝工作進行了五個多月，到 1880 年 9 月 16 日（光緒六年八月十二日），甘肅織呢局正式開工生產。賴長負責全局，另有洋總辦德國人石德洛末及德國監工技師七名。織呢廠有二百三十幾個廠房，分東、中、西三廠區和一個機器局。當時機器只開一半，每天產呢八匹，每匹長五十尺，寬五尺，估計機器全開、技術純熟後，每年可產六千匹以上。

（六）開場同時，也師法馬尾船政局的作法，與外籍技術人員約定任期中將全套生產技術傳授給中國學徒，希望將來「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由關內而及新疆」，以中華所產羊毛，就中華織成呢片，普銷內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遠被各省……」。

三、經營困難遂加裁撤

（一）織呢廠正式開工後，種種問題出現，包括原料品質欠佳、水源不足、管理不善冗員過多、交通不便成本過高等，因而無法與洋貨競爭。

（二）光緒八年，所雇洋匠合同期滿撤走，翌年發生鍋爐爆炸，無力修復也無力換新，加上俄國製品價格低廉，織呢局產品滯銷，虧損累累，終於停工。隨後經陝甘總督譚鍾麟奏請於光緒七年四月（1884 年 5 月）裁撤，前後約三年。製造軍火的製造局，也在兩年前停辦，當時左宗棠已離開甘肅，但說起這兩廠，猶「魂魄難忘」。

（三）後人檢討這兩座近代機器工業之未能繼續經營，主要認為因機器工業所須之條件如交通、能源、原料、設備、技術、管理、銷路（市場）甚至資金等，當時的甘肅，顯然不能齊備，甚至有人責備左宗棠「準備不週」。惟基於下列兩點，

仍應給左宗棠鼓勵的掌聲：

1.蘭州製造局所產軍火品質不錯，且支應新疆軍務，這已成定論。最重要的是當左宗棠看到明朝時大炮就已傳入中土，但仍被洋人欺侮「利器之入中國三百餘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索一解人不得也」，這段話更是言者痛心，聞者也痛心。

2.甘肅織呢局是清朝中國第一個用現代機器進行生產的紡織廠，原希望解決「洋人以低價購羊毛，以高價賣成品」的外國傾銷市場，期能減輕人民負擔，並產生盈餘「數世之利也」，其後受客觀條件限制終遭裁撤，論史者仍為其扼腕，並不忍責之也。

謹按：

一、當我看這段史料後，腦中浮起促成我們台灣產業現代化功臣之一的「尹仲容」，他在50年代曾說過一句名言「進口布不如進口紗，進口紗不如進口棉」，當時台灣民間的環境與條件也能配合，從而帶動台灣的紡織工業，促進整體經濟成長。

二、左宗棠在甘肅創建機器工業，受限於客觀環境和條件，不能竟其功。細審各項環境與條件，無論硬體、軟體，均必須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有往前邁進的認識和努力，才能獲致，靠一兩位先知，並無濟於事，清朝中國如此，我們台灣也應引以為鑑。

全玉註記 104/12/11

17.左氏幽默（一）

一、左宗棠的長相如何？我這個「左迷」一向很希望窺其真面目，他傳世的畫像有幾幅，但相片我只看過一張，在約五十年前一本名叫「曾、左、胡」的書內，附有一張左宗棠和

醇親王奕譞的合影(翁同龢日記也載此事)，現在也找不到了。左宗棠的身高難估，但他「中圍」頗有「肚量」，應無疑義。底下這些記載，可為佐證。

(一)左宗棠擔任陝甘總督時，在督署後面鑿「飲和池」，公餘也常去散步，常引起附近小孩圍觀，左宗棠會拿些水果糕餅請小孩享用，然後自己用手摸自己那大腹便便的肚皮，問那些小孩子「這肚子裏裝的是什麼呀？」，小孩當然不懂，左宗棠自問自答「經濟文章耳」，說完自己還大笑。

(二)左宗棠常在茶餘飯後，自己摸著大肚皮，邊笑邊說「將軍不負腹，腹亦不負將軍」。

(三)左宗棠有一天問左右「你們知道我肚子裏裝的是什麼嗎？」，有人說滿腹文章，有人說滿腹經綸，有人說十萬甲兵，有人說包羅萬象，左宗棠都搖頭，有位中階軍官莽撞直率的說「大帥肚子空空，都是大便」，左宗棠面露微笑說「很接近了」；這時又有一位中階軍官說「大帥肚子裏都是馬絆筋」，左宗棠很高興地說「對了」。湖南人稱牛所吃的草叫「馬絆筋」，左宗棠出生時，據說夢見「有神人自天止於庭」、「空中有光如白晝，燈燭皆掩」，鄉人以為是「牽牛星下凡」，此雖為鄉里傳說，但左宗棠一生行事，確也如牛一般，負重致遠。說不定他心中也以牽牛星自比，那這個答案就說到他心坎兒裏了。

(四)左宗棠有天在庭院納涼，摸著大肚子問副官「你可知內裝何物？」，那副官以為肚子養那麼大，就說是「燕窩、魚翅、鴨子、火腿」(其實左宗棠飲食清淡)，左宗棠說「你有所不知，這裏邊都是絕大經綸」，那副官出去跟人家說「那來那麼大的「金輪」，可以裝到肚子裏呀？聞者捧腹。

二、左宗棠官拜東閣大學士兩江總督，在清朝，大學士是文

官最高階（正一品），即一般所謂「入閣拜相」，位極人臣。有次他和女婿陶枕閒聊，說「我們湖南人有三位當過兩江總督，官聲還不錯，一位是尊翁（陶枕是陶澍的兒子，湖南安化）、一位是曾文正公（曾國藩，湖南湘鄉），另一位就是我（湖南湘陰）。但他們兩位比我略遜一籌，陶枕不解，左宗棠隨著說，陶澍雖當過兩江總督，但沒入閣；曾國藩雖然當過兩江總督，也入閣（曾國藩是武英殿大學士），但他拜相後，沒回過故鄉。陶枕無言，左宗棠又說「但我也有不如他們兩位的地方」，陶枕興趣來了，此老會如此謙虛，洗耳恭聽，左宗棠說「我的鬍子沒他們兩位長」，陶枕苦笑（在心裏），聽到這番話的人（站旁邊）大笑。

謹按：左宗棠從小自負，爭強好勝，一方面個性使然，一方面也是因為本身學識淵博，眼界極寬，其後領軍作戰，東討洪楊、南剿餘孽、北伐捻回、西征新疆，建立不世勳業，朝野仰望，難免驕傲，不過，說大肚子裏裝經世學問也就罷了，連鬍子長短都要比，真讓我這後生小子苦笑不得。

全玉註記 104/12/12

18. 葛亮為諸

一、左宗棠的科舉功名僅止於舉人，沒中過進士，其後擔任方面大員，很注意屬下出身。他當陝甘總督時，林壽圖為陝西布政使，有次左宗棠對林壽圖（進士出身）掉個文袋「屈指友朋間，才地有等差，進士勝翰林，舉人又過之。我不得進士，勝君或庶幾」（按：科舉第三試稱「會試」，考上者稱「貢士」，還要經「殿試」後，狀元榜眼探花等前三名叫「賜進士及第」，這是「一甲」；其次有一部分名列前茅的，叫「賜進士出身」，這是「二甲」；剩下的叫「賜同進士出身」，這是「三甲」。只有一甲與二甲的進士，可入「翰林院」學習，這

是高等文官的養成教育。至於沒入翰林的進士，大部分分發到地方，從「基層」（縣長）作起），左宗棠講這番話，有意藉官大一級吃林壽圖的豆腐。這位林壽圖大概不爽，當場回應「霞仙語益奇（霞仙指劉蓉，也是左宗棠的優秀部屬，只有秀才功名，從軍後當到陝西巡撫），舉人何足道，卓絕惟秀才」，說完還笑，那邊左宗棠就生氣啦！

二、當時官場都知道，左宗棠喜自比於諸葛亮，自署「老亮」，也曾自署「葛亮」，還有人說他署過「今亮」，並說「今亮或勝於古亮」。

上面這則故事，顯示這位林壽圖不肯在上司前言語吃虧，已不符官場文化，猶有進者，他有時還暗損上司。有回左、林兩位對飲，前線傳來捷報，林壽圖湊趣拍左宗棠馬屁說是「長官神算」，左宗棠很高興說「此諸葛之所以為亮也」；待會兒兩人談論當前人物，左宗棠批評很多人喜自稱諸葛亮，林壽圖竟然「白目」地拍桌說「此葛亮之所以為諸也」，左宗棠以為林壽圖在暗諷他，記在心裏。後來左宗棠彈劾林壽圖致使其罷官，固然林壽圖「白目」，但左宗棠也許「氣量不夠」吧！

三、光緒 10 年（1884）中法戰起，左宗棠率軍從江蘇到福建，路經九江，地方官依例「遞手本」進見。左宗棠對進士出身的官員，興趣缺缺，不喜歡接見。有一位舉人出身的同知名叫王惟清，左宗棠竟然慎重延見，坐定寒暄後，故意問王惟清「舉人和進士孰尚」（那個比較優秀），王惟清答「舉人比較優秀」，左宗棠假意表示驚訝，問王惟清為何這麼說，王說

「一般人當秀才時，只把心力放在八股制藝應付考試，無暇他顧，考上進士後，一方面單位內部考核，又要當地方考試的考官，忙碌異常；此外，還得研究小楷與詩賦等藝事，學習人情世故，參與交際應酬，時間根本不夠分配。但是舉人不一樣，在榜發後「胸襟始展，志氣甫宏，經世文章、政治

沿革乃稍稍有暇究治焉」，如果有機會出任公職或負責重要政事，由於平常就有研究，當然就「很適任」呀！所以「舉人比較優秀」（以上敘述好像是為左宗棠量身定做）。左宗棠聽後拍案叫絕，一再說講得真好，你老兄真是優秀。送客時，當著兩排「站班」的地方大員，左宗棠公開說「此間好官，僅一王丞」。可見左宗棠到這把年紀（時年 73 歲），還對他未成進士一節耿耿於懷。

謹按：世間傳說左宗棠在陝甘總督任上，曾想請假去北京參加會試，以博取以前考三次都沒考上的進士，清廷知其意，乃特授他「翰林院檢討」，給他一個「正途出身」的名義。事實上這是虛構的故事，正史並無記載。但左宗棠雖然學歷欠佳，立大功後，清廷特授他東閣大學士（清朝不成文規定，只有進士出身者，才能當大學士），在他生前已補償他的遺憾；左宗棠過世後，清廷予諡「文襄」（在清朝，只有進士出身者，才有機會得「文」這個美諡）。左宗棠在天有靈，應該也會非常高興，拍案曰「此諸葛之所以為亮也」！

全玉註記 104/12/13

19.紅頂商人

左宗棠的事功一般分為平洪楊、開辦洋務、平捻回及收復新疆四大項。就軍事行動方面來說，左宗棠最煩惱的並非實際戰陣，而是有無足夠軍餉與軍火支應他的軍隊，部隊要吃得飽有良好武器才有戰鬥力。由於戰亂頻繁，國庫空虛，「籌餉籌械」成為統兵將領最大問題。其次說洋務，必然要和洋人接觸，利用洋人的技術與經驗，進一步洽談合作計畫，培養自己的人才，才能「師夷長技以制夷」，因此需要懂「洋情」的人媒介。總而言之，籌糧餉軍火、購機器、借洋債、雇洋

匠等，都要得人。縱觀左宗棠從率軍經略江南到西征成功為止，有一位辦理上述業務的靈魂人物，他就是俗稱「紅頂商人」的胡光墉（字雪巖）。

一、杭州結緣

胡雪巖是錢莊學徒夥計出身，其後自己經營，原為浙江巡撫王有齡辦理後路糧餉事宜，太平軍攻陷杭州，王有齡自殺殉職。左宗棠在收復杭州前，為缺乏糧餉所苦，胡雪巖在三天內籌集了十萬石的軍糧，讓左宗棠對他刮目相看。其後辦理糧餉籌措、災民賑濟等，均很有成績。同治3年十月，左宗棠上奏保他「運司銜江西試用道胡光墉，請改發福建以道員補用」。

二、建設馬尾造船局

（一）同治4年左宗棠率軍入閩剿太平軍餘部，特別奏請將胡雪巖（當時官銜是「按察史銜福建補用道」）調到福建。隔年左宗棠上奏說胡雪巖「自臣入浙，委辦諸務，悉臻妥協。杭州克復後，在籍籌辦善後，極為得力……迨臣自浙而閩而粵，迭次委辦軍火、軍糧、洛繹轉運，無不應期而至，克濟軍需」，請「賞加布政使銜」（布政使之官階為正二品）。

（二）左宗棠創辦「馬尾船政局」，事前有無與胡雪巖商量，固已不可考，但在建廠前，與法國方面合作的人員、工匠、契約、機器等，胡雪巖均親歷其事，所以左宗棠奉調陝甘總督時，在「請簡派重臣接管輪船局務摺」（同治5年九月），不但保荐沈葆楨接手，還在摺中聲明「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華工，開藝局，責成胡光墉一手經理。緣胡光墉才長心細，熟諳洋務，為船局斷不可少之人，且為洋人所素信也」。兩個月後，左宗棠又奏請讓胡雪巖在上海、福州兩地跑，因為左宗棠在上海設陝甘軍事的「採辦轉運局」，請胡負責，但馬尾

船局又需要胡，只好請中央特准胡雪巖「往來照料」。

三、籌借洋債協助西征

（一）同治6年左宗棠率軍入陝，屢受缺餉之困，奏請中央准他派胡雪巖向洋商借款，由海關稅項下撥還。

（二）光緒3年左宗棠西征新疆時，也因缺餉，奏請由胡雪巖向英商匯豐銀行借五百萬兩，期限七年，月息一分二厘五毫。匯豐只肯借英國貨幣（年息一分），但清朝需要銀元，所以胡雪巖另找德商泰來洋行，以每月一分二厘五毫的利息，將不同貨幣的轉換風險委其承擔，所以胡雪巖可說是早年執行匯率避險的先驅者。

（三）光緒4年新疆底定，左宗棠以胡雪巖籌運新式軍火，攻堅有力；籌借鉅款，接濟軍餉（洋款遲到，則籌借華商鉅款補之）、「核其功績，實與前敵將領無殊」，專案報請將胡雪巖「破格賞穿黃馬褂」，這是很高的榮譽。

（四）此外，左宗棠創設「甘肅製造局」與「甘肅織呢總局」，所需的機器、轉運、洋匠合約等；在肅州文殊山開採金礦之機器和技工、平涼涇河的開河機器與技師等，都是胡雪巖透過上海德商泰來洋行辦理的。

四、胡雪巖垮了

（一）胡雪巖「半是商人半是官」，利用為左宗棠辦後路糧台的機會，使他本身經營的「阜康錢莊」迅速發展，在全國有二十餘處「支號」（分行），由於名頭極響，吸引許多達官貴人的存款。胡雪巖另外在杭州開設「胡慶餘堂」中藥店，強調「戒欺」，也建立良好聲譽。胡本人多年來辦理許多「善舉」，賑濟災民貧民，又刻意籠絡各界。一時成為名人，有人甚至稱他「東南大俠」。

（二）盛極則衰，月盈轉虧。1882年胡雪巖想壟斷江、浙兩

省的「生絲」，來和洋商對抗。他籌集鉅額資金，預付生絲業者，與其約定不賣給洋商，致當年洋商買不到生絲。洋商被激怒，次年相約「共誓不販生絲」，加上這年國際生絲產量大增，又發生戰爭，胡雪巖屯積一年的生絲只好低價求售，據說損失 800 萬兩。

（三）屋漏偏逢連夜雨，李鴻章為首的「淮軍系統」與左宗棠不對頭，「排左必先除胡」。因此，據稱漕使上海道邵友濂將應解給胡雪巖的餉延宕 20 天，使胡雪巖不得已挪用阜康錢莊 80 萬兩存款去彌補，造成阜康的流動性風險。

（四）光緒 9 年（1883）十一月五日，杭州市上傳說胡雪巖投資發生鉅額虧損，阜康錢莊存款遭挪用，遂發生擠兌，隔天傳到北京及其他各地，阜康錢莊各地支號均發生擠兌，當時沒有存款保險制度，只好停業宣告破產。

（五）破產後（1884）清廷派員查抄胡雪巖家產，接著說胡侵吞借款佣金十萬六千兩等，其時胡雪巖已先一步遣散姬妾，家產分別抵債，已無產可封。

左宗棠當時已調離兩江，本案就由續任兩江總督曾國荃辦理。據曾國荃的報告，認為胡所籌措洋債等，對收復新疆、伊犁，居功厥偉，至收取佣金貼水等，「乃事之所必然；至若保險水腳，皆輪船之定章……」，當然，本案也沒牽涉上左宗棠。

（六）左宗棠於 1885 年 9 月 5 日（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病逝福州，幾個月後，胡雪巖也潦倒以終。

謹按：

一、以左宗棠如此精明能幹的人，會重用胡雪巖，而且其長子左孝威在同治 4 年參加會試時，即聽說有關胡雪巖的負面消息，寫信要左宗棠注意。左宗棠回信時表示已查証過，但有可能是左宗棠另有看法。

二、顯然左宗棠深諳「用人之長，方能成事」，就像康熙時的顧嗣協所寫的「雜興」詩「駿馬能歷險，犁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舍長以取短，智高難為謀。生材貴適用，慎勿多苛求」。在亂世中，只有不按牌理出牌，如果事事按定規，左宗棠絕對找不到胡雪巖來幫他辦後勤，「沒有後勤，就沒有成功」。

全玉註記 104/12/14

20.左氏幽默（二）

一、左宗棠當閩浙總督時，有次文書房（秘書處）缺人，他下手令請秘書起個稿子，任命某君擔任這個職位。那秘書習慣於「等因奉此」這套公文程式，寫了個例稿「為委文書房事……」，送呈左宗棠。左宗棠看過後，面告這位秘書「請你起稿時要注意點，《房》字底下怎麼寫個《事》、《事》字上面加個《房》呢？」，這位秘書聆聽後一臉無奈。（參考菲：「左宗棠逸事」）

二、光緒年間左宗棠勘定新疆，在整個過程，大家都知道補給糧餉軍火很難。不但要有東西，更重要的是「怎麼將這些東西運到前線」。因此，左宗棠很重視「運輸」。運輸要有「運夫」照顧，左宗棠把「運夫」稱為老大，百姓是老二，左宗棠本人是老三。有次行軍，一位「運夫」信手摘了根蘿蔔來啃，被業主發現，心有不甘，與該「運夫」爭吵，並告到左宗棠那裡。左宗棠笑笑對這位業主說「你是老二，應該尊重老大。不過老大沒和你商量就摘來吃，確實不對，讓我這老三幫老大還你錢好了」。（參考天涯孽子「三湘人物逸事」）

三、左宗棠在陝甘總督任上，有位吳姓世家子弟，翰林出身，派來甘肅地區當知府。這位吳兄愛美食又精烹飪，對沿途的接待有點牢騷，認為不夠標準。不久到省城，進謁左宗棠，

左宗棠告訴他「本來要設酒席迎接你，但恐怕妨礙公務，就請留在這裏便飯吧！」。吳兄只好坐下來等，左宗棠隨即出去處理公事，到中午還沒回來。這位吳兄餓得肚子咕咕叫，又不便離開，待秘書把午飯端出來，只有蔬菜白飯，吳兄「飢不暇擇」，連吃三碗。不久，左宗棠回來，廚房開出山珍海味，左宗棠殷勤勸食，但吳兄已吃飽，告罪吃不下。左宗棠笑曰「飢時易為食，飽時難為味，飲食之道豈有一定之美惡哉」，這位吳兄不好意思，此後不再標榜美食。(參考楊公道「左宗棠軼事」)

四、道光 18 年 (1838)，左宗棠第三次參加會試，與其好友歐陽兆熊在漢口相遇，結伴同行。舟行途中，兩人各自寫家信，歐陽看到左宗棠寫給周貽端夫人的信中有「舟中遇盜，談笑却之」的文字，感到驚訝，問左宗棠的同行「在那裡遇見盜賊」，人家回答他「不是遇盜，是左宗棠講夢話，前天晚上有人不小心拉錯了他的被子，他就大喊《捉賊》，連隔壁船客也被他聲音吵醒，現在他的嗓子還啞著呢」，歐陽轉問左宗棠「你要故意嚇唬尊夫人呀」，左宗棠很正經地說「你可知道，歷史上講的鉅鹿之戰、昆陽之戰，只不過是班固和司馬遷描述得活靈活現罷了」、「天下事何不可作如是觀」，相與大笑。(參考歐陽兆熊「水窗春嘯」)

謹按：左宗棠一世之豪傑也，故有出格破格之言行！

全玉註記 104/12/15

21. 平定捻亂

「捻軍」源自「捻子」，「捻子」是指安徽、河南一帶，一種「燒油捻紙」為人作法驅病的行為。原為勸募，後來變調為恐嚇取財，加上荒年欠收，加入這個行列者愈來愈多，成為捻黨。1853 年太平軍北伐時，皖、豫兩地之捻黨曾予響應；

1855 年張樂行被稱為「大漢明命王」，組成捻軍，與太平軍聯合。其後張樂行被俘，太平天國失敗，但遵王賴文光和梁王張宗禹重組捻軍。1865 年曾國藩用「四鎮堵剿」方式，圍剿捻軍無效，清廷派李鴻章負責。1866 年 10 月，捻軍分東、西兩部，分由賴文光與張宗禹（入陝西）率領。

一、同治五年十一月（1866 年 12 月），左宗棠離開福州，去履行陝甘總督平亂的任務，十二月下旬抵湖北境時，十天之內，接獲清廷三道指令，催他「迅即入陝」，因為不久前，陝西巡撫劉蓉被入侵的西捻軍擊敗。

二、同治六年正月初十（1867 年 2 月）左宗棠提出他的戰略「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論，中原為重，關隴為輕；以平賊論，剿捻宜急，剿回宜緩；以用兵次第論，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後客軍無後顧之憂，餉運無中梗之患」（敬陳籌辦情形摺），但他也說對捻、回並無經驗，為免倉促之間失敗，請給他時間準備。

三、針對捻軍的剽悍騎兵，左宗棠認為要「多用火器」、「講求陣法，先制其衝突，而後放槍砲，先立定腳跟，而後講擊刺」。在這段期間，左宗棠在漢口集結了一萬左右的兵力，趕造了四百輛「戰車」（木質獨輪，遇敵將車圍成圓圈，每車架一門短砲，每營配 38 尊砲），戰馬買到四百六十來匹（所以騎兵遠不及捻軍），每營使用洋槍增加到六成。此外，透過胡雪巖在上海借了一百二十萬兩餉銀。

四，清廷授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左宗棠的部隊在同治六年二月二十日（1867 年 3 月 25 日）從漢口出發，在此之前，左宗棠對來漢口與他相聚的周詒端夫人及家屬表示「西事一了，即辭官歸里」；也和稍後趕來的二哥左宗植置酒歡聚。但誰都不知，這是左宗棠最後一次見左宗植和周詒端夫人。

五、左宗棠先依曾國荃的請求，在隨州合圍東捻，而後經樊城到河南，7/19 抵陝西潼關。左宗棠想布置包圍圈，將捻軍聚殲，但一則陝西的西、北兩邊有回軍侵入，必須要分兵迎擊，而捻軍的機動力太強，很難奏功。在這段期間，清軍與捻軍大小戰役不斷，但進剿成效不彰。到十二月時，左宗棠在西線雖然大敗回軍，但西捻軍竟然利用一夕之間黃河結凍的機會，於 12/18 從宜川縣境的「龍王辿」踏冰過河，攻陷山西境內的吉州。左宗棠派兵追擊並自請處分，清廷將他「革職留任」，但要他迅速入晉督剿。

六、西捻進入山西後，兵分三路。其中一部分在同治七年(1868)正月，前鋒進抵盧溝橋，「京畿大駭」，各地清軍紛紛趕到直隸「勤王」。這時東捻已被李鴻章剿滅，朝廷命李鴻章統率各軍，命左宗棠負責直隸和運河，限期一個月，要李、左兩人把捻軍「全數殲滅」。但因全區數萬清軍事權不一（「有大臣三、總督一、巡撫三、侍郎二、將軍一，還有恭親王率領的部隊」），指揮系統有問題，西捻軍以打圈兒的運動戰，讓清軍疲於奔命，李、左兩人均被「交部議處」。

七、其後清軍採用李鴻章的「設長圈以圍之」的「圍剿戰略」，將西捻趕到以運河、減河、黃河與大海為四面牆的圈子內，聚而殲之。經過一番轉折，此計奏效。同治七年六月二十八日（1868 年 8 月 16 日），飢乏交迫的西捻軍被清軍包圍於徒駭河西岸的筏平，全軍覆沒，張宗禹率 18 騎衝入河中自殺，西捻平。

八、清廷論功行賞，左宗棠被加「太子太保銜」，前此一切處分均撤銷。左宗棠以「疏於籌慮」、「未能依限滅賊」、「調度無方」，以及本身健康狀況欠佳等，懇求收回成命，清廷不准，要他繼續率軍剿回。左宗棠遂請求入京覲見。

謹按：

一、左宗棠在同治七年（1868）八月到北京，這是他第四次來此地。前面三次是來此參加會試，這次距上次來京（1838），整整30年。而且上回是不第書生，這次是有「宮保」、「總督」、「欽差大臣」銜頭的大官，兩者的社會地位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想必左宗棠心中有一定程度的激動吧！

二、兩宮皇太后和皇上召見時，直接問左宗棠「西事多久可定」，左宗棠回答「五年」，真不知他老兄怎麼算出來的！

全玉註記 104/12/16

22.綏靖陝甘

陝甘地區在同治初年爆發回民動亂事件，當左宗棠奉命處理時，該區回軍、土匪、團匪等之勢力已大到「全境靡爛」；而因戰亂影響，生產遭破壞，可耕地鉅幅減少。千里荒蕪，炊煙斷絕。地方政府由於軍隊吃空缺、欠餉等，無力維護治安。左宗棠的前任如楊岳斌、穆圖善等，均無法解決。清廷內部「西事艱阻萬分，人人望而却步」，左宗棠勇於承擔，正應了那句「挑擔要挑重擔」。

一、左宗棠面臨「兵、餉、糧、運」的問題，他深諳西北用兵「籌餉難於籌兵；籌糧難於籌餉；籌轉運難於籌糧」，針對這四項，分析他的作法如下：

（一）籌兵：他認為「兵勇宜精不宜多，以人多則饋運難，糧貴則耗費重」，所以堅持「精兵」原則。除原從福建隨來的部隊外，就地增募騎兵（馬隊），增調部分湘、皖、川軍，加上原已在陝的老湘軍劉松山部，共約五萬人。此外，左宗棠大幅編遣原陝甘地區軍隊，包括「裁汰疲弱，杜絕虛冒，嚴申恤民愛民軍紀」。

（二）籌餉：左宗棠估計陝甘用兵每年需八百多萬兩，以往欠餉非常嚴重。左宗棠次行動獲清廷支持，指示六個海關及

山東等 12 個省「協餉」，並特派翰林院侍講袁保恆在西安設置糧台。若有需要，還可向上海洋商借款。

（三）籌糧：左宗棠以「州縣採購，軍隊按價領食」、開辦「米捐」吸引富人運米入陝、請協餉鄰省就地購糧運陝甘、以及儘速恢復陝甘地區農業生產等方式，解決軍食問題。簡言之，左宗棠注意到「供給」與「需求」間的平衡，並講求市場法則，使難題解套。

（四）籌轉運：左宗棠採「用民價雇辦」，使民間不再逃避運輸；以升遷考核提升轉運人員之工作熱誠；另並在重要地區設立轉運局（如上海、襄陽）、軍米局、糧台等，構成有組織的後勤網路。

二、依據左宗棠「先秦後隴」之策略，他在同治七年十月十三日（1868 年 11 月 26 日）抵達西安。陝西之動亂包括：北部（榆林等地）的土匪、西南部（董志原）的回軍兩部分。左宗棠決定「先弱後強，先匪後回，先北後南，由東而西」。

（一）針對北部土匪，左宗棠分三路進兵（他一向喜歡分三路），連戰皆捷，不到兩個月，其首領董福祥即接受「招撫」。翌年二月初，進攻西南部的回軍，也很順利在月底前結束戰爭，剩餘的回軍逃奔甘肅的馬化龍。

（二）左宗棠的大營移至乾州，不久發生兩起軍隊內部「哥老會」會黨的兵變（綏德與宜君），其麾下大將高連升被叛卒戕害，惟不久即將事變救平。

三、甘肅的回軍從東向西，依次是金積堡、河州、西寧、肅州等四部分。

（一）金積堡的回軍首領馬化龍是當地宗教領袖，從同治二年（1863）起，即聚眾武裝自衛，屢次擊敗官軍。署陝甘總督穆圖善將之招撫，並為他起名「馬朝清」。所以左宗棠進兵

時（又分三路），要領軍的劉松山以進剿逃匿的陝西回軍為名義，向金積堡邁進，若馬化龍確實收容陝回，則可乘勢進剿。其後官軍逼近時，馬化龍採軍事行動，兩軍發生激烈戰鬥。當年十月劉松山在敵營搜到馬化龍寫給回軍將領的信件，馬自稱「統理寧郡兩河等處地方軍機事務大總戎」並押印信，此信坐實馬化龍之叛跡，清軍攻堅愈力。翌年二月劉松山陣亡，馬化龍一度搶攻，清廷以左宗棠進度欠佳，嚴飭他迅速攻克金積堡，又下令李鴻章率軍入陝助剿（後因天津教案未來）。左宗棠以劉松山的侄子劉錦棠統軍積極進攻。1871年1月6日，馬化龍單身求撫，交出軍火，左宗棠上疏「請暫緩處死馬化龍」，不久清軍宣稱發現未交的洋槍一千二百餘桿，遂以此為由，將馬化龍父子兄弟親屬共13人凌遲處死，同時處死回軍將領八十餘人。

（二）河州的回軍首領馬占鼐，雖曾向清軍求撫，但左宗棠攻金積堡時，河州回軍出兵策應金積堡，襲擾清軍後路。左宗棠在休整數月確定糧餉無虞後，於1871年9月分兵三路進取河州，經過幾次戰役後，馬占鼐派人「求撫」，1872年1月，清軍護送新的地方官上任，河州平。

（三）1872年8月18日，左宗棠率軍抵蘭州，準備進攻西寧。西寧的回軍首領馬本源、馬桂源兄弟原已受清廷招撫，分別擔任總兵和知府，但也是多次支援陝甘回軍與清軍激戰。左宗棠督促劉錦棠積極進攻，並用火砲，馬氏兄弟率部逃向巴燕戎格。1873年2月清軍直搗巴燕戎格，3月2日馬氏兄弟赴清軍軍營投降，被解往蘭州，凌遲處決，西寧平。

（四）同年10月4日，左宗棠率軍親臨肅州城下，指揮各軍，並用大砲猛轟，回軍不支「求撫」，左宗棠下令將回軍首領馬文祿等九人凌遲處死，並處斬回軍骨幹一千五百多人，當夜

清軍入肅州城內，到處殺人放火，共殺死回軍及平民五千四百餘人，肅州幾成空城。

四、至此，前後 13 年的陝甘回亂終於結束。左宗棠從同治七年十月十三日（1868 年 11 月 26 日）抵西安起算，至同治十二年九月（1868 年 10 月 4 日）收復肅州，前後將近五年，與他答應兩宮皇太后及皇上「五年限期」吻合，真不可思議，難道是「諸葛神算」？清廷為酬其功，授他「協辦大學士」。謹按：

一、有關陝甘回亂，起因雖是漢回相仇的小事，但清廷派往地方的行政官員多有「以漢制回」、「護漢抑回」之處，致激起回民強烈抗爭。迨爭端浮上台面，清廷有「主撫」、「主剿」兩種極端主張。左宗棠則提出「剿撫兼施」，並補充說明他的步驟是「先之以剿」、「剿到極處，故能議撫」、「未有不痛剿而能撫者」，充分顯示他務實的作風。

二、左宗棠知道「撫」比「剿」難，因為「撫」之後還有善後的工作。左宗棠在陝甘的善後，主要有「屯墾」與「撫回」兩項。

（一）屯墾：無論是安排投降的軍民、飢民、流民、難民等，由政府協助找地定居、進行農業生產；亦或左宗棠一向提倡的「軍墾」，都是很複雜的工作，左宗棠對此特別講究，並親自監督辦理。在軍墾方面，「地已開荒成熟，仍還之民」，尤其令吾人佩服。

（二）撫回：左宗棠尊重回民之信仰（但規定清真寺不得有軍事作用），也不同意某些人「用夏變夷」（強迫回民漢化）的說法。他將降回遷徙至異地，輔導其生產耕作，照顧其生活，但「使漢與回不同居一地」。這對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經濟成長有一定貢獻。不過他也採戶口聯甲制度，限制遷徙旅

行等，防範回民聚眾。

三、有關左宗棠在綏靖陝甘過程殺戮過重一節（例如肅州），不僅左宗棠事後自己深感愧疚（自辦軍務以來，于髮、捻投誠時，皆力主不妄殺，不搜贓……之禁令，但在克復肅州時……尚有不能盡行其志者」，史家也有所評論。

四、多少年後，有人稱左宗棠為「左阿訇」（回人敬稱），也有人說他是「左屠夫」，不知左宗棠自己怎麼想？

全玉註記 104/12/17

23.左公家書（一）

一、（摘自左宗棠咸豐六年寫給二哥左宗植長子左澂《字癸叟》的信）

……讀書非為科名計，然非科名不能自養，則其為科名而讀書，亦人情也；但既讀聖賢書，必先求識字；所謂識字者，非僅如近世「漢學」云云也。識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學；終日讀書而所行不逮一村野農夫，乃能言之鸚鵡耳！

謹按：依據左宗棠的邏輯，為博取功名而讀書，並沒什麼不對，但讀書的目的顯然不只為博取功名；拿今天來講，讀書若為進大學取得學位，以謀生餬口，也說得過去。但左宗棠的要求不只此，要讀書就要會「識字」，何謂「識字」？左宗棠說「識得一字即行一字」，就是說不但要把書本道理唸透澈，不能含糊；而且還得將此道理化為生活上的衣食住行。讓我想起當年在政大銀行系唸書時的恩師張震復先生，他要求我們把貨幣理論的定義、原理、公式等，反覆推求，務必徹底瞭解，才能學習進一步的內容，這種做學問的方法，讓我踏入社會後，延伸為處事作人的準則，終身受教，迄今感念不已。

二、左宗棠接著說「縱能掇巍科、躋通顯，於世何益？於家

何益？非惟無益，且有害也！馮鈍吟云「子弟得一文人，不如得一長者；得一貴仕，不如得一良農」，文人得一時之浮名，長者培數世之元氣；貴仕不及三世，良農可及百年。務實學之君子，必敦實行，此等字識得數個足矣。

謹按：

（一）讀書人若沒把書唸通，如果有天掌一家企業，那家企業不見得有發展；如果在行政機關當首長，嚴重者弄錯方向、社會停滯，輕者勞民傷財、徒耗公帑。所以，「浮名」不僅不重要，有時還會害人害己，不如作個好農夫，還可長久。

（二）幾年後，左宗棠已當到方面大員（至少已是閩浙總督），他寫了一副對聯給他四個兒子，聯曰：

慎交遊，勤耕讀；

篤根本，去浮華。

在他註記中，左宗棠重覆馮鈍「子弟得一文人，不如得一長者」這句話，並說「誠有所見」。

三、左宗棠又接著說「科名亦有定數，能文章者得之，不能文章者亦得之；有道德者得之，無行誼者亦得之。均可得也，則盍期蓄道德而能文章乎？此志當立。

謹按：左宗棠此語，對於競逐功名富貴之人，不見得聽得進去，但對經歷世態炎涼的人，必然能體會斯旨。人生在世，金錢飲饌皆有定數，這不代表我們不要努力，但應瞭解「努力不一定會有預期效果」，此時如何自處？我想左宗棠會說「既蓄道德又能文章」，有何「失落」可言！

四、左宗棠在咸豐二年（1852）曾為「左氏家廟」作了一副聯，沒來得及寫上，即外出參予湖南巡撫張亮基的戎幕。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從閩浙總督轉任陝甘，把這副聯寫出來交給侄子左澂及大兒子左孝威，回鄉懸掛，聯曰：

縱橫數千卷奇書，無實行不為識字；

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還是耕田。

五、同一時間，左宗棠又寫了一副書齋聯語給他四個兒子：

要大門閭，積德累善；

是好子弟，耕田讀書。

謹按：人生際遇，本難以道理計較。左宗棠很能體會，所以告誡子弟要務實（寫字、識字、篤行、慎交遊、耕田、讀書、積善等等，那一項不是務實）。如果祖上有德，機會來了，就有本事求發達；如若運途欠佳，不能飛黃騰達，至少因為「務實」，不致淪落不堪境地，這也是左宗棠從實際生活歷練累積的心得。對照當前台灣喧囂吵雜之言語、誇大虛浮之風氣，「務實」一詞，不僅為國家設會所需，亦為一家一室所需也！

全玉註記 104/12/18

24.左氏幽默（三）

一、道光二十九年（1849）左宗棠在長沙教書（時年37歲），胡林翼曾向林則徐（時任雲貴總督）推薦左宗棠入其幕府，未果；到咸豐六年（1856），左宗棠在駱秉章幕府，胡林翼又向清廷推薦左宗棠的將才。但是左宗棠好像不太領胡林翼的情，予以辭謝，並自稱「可大授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不能為人用」（口氣不小）。胡林翼把左宗棠這段話告訴王家璧，王家璧在同治七年（1868）與左宗棠見到面，左問王「難道你不知道我左某嗎？，幹嘛不相存問？」，王家璧回說「以宮保氣高耳」（您脾氣大呀！），左宗棠問「何出此言」，王家璧就把當年胡林翼給他看的信告訴左宗棠（「可大授……不能為人用」）。左宗棠笑笑說「那時我是個舉人，要承辦天下事，氣勢不高怎麼辦？現在朝廷賦我重任（時為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我必須用心規劃、審慎進取，那裡還可自鳴清高

呢！」，王家璧聽了很服氣。(參考王家璧「狄雲行館偶刊」)
謹按：

(一)左宗棠年輕時口氣狂傲，原來他的心路歷程是這樣的，「你們都說我很能幹，要我出來做官，可我知道現實社會不會允許我這樣的學歷作重要的事，那我乾脆把話講滿一點，讓你們認為這話很可笑(「可大授……」)、很荒唐(「能用人而不能為人用」)，其實這不過是我幽自己一默而已。

(二)依據姚永樸的「舊聞隨筆」，左宗棠成名後，有天他問人家「你認為我和駱秉章相比，如何？」，那人回左宗棠「我認為您不如駱秉章(按：左宗棠曾擔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僚)」，左說「為什麼」，那人說「駱秉章的幕府有您這樣的人才，但您的幕府內卻沒有您這樣的人才，所以就這個部分來看，您不如駱秉章」，左宗棠大笑「你說的對極了」。這也顯示左宗棠有其豪邁寬闊的一面，通常「心寬」是「幽默」的前提。

二、左宗棠自從咸豐十年(1860)奉派以四品京堂襄辦曾國藩軍務起，升太常寺卿、浙江巡撫、閩浙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東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而後出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光緒八年1882)。隨同他南北征伐的部下，很多已升到提督、總兵等高階武官(一、二品)，但因左宗棠的領導統御有其媚力，這些提督總兵寧願放棄到各省去當主管，而屈居在左宗棠身邊當個侍從副官。

有天左右宗棠派一位副官去向江寧布政使稟白公事，那位布政使(俗稱藩司或方伯，從二品)是滿州世家子弟，平常就很官僚，對部下傲慢、口氣驕橫。聽說左爵相派人來傳達公事，接見後，看左公的面子，對這位副官「送茶升炕」(以平等禮待之)，他以為這位副官必然不敢坐，不料這位副官不但坦然

坐下來喝茶，還高談闊論旁若無人。這位布政使就很不高興，待會兒送客，這位副官竟然直接從中門出去，不像其他官員那麼卑屈猶豫，不覺大怒，認為只不過是左相駕前一個副官，如此倨傲無禮，不知我是朝廷大員嗎？隔天，這位布政使見著左宗棠，憤憤不平地向左宗棠投訴這件事。左宗棠聽後笑一笑，當場把昨天那位副官叫過來，說「爾等自恃戰功，在本帥處隨意坐臥，隨意談笑，固無不可也。藩司大人為朝廷大員，體制如何尊重，爾竟敢肆行無忌，以待本帥者待之，何不自量乃耳。其速叩頭請罪，違則藩司大人一怒，吾不能代爾乞請也」，那位副官一聽，趕緊謝罪後退去。

待會兒，這位布政使告辭離開，一出中門，外頭十幾位武官「俱黃馬褂紅頂花翎垂手侍兩旁」（清制武官一、二品也是紅頂子），剛才那位向他謝罪的副官也在裏面。這位布政使一看大驚失色，手足無措。因為依據體制，這些武官品級都比他高（雖然清朝重文輕武，但品級就是品級），這位布政使只好「一、一對之請安招呼」、「步行至轅門外登輿（坐上轎子）」。

這位布政使原以為總督前的副官不過是尋常中階武官，沒想到均是沒穿官服的上、中將。而左宗棠在場面上訓飭副官，心中一定暗笑布政使無知，這又是左氏幽默也！

（參考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

謹按：在封建時代，朝廷以官治民，品級森然，地方官俗稱「父母官」，高高在上，養成所謂「官僚」，徒然講究表面的氣勢，不夠「務實」。上面這則故事，很生動描繪這類荒謬官僚氣。進入民國後，官員號稱「公僕」，人民是主人。但為公務人員者，特別是擔任主管職務者，是否能完全排除「官僚習氣」？就算不當公務人員，一般人平常待人處世，有無「虛驕」習氣？都值得我們深思。

全玉註記 104/12/19

25.初入軍機

清光緒六年（1880）七月初六，正當清朝中國與俄國就伊犁問題談判重訂新約，左宗棠依據「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原則，在新疆三路布防，領軍抬棺出關。俄國也相當注意左宗棠的軍事行動，頻頻追問（見12/5 註記），清廷突然在七月初六諭令左宗棠來京陛見。此舉在俄國誤以為是清朝要討論戰略部署即將採軍事行動；而實際上，清廷是怕左宗棠「莽撞」而破壞「和局」。

一、左宗棠辦好交代（劉錦棠繼任），在十月中旬離開哈密，啟程東行，於光緒七年（1881）正月二十七日抵北京，那時「伊犁條約」剛簽訂。翌日，清廷派左宗棠為軍機大臣並在總理衙門行走，管理兵部事務。清朝不設宰相，軍機處是皇帝裁決重大軍政的幕僚機構，軍機大臣都是重臣兼任。因此，左宗棠此時雖已官拜東閣大學士，但要接到「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的詔令，才算是「真宰相」，時年69歲。

據說慈安皇太后召見左宗棠時，念及這位老臣二十年來南北征伐，憂勞已極，曾聲淚俱下，左宗棠深受感動。

二、清制軍機大臣的編制有七位，但有迷信說若七位全補滿，就有一位會死掉，所以通常只維持六位，此時的「領班」軍機大臣是恭親王奕訢，其他四位軍機大臣是寶鋆、景廉、李鴻藻、王文韶，其中寶鋆與恭王走得很近，景廉是旗人，也靠著恭王；王文韶早年在「海防塞防」爭議時，是挺左宗棠的，其後可能官場閱歷漸深，行事圓滑，人稱「琉璃蛋」，剩下的只有李鴻藻了。

三、軍機處的規矩，在皇帝召見時，除非情況特別，通常只有領班軍機大臣代表發言，其他人不會「越次」講話。左宗棠一則個性耿直，一則不諳規矩，曾「越次」向皇太后為其

老部下王德榜請求補缺，這有點犯忌。但最重要的是，恭親王在處理國政外交時，採取妥協原則，與左宗棠立場不同；加以左宗棠老愛搶話講話，例如有回恭王拿李鴻章的治水摺請左宗棠表示意見，左一開口就濤濤不絕講他在西北用兵如何進取、如何奧妙等等，談正題者不及十分之一，致一個摺子討論了好幾天也沒結論，恭王與其他人皆不耐煩。

至於寶鋈，他有個名叫寶森弟弟，曾經在同治年間謁見左宗棠時，拿他老哥寶鋈的名片遞上，滿以為左宗棠會看他老哥面子，不料被左宗棠申飭。因此，兄弟倆懷恨在心，自然與左宗棠站不到一塊。寶鋈有次還背後諷刺左宗棠為「一團茅草」（見翁同龢光緒七年三月十九日的日記）。

另傳，寶鋈曾面告左宗棠「此地規矩，總是跟著王爺走的」，左宗棠聽後呵呵一笑，隔天就亦步亦趨跟著恭王，恭王去小便他也跟在後面，恭王很奇怪問他何以如此，左宗棠坦然說「寶中堂吩咐的，這是此地規矩」（參見張鴻「繼孽海花」）。這雖然是笑話，但也可見左宗棠的處境。

四、依據翁同龢日記的記載，左宗棠在軍機時告訴他「河道必當修，洋藥必當斷，洋務必當振作」。而且翁同龢認為左宗棠對待英國公使威妥瑪「談次有風稜，差壯中朝之氣」。不過，他看出來左宗棠在軍機「正人在位之難也」，曾伺機請醇親王奕譞「調和左相，毋令為難」，可是好像效果不顯。

五、當年三月初十，慈禧太后病後休養，只有慈安太后臨朝，到晚上突然傳出慈安太后駕崩。據說左宗棠聽到消息，以大嗓門公開講「今早還好好的，怎麼突然晏駕，我不相信」，旁邊聽的人大吃一驚，當時這屬於宮闈神秘事件（傳說慈安被慈禧毒死），左宗棠的疑慮被慈禧聽到，從此對左宗棠就有芥蒂。

六、除開上述事件，也有軍機章京（軍機處秘書，俗稱小軍

機) 透露「公(指左宗棠) 雖欲有為，而成例俱在，絲毫難予展布。……有所建白，亦多中輟」。

七、雖然如此，左宗棠在軍機大臣任內，扣除病假休假，實際到差不到六個月，但在水利方面，他指揮親軍在直隸涿州一帶治河，完成疏通河道與加固河堤的工程，改善永定河的水患；在處理洋藥（鴉片）方面，他讓英國同意將洋藥進口稅每百斤增加一百二十兩，期望「價貴癮輕者必戒，癮重者必減，由減吸以至斷癮」。至於振作洋務方面，就沒時間施展了。

八、同年七月初，左宗棠請病假 10 天，後續假 20 天，期滿又以病難速痊，呈請開缺（離職），清廷不准，給他一個月假，而後再給兩個月，而後在同年九月初六日，派左宗棠為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結束左宗棠在軍機處的任務。

謹按：

一、有個小故事，說左宗棠在軍機處值班時，事情不多，不慣閒坐，常問說「可以散了吧！」，還常唸詩「八方無事詔書稀」。又，慈禧召見問左宗棠早朝很辛苦吧！，左回答「在軍營五更就起床《弄慣了》」，這「弄慣了」是湖南方言，在京城有點粗俗，大家覺得好笑。李鴻藻就寫了一首歪詩「軍營弄慣入軍機，飯罷中書日未西；坐久始知春晝永，八方無事詔書稀」。

二、慈禧太后派左宗棠出任兩江時，當面跟他說「若論公事繁難，兩江豈不數倍于此，以爾向來辦事認真，威望素著，不得不任此重寄」，這也許是「官話」，你認為呢？

全玉註記 104/12/20

26. 空城變計

依據岳麓書社「左宗棠全書」所附「左宗棠年表」，咸豐十

年九月二十日左宗棠率募練就緒的楚軍五千人到達江西景德鎮，次月左宗棠赴祁門與曾國藩會面後，於十一月初攻陷德興、婺源後返回景德鎮；同月十四日進佔浮梁，而後在二十五日在景德鎮擊敗來攻的太平軍。

以上的記載頗為簡略，依據其他資料描述，左宗棠在景德鎮與太平軍有番精彩的攻防。

一、先是，咸豐十年八月太平軍準備從天京分南北兩路，進行第二次西征，以解決安慶之圍，會師武昌。攻勢發動後，曾國藩的祁門大營為太平軍三面包圍，只有西南方的景德、浮梁這條補給線還勉強撐著。

二、此時被李秀成率太平軍圍攻的石門守將全克剛，向左宗棠求援，左宗棠派王開琳、王開化率景德鎮的五千楚軍赴援石門。左宗棠的副手楊昌濬提醒左宗棠，此時景德鎮是空城，若太平軍來攻，怎麼辦？

三、左宗棠想想確實有這項風險，但也不能不派軍援助石門，他存著李秀成正攻石門，並不知景德鎮無兵的假設。不過他也下令景德鎮內其他的佐雜人員約三百人，全部集中城牆，撐起許多旗子，來回運動，故做忙碌狀。

四、想不到景德鎮內有太平軍的間諜，已經把景德空城的情報迅速陳報李秀成。李秀成大喜，派其義子李容發率兵三千直取景德鎮。

五、太平軍距景德鎮 50 公里左右時，左宗棠獲報，其部下楊昌濬等非常緊張，因為無兵可守。左宗棠依據太平軍的來速，判斷景德鎮內一定有太平軍的間諜傳報消息，指稱景德是空城。因此，左宗棠想到三國時，諸葛亮對付司馬懿的「空城計」。

六、不過，你看過三國演義，人家太平軍將領也看過三國演義。左宗棠如果學樣拿把古琴坐在城樓上焚香彈奏，豈不是

明告太平軍「我在演戲，你們快來」。所以左宗棠的部署如下：

- （一）立即傳令要王開琳、王開化的援軍火速趕回。
- （二）在景德鎮城內大放消息，說已在石門捉到李秀成。
- （三）為慶賀捉獲太平軍忠王，要城內張燈結綵、大放鞭炮；左宗棠在其指揮所擺酒慶賀，並穿上四品官服，站在門口，高聲談笑，迎接絡繹不絕的賀客。

七、這時景德鎮內的太平軍間諜，立刻將李秀成被俘、城內慶賀的消息，陳報外頭的太平軍。李容發一聽，搶救義父要緊，立即率軍回攻石門。李容發走了一陣，對面的探子回報李秀成並未被俘，李容發大怒，下令大軍再回頭，把景德鎮團團圍住。這一來一往之間，太平軍疲於奔命，必須稍作喘息。翌日發動攻擊時，一方面城上左宗棠親自擊鼓指揮守軍，一方面更大的喊殺聲來自太平軍的後面，那就是王開琳、王開化所率領趕回的楚軍五千人，發動猛攻。太平軍在前有城牆、後有重兵的情況下，立刻潰逃，左宗棠終於守住景德鎮。謹按：

一、有關此段經過，並不見於左宗棠的官方史料，而相關的筆記資料書籍，如孝廉公所撰「左宗棠偽稱祝捷保守空城」、朱琳琳「壓不垮的左宗棠」、徐志頻「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等，亦說法不一，且極簡略。

二、據說左宗棠「事後諸葛亮」發表感言，他說「諸葛亮當年只料定司馬懿不敢入空城，我則進一步利用對方間諜，讓對方回攻此城，並從腹背將其擊潰，論起來，比諸葛先生技高一籌吧！」。

三、左宗棠心中說的是「此諸葛之所以為亮也！」。

全玉註記 104/12/21

27.兩江總督

左宗棠在光緒七年九月（1881年10月）被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當年十月十三日離開北京，請假兩月回鄉掃墓，而後在十二月二十四日（1882年2月12日）就任江督，迄光緒十年（1884）正月十二日，清廷准其開缺，共約二年又半個月。以古稀之年（任江督時年70），重膺疆寄，其任事之勤、謀國之誠，絲毫不減。如果十九世紀的中國，多幾位像他這樣的讀書人，領導社會風氣，歷史的發展必然不同。

一、左宗棠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抵長沙，上距咸豐十年離此北上，已超過21年，這段期間他沒回過家鄉，從一位官司纏身的師爺轉為帶兵官，轉戰有功，歷經江西、安徽，三年即成方面大員（浙江巡撫），而後福建、廣東、湖北、河南、山西、直隸、陝西、甘肅、新疆，回到中樞拜相，其經歷在歷史上少見。對其個人來說，這段期間他的元配周夫人、二哥宗植、長子孝威、次女孝琪、四女孝嬪先後去世。左宗棠除前往故里掃墓外，也往訪故友（包括恩怨兩具的郭嵩燾），其中有一位李檠（仲雲），當年左宗棠潦倒「跑路」時，慨贈路費三百兩，22年來左宗棠沒機會歸還這份情義（此意固不可負也），現在回鄉，不料李仲雲已於數月前往生，左宗棠在惆悵之餘寫了一副輓聯（左在跋語末句說「豈尋常酬答之私云爾哉」）：古誼契苔岑，論交我在紀群列；騷心壯寥寂，并世天生屈賈多。

二、左宗棠在兩江總督任內，重點工作有治水、鹽務、海防等三大項。

治水：

（一）整治淮河，希望導淮入海，解決蘇北水患。雖然在增修堤防等方面已有成效，但未竟全功即離職。

（二）以爆破鑿山等方式，打通朱家山工程，引導滁河之水順利宣洩，減少水患；整治赤山湖，疏濬水道、築堤設閘、

植桑護堤，化水患為農田水利。以上這兩部分，左宗棠係調集軍隊辦理，「借兵勇以代民力」，其目的是「不資民力，且能代民勞，而民享其逸」。這種觀念，讓我想起台灣當初興築東西橫貫公路之經過，真是相同的好榜樣呀！

（三）整修防潮墩及范公堤，防範海潮。

鹽務：

以往「官方給引賣鹽，又對鹽引徵收苛捐雜稅，造成民眾不願申請鹽引賣鹽，私鹽猖獗。不但政府鹽稅收入減少，老百姓生活也受影響」，左宗棠為排除上述缺點，推行「票鹽」，只要照章納稅，任何人均可領票販鹽，明定永不加稅款、廢除各項陋規、政府引導販鹽，從而鹽稅反而增加，鹽商販鹽順利收入增加，私鹽減少百姓獲益，也就是兼顧「國家、百姓、商人」三方面的利益。

海防：

長江入海處在吳淞口，所以江防與海防連在一起。從吳淞口入長江，經過江西的湖口，若防守不力，可直達湖北武昌。所以左宗棠重視其轄下的南洋水師和沿江砲台。重點包括：

（一）明確規劃多重江防防線，增設砲台，強化江防水師。

（二）奏請添造十艘小型兵艦，加強南洋水師實力。

（三）疏請編練「漁團」，在沿海州縣分別設團，以漁民充團丁，定期操練，嚴予獎懲，並嚴禁漁民為敵艦引水。

（四）左宗棠在光緒九年三月三十日的「籌辦海防會商布置機宜摺」簡要說明他和彭玉麟等軍政主管對海防之規劃。

1.自古談邊防者，不外守、戰與和。而就三者言之，亦有次第，必能守而後能戰，能戰而後能和，斯固古今不易之局也。

2.「……和局可暫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於戰，乃意中必有之事」

3.「……嚴明責罰，訂定規程……遇有外國兵艦闖入海口，不

服查禁者，開砲測準轟擊……其奪獲船隻者，副將以下……均加三級請保……其督隊不嚴，臨陣退縮，甘心失律，以致誤事者，提鎮請旨正法，副、參、游以下……屆時由臣查實，手刃以殉。……至總督……所辦者轄江海防務，責無旁貸，遇有寇警，應親臨前敵首戰，……如敵人輪船衝過……則防所即是死所，當即捐軀以殉」

一百三十幾年後的今天，看到上述文字，仍可感受到那股銳氣。

三、此外，左宗棠的視野一貫涵蓋經濟活動。當時有洋商想鋪設沿長江到漢口的電報線路，左宗棠力持「電線、鐵路，行止在我，外人非能干預」、「應由中國先行設立陸線」，獲准後，左宗棠即派人專辦長江設線事宜。此線起自下關，經安慶、九江至漢口，全長一千六百里，於光緒十年完工。

左宗棠還在任期內，阻止美國人在上海設立紡紗公司，降低對國內企業之威脅；另並支持興辦徐州利國驛近代煤鐵礦，均展現對發展經濟的用心。

四、光緒九年四月起，劉永福的黑旗軍與法軍在越南發生戰爭，清朝中國與法國的關係緊張，清廷命李鴻章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李鴻章不願去。反而是左宗棠請求率軍前往「為西南數十百年之計，以盡南洋大臣之職」（他就想攬在自己身上）。雖然清廷還在與法國談判和議，左宗棠已命其麾下大將回湘招募新軍、調派軍火、籌組「恪靖定邊軍」。隨著越南戰局惡化，左宗棠因目疾嚴重，清廷准他休假四個月，派曾國荃代理兩江總督。

謹按：在左宗棠成長過程，與其關係深遠的兩位名人林則徐、陶澍，都當過兩江總督，左宗棠在經歷二十年征伐後，出任兩江，以他的個性，必然師法前賢，親力親為，只是大環境的轉變，並非少數人所能扭轉，這是後來人讀史時所扼腕者

也。

全玉註記 104/12/22

28.左公書信（二）

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的長子孝威參加湖南鄉試考上舉人。左宗棠於三十五歲時得子，因謀生外出坐館，後參予湘撫戎幕，乃至奉詔領兵平亂，沒能親自課子讀書，難免對孝威有點不放心。在相關書信中，常顯示諄諄教誨，就以這次兒子考上舉人為例，本應是喜事，左宗棠說（節錄）：

一、「……爾竟考中三十二名，且為爾喜，且為爾慮。古人以早慧早達為嫌……其小時了了大來不佳者，則已指不勝屈，……天地間一切人與物，均是一般，早成者必早毀，以其氣未厚積而先泄也，即學業亦何獨不然？少時苦讀玩索而有得者，皓首猶能暗誦無遺。若一讀即上口，上口即不讀，不數月即忘之矣，為其易得，故易失也……」

謹按：左宗棠這年實歲 51，前年經歷「樊燮案」，外出「跑跑」，「側身天下，四顧蒼茫」，不料峰迴路轉，從公文書裏的「劣幕」轉為四品京堂，領兵打仗；不旋踵又升三品，又被任為浙江巡撫。短期內這麼大的轉折，中夜省思，對人生浮潛、運途窮通，必然有深刻感受，所以給兒子信中，對早慧之慮、易得之憂，頻作警語。吾人今日讀其書信，亦有所領悟也！

二、過了幾天，針對左孝威寫履歷不夠仔細，左宗棠的回信，值得摘錄：

（一）「二伯所言《不願侄輩有紈袴氣》，此語誠然，兒等當敬聽勿違，永保先澤。吾家積代寒素，先世苦況百紙不能詳。爾母歸我時，我已舉於鄉，境遇較前稍異，然吾與爾母言及先世艱窘之狀，未嘗不泣下沾襟也。吾二十九初度時在小淹

館中層作詩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貧苦之狀，有四句云「研田終歲營兒鋪，糠屑經時當夕飧；乾坤憂痛何時畢，忍屬兒孫咬菜根」，至今每一諷詠及之，猶悲傷不能自己。自入軍以來，非宴客不用海菜，窮冬猶衣蘊袍，冀與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豐，恐先世所貽餘福至吾身而折盡耳。古人訓子弟以「咬得菜根，百事可作」，若吾家則更宜有進于此者，菜根視糠屑，則已為可口矣！」

謹按：綜觀左宗棠一生之事功，得力於其堅毅卓絕之個性，而其「剛明耐苦」，則因少時清貧困頓之磨練。單有苦不夠，還要從苦中站起來，要從苦中學成道理。而後才能體會「拙而能伸」的意境。

（二）接著左宗棠寫道「更有一語屬爾，近時聰明子弟，文藝粗有可觀，便自高位置，于人多所凌忽……舉止輕脫，疏放自喜，更事日淺，偏好縱言高論；德業不加進，偏好聞人過失。好以言語侮人，文字譏人，與輕薄之徒互相標榜，自命為名士……昔人有云《子弟不可令看「世說新語」，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此語可味，爾宜戒之」

謹按：吾人閱信至此，眼觀當前電視媒體出現之諸方人物，縱言曠論好似博覽群書學淹中外者有之！好聞人過失言語侮人者有之！究其所言所語，有那些是有益世道人心？有那些具備教育意義？這些人才是真紈袴、假名士呀！

（三）最後左宗棠談到大局，他說「吾以德薄能淺之人忝竊高位，督師一月，未能克一郡，救一方……每詠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之詩，……爾輩若稍存一矜誇之心，說一高興之話，只增我恥…」

謹按：語謂讀書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獨善其身固然不易，若讀書人有經世致用機會，猶應主敬存誠，時

刻反躬自省「我有沒有壞事？如果沒有壞事，我對老百姓到底有何貢獻？如果沒有貢獻，食民脂民膏，受百姓期望，那豈不是「增我恥」。余讀左文襄家書，未嘗不激動者，在此。
全玉註記 104/12/23

29.再入軍機

光緒十年（1884）三月十三日，左宗棠將兩江總督篆務交予曾國荃，目睹法國侵略形勢日益嚴重，極為憂憤，目疾稍癒，即申請銷假。隨後清廷諭令左宗棠來京陛見。左宗棠在赴北京途中，得知中法天津「簡明條款」簽訂，撰寫「時務說帖」，力阻和議，並要求親往視師。該「說帖」重點如次：

一、「……而北圻尤滇、粵屏蔽，與吾華接壤，五金之礦甚旺，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顧，法人之得隴望蜀，勢有固然。待全越為法所據，將來生聚、訓練、納稅、征糧，吾華何能高枕而臥？若各國從而生心，如俄人垂涎朝鮮、英人覬覦西藏、日本併琉球、葡萄牙據澳門，鷹眼四集，圍向吾華，勢將刮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決計議戰不可也」。

二、「……倘蒙俞允，宗棠親往視師。竊自揣衰庸無似，然督師有年，舊部健將尚多，可當醜虜，揆度時勢，尚有可為，冀收安南仍列藩封而已。不效則請重治其罪，以謝天下，此一勞永逸之策也」。

三、「……且法人欺弱畏強，誇大喜功，實躁急而畏難。近時國內黨羽紛爭，政無專主，仇畔四結，實有不振之勢。吾華果示以力戰，必不相讓，持之期年，彼必自餒。況虛懸寄養之師，勞兵數萬里之外，炎地烟瘴異常，疫癘流行，死亡踵接，有此數忌，勢難持久，此議和之應從緩者也」。

其後：

一、左宗棠於光緒十年五月二十日抵北京，二十五日清廷諭

令左宗棠再入值軍機，因左已年邁（72歲），特別優待他，允許他不用天天上班，只在緊急時備顧問，另並派左宗棠管理「神機營」事務，另調舊部兩營來京。不久，左宗棠自請每天上班。

這時軍機處成員剛好全換（甲申易樞），禮親王世鐸為領班，額勒和布、閻敬銘、張之萬為軍機大臣，另孫毓汶、許庚身兩人「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此外，並命醇親王奕譞會同商辦「軍機處緊急要件」。所以醇親王是實際上的領袖。

醇親王對左宗棠很尊重，進內右門時讓左先走（清朝的親王「禮絕百僚」，如此對左宗棠是很高規格的禮遇）；不僅如此，連慈禧太后也因左宗棠聽力欠佳，將寶座往前挪，以便和左宗棠說話。

二、當年閏五月初七，左宗棠再度奏請派黃少春挑選五營軍隊馳赴廣西，為王德榜的策應，會同潘鼎新籌劃戰守事宜。

三、中法雖有和議，左宗棠認為是緩兵之計。果然，閏五月初一發生觀音橋戰役，法軍喪亡近百後撤。但法國反誣清朝破壞和約，要求賠款撤軍，清朝拒絕賠款，法國遂增兵並派海軍艦隊來東南沿海進行威脅。

四、六月二十二日，清朝集合所有官員會商戰守事宜，左宗棠「起而疾呼，不能永遠屈服於洋人，與其賠款，不如拿賠款當戰費」。

五、閏五月底，一隻法國艦隊竟然進駐福建馬尾軍港，與清朝軍艦併同停泊月餘。當時船政大臣何如璋、會辦大臣張佩綸竟然未採備戰措施。

而後法國海軍將領孤拔攻台灣，在基隆吃了敗仗。法國公使謝滿祿向清政府提最後通牒並於七月一日下旗離開北京。七月三日法國駐福州領事通知何如璋「本日對華開戰」，何如璋與張佩綸均不在意（清史稿稱何如璋「承鴻章旨，狃和議，

敵至猶嚴諭各艦毋妄動」，謂張佩綸「法艦集，戰書至，眾聞警，謁佩綸亟請備，仍叱出」)，結果法國軍艦在一個小時內，擊毀福建水師 11 艘軍艦及 19 艘商船，官兵陣亡 760 餘人，馬尾造船廠亦遭擊毀。這就是可恥至極的「馬江之役」，前敵指揮官昏庸到這個地步，實在令人痛恨。

三天後，清朝對法國宣戰。

六、九天後，左宗棠請醇親王同意他去福建前線督師，醇王立即上奏，三天後即派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

謹按：

一、左宗棠此次在軍機的時間還不到兩個月。但即便期間甚短，竟然因「誤用內閣印文」、「未依體制保荐資深官員」、「因老病未參拜光緒壽誕」。

二、依據翁同龢日記，翁對左來辭行時，要他「輔導聖德為第一事」，他很在意；以及左宗棠說「小事精明，必誤大事」，認為「有味哉」。至於醇親王，則將左宗棠比諭為「老當益壯，馬革裹屍的馬援」。

三、有關左宗棠不旋踵又被派赴前線，固由左宗棠自動請纓，惟亦有一種說法，謂滿族王公與慈禧不愜於左宗棠，才要他以垂暮之年，勞駕遠征。基於上述描述，應可排除這種說法；進一步說，慈禧太后每以歷代臨朝太后，除她之外，沒有「勘亂於萬里之外者」，惟其武功之盛，皆左宗棠之力也。壞了左宗棠，也就壞了她的招牌。所以，可以確定左宗棠去福建督辦軍務，應該是中樞與左宗棠之「合意」吧！

全玉註記 104/12/24

30. 中法戰爭

光緒十年七月初六（1884 年 8 月 26 日），清廷向法國宣戰，七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派任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赴任經過

江寧，調集舊部恪靖軍五千人，並與兩江總督曾國荃就軍事部署及糧餉有所洽商，而後取道江西（因海岸為法國軍艦控制）入閩。清廷原讓左宗棠在「閩邊駐扎，毋庸身臨前敵」，但左宗棠當然不會帶在後方，於十月二十七日抵福州。

一、福建各界在左宗棠下榻的行館，懸了一副很雄壯的門聯：數千里蕩節復臨，水復山重，半壁東南資保障；億萬姓輶車爭擁，風清霜肅，十閩上下仰聲威。

十八年前，左宗棠移督陝甘時，清廷曾許他未來再派駐福建。此番前來，法軍已攻陷台灣的基隆，圍攻滬尾，並封鎖台灣海峽。福建當戰爭前線，百姓驚惶憂懼，左宗棠進駐後，「人心漸見安寧」。

二、左宗棠在江寧時，即認為「目前軍務，實以援台為急」。現在法軍雖然封鎖台灣南北海口，但中部的鹿港未見敵船踪影，左宗棠奏請南北洋水師各派軍艦五艘運送「恪靖援台軍」在鹿港登陸後趕赴台北府城。其後北洋水師未派軍艦（日本威脅朝鮮），南洋所派軍艦，經法軍阻截，其中三艘避往鎮海，兩艘在三門灣自行鑿沉。因此王詩正所帶「恪靖援台軍」到泉州時，無船可渡，只好分批搭漁船與英商船陸續渡海至台。分批登陸於彰化會齊北上，與法軍在五堵附近鏖戰。法軍在人數、軍火方面均較清軍優勢，王詩正苦撐，其後楊岳斌率數營於卑南登陸，台灣局勢稍緩。

三、此外，左宗棠下令：

（一）即日起封鎖海口所有水道，沿港遍布水雷；在閩江口要隘打鐵樁、橫鐵索，阻塞船道。

（二）以長安、金牌為第一道防線，閩安南北為第二道，加緊整修砲台。

（三）在福州、福寧、興化、泉州四府設局，編練漁團，嚴

令漁民不得為外賊所用。

四、在越南方面，戰場分東、西兩線。

（一）東線：法國東京軍區副司令尼格里指揮一萬餘法軍向清軍進攻，廣西巡撫潘鼎新指揮無方，清軍節節敗退，諒山失守。兩廣總督張之洞奏請前廣西提督馮子材統一節制各軍。二月初七，法軍分三路進攻，戰況激烈，法軍奪下東嶺砲台，翌日憑藉大砲直逼鎮南關長牆，少數法軍已沖入牆內，情勢緊急。高齡 68 的馮子材突然手持長茅「大呼踏牆而出」，全軍感奮，舍命肉搏；此時王德榜所率「恪靖定邊軍」十營包抄法軍背後，斃法軍百餘人，盡奪其軍火、餉銀、馱馬等，法軍潰敗，棄屍千餘，清軍趁勝追擊，連克文淵、諒山。法軍指揮官尼格里被擊重傷，這就是「鎮南關大捷」。

（二）西線：同一天雲貴總督岑毓英指揮滇軍與劉永福的黑旗軍配合，在臨洮大敗法軍，進逼興化。

五、稍早，孤拔率法國遠東艦隊進攻鎮海，想要擊沉避在那裏的三艘南洋水師軍艦，被浙江提督歐陽利見憑藉砲台和軍艦支援，擊退法軍，孤拔中砲負傷。二月十二日法軍攻澎湖，激戰四天後佔領，隨後孤拔傷重斃命。

六、就這個時點來看，法國陸軍在越南全線敗退，士氣低落；在台灣與清軍對峙，無力前進；海陸兩統帥一死一傷。遠東艦隊雖據澎湖，但無所作為。至於遠在歐洲的法國，越北前線潰敗消息傳回，國內報紙將其與 1815 年拿破侖的滑鐵盧相比，發生大規模示威遊行，茹費理內閣下台。

七、但是，就在左宗棠認定「奏捷」在意中，「四十餘年惡氣，借此一吐」的時候，二月二十九日，在越南前線追擊法軍的馮子材、王德榜等，竟然接到立即停戰、撤兵回國的命令。

八、為什麼在形勢大好的時候撤軍？原來雙方在戰爭狀態下，

互派代表在巴黎秘密談判，月餘不得要領，直到法軍在鎮南關、諒山大敗，雙方才在二月十九日簽訂「中法和議草案」

（巴黎議定書），約定雙方停戰，清朝從越南撤軍、法軍解除對台灣的封鎖。四月二十七日（1885年6月9日），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在天津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十款」

（中法新約），其內容包括清朝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法國取得在中國西南通商的權利（指定兩處通商口岸）、法國在中國取得鐵路修築權等三大項。

九、清朝在軍事上獲得勝利，但竟然與法國簽署不平等的條約，此不僅為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聞，也是我們教科書上習知的「國恥」。當越南前線收到停戰命令時，將士如馮子材致電張之洞「上摺誅議和之人」；王德榜說「破虜可期，忽奉電傳諭旨停戰」、「舉軍拔劍砍地，恨恨連聲」。彭玉麟、張之洞皆上疏力爭；左宗棠悲憤莫名，於三月初四上「密陳要盟宜慎防兵難撤摺」，其中有句云「自去秋至冬，沿海、沿邊各省慘淡經營，稱為周密，今忽隱忍出此，日後辦理洋務，必有承其弊者」，但這些都已無補於事了。

謹按：

130年後的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目的在探討「當時清朝為何一意主和」。

一、一般書籍資料論文均將主和責任歸於李鴻章為首的「妥協派」，他們被後世譏評，李鴻章後來還被誣為「秦檜」，文人藉戲劇丑角諷刺李鴻章「楊三死後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等等。但是，我們不可忽略，主張議和的人並非極少數，也並非無知的人。例如郭嵩燾光緒十年十月十五日的日記「吾自醇邸與左相竭力圖開海釁，日夕憂惶，至於眠食不安……」，郭嵩燾當過駐英公使，喝過洋水的智識分子，他不可能不愛國，那他為何反戰呢？

二、那麼為何有人主和？我個人認為清朝幅員廣大，資訊傳播受環境限制，很難迅速均勻讓每個地區取得較新的中外消息，從而對智識學問的解讀產生不一致和落差。當兩個人對同一件事看法不一致，也許無關緊要；當兩位官員對同一件事看法不一，可能產生意見衝突；但當兩「組」官員對同一件事看法不同時，可能摻上爭奪資源、黨同伐異等因素，成為「黨派之爭」。這時就沒有「是非」的問題了。有些歷史學者將李鴻章與其同路人打成「賣國賊」，那不僅過於簡化且不正確。因為一般人不會有賣國的動機，一群人更不可能「同時賣國」。

因此，在這個節骨眼，只是主和的人取得政策上的主導權，他們可能有其不同思維方式，但不能說「賣國」。

三、當兩派鬥爭時，有多荒唐，試舉當時之例說明：

（一）在諒山抵禦法軍的廣西巡撫潘鼎新是李鴻章「淮」系人馬，他向李請示戰守，李告訴他「敗固不佳，勝亦從此多事」。這種態度，導致左宗棠嫡系的王德榜請示潘鼎新時，潘說「戰亦違旨，退亦違旨」。前敵指揮官之分歧來自朝中大員指示，而朝中也莫衷一是（李、左所代表的兩群人看法不同），這仗怎麼打？

（二）台灣基隆撤守問題，左宗棠彈劾知府李彤恩、指責主將劉銘傳，左宗棠的消息來自台灣道劉璈。劉璈略過頂頭上司劉銘傳，越級向福建的老上司左宗棠報告，為何？因為兩人不同「派」，劉銘傳是李鴻章系統的人。

四、您看出來了嗎？在中央，大學士和大學士理念不同而相爭；在地方，提督和巡撫意見不一，道員與督辦不相融洽。他們都是有學問有見識的人，絕非不懂事不愛國，那為何如此？顯然，這根本不是「是非問題」，這是「意氣相爭」。這種國家怎麼會強，只會被欺侮。

至於如何化解「意氣之爭」？那需要雙方「取得共識」。至於怎麼才能「取得共識」？對不起，我還在思考。因為，我們台灣現在也面臨一樣的問題。

全玉註記 104/12/25

2015/12/26 (六)

31.奏摺選讀

在查閱中法戰爭期間相關資料時，免不了看到左宗棠所寫的報告或公文，其中有些很有意義，茲先摘錄兩則，與諸君分享。

一、「試辦台糖遺利以浚餉源摺」（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三）
左宗棠到福建後，打仗需錢，如果預算不夠，就得「商借洋款，款多息鉅」，所以要講究開源節流。而開源要從「老百姓有好處」的角度來思考，才容易上手。福建盛產甘蔗，以前農民還「衣食粗足」。自從通商以來，老百姓很勤勞，但比以前窮，為什麼？左宗棠說「蓋中國貧農製器不精，熬煎失法，不能與外夷比」，更何況，「今外夷互市，彼精我粗，彼巧我拙，雖購華糖，並非自食，香港等處已廣設機廠，提紅糖變為白糖，以其半載回彼國，半仍賣還華商，皆獲重利」。所以福建雖然是原料甘蔗產地，不能享受好處，利益都被外國人拿走了。

接下來左宗棠提出數據，以仙遊、福州兩地的甘蔗，用「土法」熬製，一年可產十萬餘石的紅白糖；但如果用「洋法」，較「民間製造可多二十餘萬石」，淨利可多四五十萬兩銀子，「收回洋人奪去之利，更盡民間未盡之利」。

但怎麼進行呢？左宗棠提出具體步驟：

（一）在借款中提撥數萬兩銀，派適當的人去美國產糖地區，「參觀做法，購小廠機器」，並酌雇幾位洋人師傅來華試製。

(二) 如果效果不錯，就訂定相關辦法，一方面自行買甘蔗製糖，一方面也可以代老百姓熬煮，但「民利仍還之民，官止收其多出之數」。

(三) 一旦績效良好，則可推廣到其他地方，尤其台灣盛產甘蔗，待戰事平息，就可開始進行。

(四) 但「以官經商，可暫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民必羨之。有的實之戶，不搭洋股者，呈資入股，應准承課充商。官本既還，止收歲課，不必派員管廠」。

謹按：左宗棠重視「開源」，顯示其積極任事的原則；在執行面，「先官辦而後民營」，尤獲我心，後之廟堂諸公、肉食者，閱此當不僅「汗顏」而已！

二、「查復馬江失守被參僨事各員情形摺」

光緒十年七月初三，法國艦隊擊潰福建水師軍艦、商船，擊毀馬尾船廠，造成官兵陣亡 760 餘名的「馬江之役」(見 12/24 註記)，福建民情大譁，透過在京為官之同鄉表達強烈不滿。當時的總督何璟、巡撫張兆棟、會辦大臣張佩綸、船政大臣何如璋，以及其他相關官員，被翰林院編修潘炳年、給事中萬培因參劾。清廷下令左宗棠和楊昌濬查覆。左、楊兩人的查覆內容，對何璟、張兆棟、張佩綸、何如璋等人有所辯解，建議：

(一) 何璟「查無別項劣跡」、張兆棟「尚無張皇失措舉動」，兩人已先後革職，可否免議。

(二) 張佩綸「尚屬不避艱險」、「其咎無可辭而心尚可憫」、「既經革去三品卿銜，請交部議處，以示薄懲」。

(三) 何如璋「倉皇出走，……情尚可原，既經革職，可否免議」。

針對左、楊的查覆報告，清廷在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批

覆：

- 1.何璟、張兆棟部分，免其再行置議（同議左、楊建議）。
- 2.張佩綸部分，清廷認為他「調度乖方，以致師船被毀」、「掩飾取巧，厥罪尤重」、「左宗棠所請交部議處，殊覺情重罰輕，着從重發往軍台效力贖罪」。
- 3.何如璋部分，「逃避赴省，所謂革職免議之處，不足蔽辜，着從重發往軍台效力贖罪」。

批覆最後寫到「左宗棠、楊昌濬 ……所奏各情語多含糊，于張佩綸等處分意存袒護，曲為開脫。軍事功罪是非，關係極重，若失事之員懲辦輕縱，何以慰死事者之心？左宗棠久資倚畀，夙負人望，何亦蹈此惡習？着與楊昌濬 均傳旨申飭」。

謹按：有關此段查覆及批示內容，在左宗棠相關資料記載中，較少為人提及，惟吾人於今視之，不得不佩服清廷中央維護法紀之決心（重臣求情也沒用），頗值得今日台灣為政者與執法者之借鑑也！

全玉註記 104/12/26

32.左公聯話（四）

一、左宗棠寫的對聯中，會館門聯所佔比例頗高，用語跌宕有致、雄奇挺拔，與其個性相呼應，茲舉一例。

題漢口長沙郡館

千載此樓，芳草晴川，曾見仙人騎鶴去；

卅年作客，黃沙遠塞，又吟鄉思落梅中。

有關此聯，左宗棠說明「道光壬辰、甲午、丁酉三度赴春試，皆于漢口郡館度臘。同治五年冬，奉命西征，除日率師經此，則鶴樓早燼，郡館故址亦不可復按矣。適郡人有重葺館舍之議，書此誌感」。

謹按：我們從此聯語中，除感受諸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昔人已乘黃鶴去」、「江城五月落梅花」等詩句外，也可想見左宗棠當時領軍西向，回首當年趕考「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的寂寥，如今則書生領兵、持節建旆，恍如一夢的场景。

二、題甘肅某廟戲台

都想要拜相封侯，卻也不難，這裏有現成榜樣；
最好是忠臣孝子，看來容易，問他做幾許功夫。

謹按：吳恭亨的「對聯話」錄有此聯（從「聯選」轉錄），該「聯選」稱左宗棠寫此聯時，應已入閣拜相，所以寫戲台實際上是影射他自己，所謂「文襄為人雄霸，近豪傑一路，故出筆傲睨，雜以談詭之趣」。雖然如此，我們後生小子看這副聯一樣有所感悟。常言道「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即便生在現代，不求拜相封侯，但在追求個人生活目標的過程，我都已盡力而為、問心無愧嗎？至於「忠臣孝子」，本分所應為，無庸置疑，但反躬自省，我對國對鄉對家付出多少？我是批評指責的多？還是鼓勵感謝的多？尤其父母之恩，雖不求回報，我有「承歡膝下，無忝所生」嗎？左宗棠說「看來容易，問他做幾許功夫」，話說得很直接，但很實在。

今晚，外頭陰雨，感念先父母在那簡陋困難環境下的養育恩情，體會尤深。

全玉註記 104/12/27

33.遺恨平生

中法和約簽訂前，左宗棠不僅積極布防，且曾想親自赴台灣督戰，以解決台灣危機，但被勸阻（參考左宗棠年表）。據相關資料記載，左宗棠的部下拗不過他，遂每天讓他上船，佯稱要渡海去台灣，而後在海上繞圈子，傍晚又把他送回來，

說是風浪太大無法登台。此外，左宗棠在光緒十一年初還上個「請旨敕議拓增船砲大廠以圖久遠摺」，說明「海防以船砲為先，船砲以自製為便」，建議購買先進製砲機器，在福建船政局舊廠拓增砲廠鑄造大砲，另並開辦福州穆源鐵廠。在在顯示左宗棠積極備戰求戰精神，而「鎮南關大捷」又給予莫大鼓舞。所以當聽到中法簽訂和約，這位老人立即像洩了氣的皮球。五月初六日，以「衰病日劇」奏請開缺，清廷不准，給假一個月；六月十七日以近來神志昏迷，萬難克期就痊，再度申請離職。但隔天上了兩個很重要的摺子。

一、「復陳海防應辦事宜請專設海防全政大臣摺」

左宗棠有鑒於海防業務必須集中事權，避開各省督撫分治的缺點，建議專設海防全政大臣，重點如次：

（一）備造師船：中國海濱萬有餘里，至少須練海軍十大軍，每軍鐵甲數艘之外，尤必各船（快船、砲船、魚雷、糧船等）皆備。

（二）參酌營制：此後海軍應歸海防大臣統轄，各疆臣只節制守口陸軍部隊，只有軍務緊急時，才能調遣海軍兵船。

（三）定例巡守、操練：將十軍中的八軍，分布全國臨海重鎮，每四個月輪替一次、會操一次。其餘二軍，分別巡歷東、西洋，每年期滿，與守口者互換，並嚴格考核。

（四）合併廠局：設立海防全政大臣後，所有船砲、礮廠、軍火，皆由其一手經理，各省製造局與福建船廠，由其統籌辦理奏派。

（五）通籌經費：設立海軍需要鉅款，籌餉莫大於裁兵，由戶、兵兩部查核每年收入及裁減後可籌之數，定海軍衙門常年經費，由海防大臣核實支用。

（六）仿造鐵路：因商造路，因路治兵，轉運靈通，無往不

利。清江浦至通州宜先設立鐵路，以通南北之樞，便於轉漕和徵調。待有成效，再添設分支。

（七）培養士氣：開設水師學堂，針對格致、製造、輿地、法律等，提倡官學，廣譯洋書，勸導士民自相師法，則人才輩出。

二、同一天，又上「台防緊要請移福建巡撫駐台鎮攝摺」當前海防為要圖，而閩省籌防以台灣為重地。

台灣雖係島嶼，綿亙亦一千餘里，每年收權關稅，較廣西、貴州等省，有盈無絀，「海外一大都會也」。且以形勢言，「孤注大洋，為七省門戶，關係全局」，必須有重臣專駐。所以建議將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所有台灣一切應辦事宜，概歸其一手經理。

謹按：同年九月初五日，清廷設置總理海軍事務衙門，並批准台灣建省，以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左宗棠最後所掛念的兩件事，終於付諸實行。

三、光緒十一年七月初四日，清廷終於准左宗棠交卸工作，回籍安心調理，病癒再來京供職（還不讓他退休）。左宗棠於七月二十六日將欽差大臣關防交楊昌濬（石泉）送還北京，翌日病逝於福州，享年 74 歲。臨終前口授遺疏，重點如下：

（一）「越事和戰，中國強弱一大關鍵也，臣督師南下，迄未大伸撻伐，張我國威，懷恨生平，不能瞑目」。

（二）「伏願……于諸臣中海軍之議，速賜乾斷，凡鐵路、礦務、船砲各政，及早舉行，以策富強之效」。

（三）「居心為萬事之本，臣猶願皇上益勤典學，無怠萬機，日近正人，廣納讜論；移不急之費以充軍實，節有用之財以濟時艱；上下一心，實事求是」。

謹按：左宗棠在那最後一刻，腦中閃過那些？

梧塘書屋的蟬鳴、祖父帶他上山採栗子、樸存閣農書、劃滿筠心繡線的輿圖、胡林翼雨夜連床夜話、柳莊茶園桑竹、與林則徐紙上談兵、白水洞燭光、烽火長沙、四顧蒼茫在襄陽、沉默的滌帥、殘破的杭州城、西湖小蒸氣船、馬尾山與羅星塔、紫禁城的天威和帽子、砲響金積堡、喊殺肅州城、蘭州棉花一片雪白、駝馬運糧、道旁榆柳、吐魯番甜瓜、軍帳外的風嘯、哈密鴉鳴、上海租界的禮砲聲和龍旗……忽悠回到福州正誼書院，弦歌不斷的背景下，那兩排字好清楚浮出來「青眼高歌，異日應多天下士；華陽回首，當年共讀古人書」……陽光逐漸暗去……石泉呀（楊昌濬）！你要跟他們講，千萬要「上下一心，實事求是」！打仗靠「心」靠「氣」呀！外夷不足畏，人心才可怕。要他們動起來，要他們動起來呀！全玉註記 104/12/28

34.體用之論

今天想爬梳整理左宗棠與郭嵩燾的恩怨情仇。兩人是同鄉好友，有姻親關係，早在咸豐八年，郭嵩燾就在皇帝面前講左宗棠的好話；過兩年，左宗棠因「樊燮案」官司纏身，郭嵩燾促請潘祖蔭上疏救左宗棠，疏中那句「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成為左宗棠的金字招牌。其後左宗棠在閩浙總督節制三省軍務時，竟然「奪郭嵩燾廣東巡撫之位給蔣益澧」，致兩人有段時間不相往來。

一、翻閱郭嵩燾日記，如同治五年三月十七日「晚…至，始悉左、蔣相傾之詳。蓋立意在擠（鄙人）而奪之位，窮其力為之……聞此為之悚然」。從此在日記中充滿對左宗棠的詬訾之詞，如同治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使天理未盡絕於人世，吾未敢信左君之必邀天眷也」，甚至還夢到左宗棠自打耳光向他道歉，夢醒後還說「季高陰賊險狠，鬼神亦欲于其睡夢之

中督使省悟……」。一直到光緒七年十一月，左宗棠回鄉掃墓，兩人見面（左去找他），郭還在日記中寫左宗棠「不自知為忘恩背義之尤者也」，以後兩人未再見面。

二、其實郭嵩燾當廣東巡撫時，與前後兩任兩廣總督毛鴻賓、瑞麟都沒處好，左宗棠在同治四年寫給郭嵩燾的信，即有「公不自省責，而惟歸咎于毛、瑞。使公處毛、瑞之地，吾竊料公所為亦無以遠過毛、瑞也」，這種話只有夠交情的朋友才會講。左宗棠還勸郭嵩燾「天下事莫不敗于尋常瑣屑之人；治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天下事當放手做。此三言者，願為明公誦之」。翌年，左寫給郭的信中，說「粵東吏治、軍事玩愒粉飾……代為憂之。閣下力圖振作，而才不副其志，又不能得人為輔，徒于事前諉過，事後弭縫，何益之有？」，最後還說「…於密友前言無不盡。……但使閣下稍垂察納，早為區處，勿使吾言之幸而中，則所願畢矣」。

顯然，左宗棠事前確有盡到規勸義務，其後清廷要左宗棠查覆廣東軍務貽誤情形時，左宗棠以與郭嵩燾同鄉且與其兄兒女姻親，請求迴避（該案清廷將兩廣總督瑞麟與巡撫郭嵩燾均「嚴行申飭」，要他門兩位和衷共濟）。所以，其後左宗棠推薦蔣益澧接任廣東巡撫，應該不是「擠」郭嵩燾（郭當時也呈請離職），而是為大局著想吧！

三、由於郭嵩燾後來（光緒元年）擔任清朝第一位駐英公使，也是「天朝中國」第一位駐他國的使節，在那守舊封閉的時代，他的出使引發保守派抨擊，傳說王闓運寫了一副對聯諷刺他：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見容堯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其後他在英國看到現代化文明，寫了一本「使西紀程」。他想學西方「強兵富國之術」、「尚學興藝之方」，探究「其所以通

民俗而立國本者」、「取西方之長，補中國之短」、「由器而學而政教」等等。他的理念，比當時清朝洋務派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等，要稍高一籌。

四、但，我比較想瞭解左宗棠對「辦洋務」與「體用」間的想法。

如果以光緒十年左宗棠針對清廷問他「特開藝學一科以儲人才」一案的意見為代表，他認為西方文明是「藝」，是「形而下」的；與國學中之「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等形而上者，並不相悖。但因「泰西諸邦以機器輪船橫行海上……日竟其鯨吞蠶食之謀……此時而言自強之策，又非師遠人之長還以治之不可」，接著他就以在福建設造船廠及求是堂藝局等措施，說明國人作得到，「藝學之宜行也」。但他認為在科舉考試中，為「藝」另開一科，則殊無必要。他認為「古人以道、藝出於一原，未嘗析而為二……究不能離道而言藝……」，並主張藝事以「語言、文字、製造」三者為要。在「藝學說帖」最後，左宗棠說「……省虛文而收實效，自強之策，固無有急于此者」。

謹按：有關現代化（辦洋務）之「方法論」，在中國和日本均有爭議，基本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與「全盤西化論」者，擾攘百年以上，迄今師夷長技許久，仍然船不夠堅砲不夠利（與西夷比較），何故？左宗棠不講理論差異而重視「實效」，也就是「把事情辦好」這種「務實」工夫，深獲我心。

全玉註記 104/12/29

35. 書生論兵

左宗棠平生唯一老師賀熙齡（曾任湖北學政，後主講長沙城南書院）推許左宗棠為「國士」，並送左一首詩「六朝花月毫

端掃，萬里江山眼底橫；開口能談天下事，讀書深抱古人情」。賀熙齡在道光十九年（1839）離開長沙，翌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左宗棠在安化陶澍府上當家庭老師（28歲），從他寫給賀熙齡的信，可看出這位鄉村老師的不凡胸襟，茲選錄三封。

一、

（一）「軍興以來，大小十數戰，彼族尚知出奇制勝，多方誤我；而我師不能制寇，每為寇所制……此上不能謀，士不能死，……所為感嘆難已者也」。

按：這段話批評清廷在中樞沒有戰略，而前敵將士也無戰力。

（二）「……諸公若能肅將天威，已新紀律，置將卒於必死之地，而明示以必不死之機，此正朱子所謂《強弱之勢，勇怯之情，只在腔子裏一轉》者也……」

按：練兵用兵首重紀律，兵兇戰危，置之死地而後生，此之謂也！

（三）「抑事勢之可慮者，虜以數十艘之眾，牽制吾七省之兵，主客之勢既反，勞逸之形頓異，揆度夷情，必將師伍胥肆楚之謀，用匈奴困漢之計。魚蝦擾攘，長此安窮？益餉調兵，勞費何極？是不待攻城掠地，而我先有坐困之勢矣」。

按：本來英軍是勞師遠征，清朝應該是以逸待勞，但這個戰爭竟然反客為主，清軍被英軍牽著鼻子走，為什麼？就是中樞沒決策，地方無紀律，軍隊缺戰力。

（四）「近來每遇警報，輒調鄰遠官兵赴洋防守，所用非其所習，未戰先靡。兵以易地而弗良，餉以繁鉅而難措，豈計之得哉？」

按：這顯示在國防布置方面，已怠忽多年。平時沒有計劃整備，沒有演練，臨事應急，不可能有效。那應該怎麼辦呢？

（五）左宗棠說「『……誠欲勾當此事，非但不能急旦夕之功，而亦并不能求歲月之效。故今日情形所最急者，必在一省之力，足當一省防剿之用，而後可以省兵節餉，為固守持久之謀』」。

按：那細部計畫呢？左宗棠列出下面幾項。

（六）「其策如練漁屯、設碉堡、簡水卒、練親兵、設水寨、省調發；編泊埠之船，設造船之廠；講求大筏軟帳之利，更造砲船火船之式；火藥歸營修合，兵勇一體敘功數者，實力行之，劃疆為守，明定約束。天子時以不測之恩威行之，庶幾在我無勞費之苦，而海上屹然有金湯之固」

按：上面所講的內容如：練漁團、設碉堡、簡水軍等，在左宗棠後來的征伐均付諸實踐，尤其造船砲火藥一節，更為顯著。

左宗棠在信尾說「以之制敵，即以之防奸；以之固守，即以之為戰，天下事其終可為乎」、「敢謂帷幄之籌，似無易此」。其自負之態，躍然紙上。

二、第二封信，講得更為具體。

「……若嚴兵於黃浦近郊，固無與戰。奇兵二路，疾出其後：一陸走東莞，……；一乘舟下內水，經順德……俱結木為巨筏，環以鐵鹿……列巨砲扼其歸路。東路檄潮、惠之師，由海道……；西路調粵西之兵，由肇慶……。皆擇險要為賊必經之道守之，設為重複之險……盡撤海口小船，申康熙初年片板不許下海之禁……。不二三月，彼族餉乏人疲，器械軍資不得修補……進不能戰，退不得脫，出長入短，自取滅亡。此策若行，則南洋之患可除，江浙八閩之警亦息……此機誠不可再失也」。

三、第三封信非常生動。左宗棠說「……然敵之所恃，專在

火炮，能制其長，即可克日成事。大抵火炮利仰攻而不利俯擊，利遠擊而不利近攻。為今計，炮台城垛尚可暫置不顧，惟於城根河岸一帶，架木安輪，迭施水窗、絲網、生牛皮各物，為之障蔽（此處左宗棠舉前海盜蔡牽為例），中藏精卒，排列木砲（此處左宗棠還解釋木砲之製作方式），伺敵近城，度吾砲可及者，更番施放。……每數十人為一隊，隊當一虜船，十人共舉一砲……更番轟擊……復選……乘坐小艇……兩面夾擊，徹夜不休。如此數旬，賊必疲憊，火藥日少一日，必成擒矣。但需預先絕其歸路……庶可一鼓驅除，不待再舉耳」。

謹按：誰說「紙上談兵」是禁忌？左宗棠後來之勳業，證明文人掌兵的典範，豈不聞「小范老子的肚裏有十萬甲兵」。又，想到左宗棠年青時那副對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更令吾等後生小子崇拜不已！"

全玉註記 104/12/30

36.春風拂面

一、同治八年，左宗棠督辦陝甘軍務，駐節平涼，高原寒冷，但發現柳泉湖附近有股暖泉，可供灌溉與飲用。左宗棠特為築一「暖泉池」。光緒六年，左宗棠奉召返京，再過此地，發現地方官魏光燾（魏源的族侄孫）創建「柳湖書院」，將這個「暖泉池」圍入書院牆內，從此外人喝不到水。左宗棠特別要求另築院牆，讓一般人可以利用泉水。他說「且此泉向本用灌地，旱時尤為急需，與其私之院中為樂飢之用，曷若引之田畔為救稼之用乎？比諭道府別築院牆，留門便院中汲飲，于大路旁開兩門通車輛，以便行人汲飲……」。

按：余特為舉此一小事，以明左宗棠經營地方，無時無刻不為老百姓生計著想。諸君莫以為此不過小地方之小池子，它

可以為附近百姓帶來便利與生計，而「為生民立命」，不就是當公務員的第一要義嗎？

二、左宗棠在甘肅酒泉自捐廉俸，疏浚酒泉湖，並建勵清樓，題聯曰：

中聖人之清，有如此水；
取醉翁之意，以名為亭。

樓的北面是酒泉湖，據說泉水甘冽如酒，所以左宗棠題一聯於大廳曰：

甘或如醴，淡或如水；
無即學佛，有即學仙。

光緒五年五月，酒泉湖落成，左宗棠寫給楊昌濬的信中，特別提到白波萬疊、水鳥飛翔，附近百姓扶老攜幼，紅男綠女攜伴攜酒來此徜徉，絡繹不絕。左宗棠還怕百姓「肆志遊冶或致廢業」，特別規定只有三月到八月間的幾天才將湖區公開，其餘時間則要憑申請才能入園。

按：有關左宗棠平定陝、甘回亂的歷史評價，部分人士持負面議論（諸如說殺戮過重等），但衡量一件事實，必須以「老百姓的最大利益」為準繩。在左宗棠平陝甘之前，當地百姓無論漢回或其他種族，均「民不聊生」、「活在飢餓與恐懼中」，將動亂救平，並獎勵民生、發起農墾（含水利）、整理交通、提倡文教，讓廣大西北地區老百姓「安居樂業」，能在公園小湖遨遊，這不但是政府機關與公務員所應該作的，也是累積德業的善道！

三、種樹

（一）左宗棠喜歡種樹，早年當「湘上農人」時，種了上千株的茶樹桑樹，那是為了家計。當兩江總督時，發現南京獅子山光禿禿的，說「獅子無毛，何以壯觀瞻」，自掏腰包在山間種植松柏桑茶等，並調查附近山地土性，廣植各種樹苗，

供民眾養蠶和樵採，這都讓我們後生小子想到「與民生息」那種恬靜的太平盛世。

當然，最有名是西北的「左公柳」。

（二）經營西北，必須要交通。築路是基本措施，為護路和水利，必須植樹。依據秦翰才所著「左文襄公在西北」，以左宗棠自己的說法，從陝西長武起到會寧縣止，六百多里間，歷年植活的樹，共有 26 萬 4 千株。如果加上河西走廊與新疆，所種樹在一二百萬株以上。隆無譽所著「西笑日觚」說「左恪靖命自涇州以西至玉門，夾道種柳，連綿數千里，綠如帷幄」。

（三）光緒六年左宗棠回京途中寫給楊昌濬的信「蘭州東路種樹、架橋、開荒、除道，無不美備，緣……員弁兵勇均以勤民為急，歷時既久，不懈如初，故克臻此」，「所種之樹，密如木城，行列整齊，栽活之樹，皆在山坡高埠，須澆過三伏，乃免枯槁，又不能雜用苦水，用力最勤」。

顯然，左宗棠為西征軍務的「十年樹木」，感到欣慰。

（四）德國人福克在「西行瑣錄」中，說「左爵相命于大路兩旁盡栽樹木，業已成林，直到新疆境內，連成一片，路頗平正」，並說「厥功偉矣」！

（五）當然，最有名的是楊昌濬寫的那首詩：

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謹按：

一、民國時期的西北軍政長官（朱紹良），曾下令將「左公柳」編號控管，顯示「左公柳」遭後人砍伐摧殘頗為嚴重，令人浩嘆。由此聯想到當年先賢在金門島上所植樹木，均已成蔭，造福後人。所以，一個社會靠一兩位豪傑英雄沒用，必須大

多數人有現代化國民的共識，才能成為現代化的國家。

二、綜觀左宗棠的一生，對於老百姓的「食衣住行育樂」均已注意並盡量照顧到，他熟知「與民生利」、「與民生息」的重要。但願我們社會上有意從政的人，經常把這兩句話放在心中，則吾民幸甚矣！

全玉註記 104/12/31

37.左公儉德（一）

陳其元所寫的「庸閑齋筆記」，載有兩小段左宗棠的故事，值得分享。

一、左宗棠與太平軍在嚴州（今浙江建德）附近作戰，田園因戰禍而荒蕪，「遺民無所得食」。左宗棠除辦理賑濟外，並撥一萬兩銀子，宣稱要買「茶筍」的原料，請當地老百姓「採擷于深山窮谷」，而後由軍方付錢購買。如此一來，老百姓有收入，而軍方將買進的原料加工製成「茶筍」成品，運到寧波等地出售。如此運作兩次，除本金外，獲利數千兩。當時因為戰亂，「書籍版片多無存者」。左宗棠要求將上項利潤拿來「印書」（飭以此羨金刊「四書」、「五經」）。其後杭州克復，就在當地設立書局，聘寧波工匠刻版印書，「蘇州、金陵、江西、湖北相繼而起，經史賴以不墜，皆爵相之首創也」。

按：短短文字，描述左宗棠以一筆資金讓老百姓得以謀生（但並非單純發錢救災，必須採野生農產品交換），軍方將農產原料加工成品運去城市銷售，所得利潤並非分掉或加菜，而是雇工刻印經書，使戰亂後的地方，迅速再興文教，讓讀書聲四起。

這位左爺，真讓我們後生小子崇拜不已！

二、下面這則，引筆記原文較為精彩。

「爵相自奉甚儉，所得養廉銀（薪水啦），除寄家用二百金外，

悉以賑民。寧波海關有巡撫平餘銀八千兩（就是浙江巡撫應得的陋規錢），循例解往，爵相謂《今日之我無需于此款，本可裁。然裁之，則後任將不給于用。不可以我獨擅清名，而致他人于困境。遂受之，而轉給賑局，其用心忠厚如此》（這份陋規我不需要，但如果把這陋規裁掉，以後的人有需要的話，就沒了。按：在清朝，公務員薪水不高，這種陋規是公務員可以具領，並不違法的）

謹按：古人好稱「儉德」，其內涵有「儉」與「德」兩部分。讀書人出社會作事，可分三層境界。在公司在行政機關當夥計、職員，規矩辦事、領取俸給，不瀆職不貪污，這是本份；一旦職位循序而升，個人所得增加，能夠維持簡樸生活，不趨奢華，這又是本份，有修養有遠見的本份；至於能做到「自奉以儉，不以儉驕人，不以儉為難他人」，我認為這才有「德」，斯所謂「儉德」也！

全玉註記 105/1/1

38.改革幣制

一般談左宗棠在西北的政績，多以其軍功為主，茲尋得兩則有關改革貨幣之記載，與諸君分享。

一、徐珂「清稗類鈔」

甘肅當地所用制錢，材質有銅有鐵。甘肅財政原仰賴其他省份幫忙，同治、光緒年間，因為軍事行動的關係，公庫無法支應，甘肅布政使自行印製紙鈔來應急，每張紙幣名義上可兌換一千枚制錢，但不久就難以應付。當左宗棠督辦陝甘軍務時，幣制已紊亂不堪，原來發的紙鈔每張只值六文錢，因而無論公家民間，堆滿紙鈔，影響民生至鉅，也不利經濟活動與政務推行。左宗棠想要以庫藏現銀全數收購紙鈔，解決幣制問題。但當時管財政的布政使擔心全數兌換可能要好幾

百萬兩，那有辦法？

不料，甘肅當地商民久苦於幣制紊亂，聽說左宗棠願以現金換紙鈔，認為是德政，願意以每張紙鈔按時價六文兌換。左宗棠認為可行，以庫存銀收兌紙鈔（據說甘肅人民有寧將紙鈔燒毀也不去兌者，可見老百姓對此德政之支持），只耗了二十幾萬兩銀，而整個甘肅幣制得以重新確立運作，嘉惠民生至鉅。

二、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

（一）因為各省協餉無法接濟甘肅，甘肅從咸豐四年起就自行鑄幣，先是銅錢，後為鐵錢，其後金屬貨幣也缺，就印紙鈔（戶部和甘肅布政使都發過），原規定可向官錢局兌錢，同治三年後停兌，鈔價爆跌，至鈔一串只抵制錢六文，「還只能在省城行使，外來商賈不肯帶出」，當然造成「物價大漲，民生大困」。同治十二年，左宗棠決定「備款收回紙鈔」，按當時市價，以制錢六文抵鈔一串，分省城各地點同時辦理，五天就辦好了，「商民大歡」。

問題是，左宗棠那裏有這麼多制錢呢？

（二）原來左宗棠在平河州回亂時，其首領馬占鰲請求招撫。左宗棠開出條件，以河州回亂前不久燒毀蘭州城外名勝五泉山，要求馬占鰲他們每人要賠繳制錢一千文。如此一來，不僅有足夠制錢可兌換原發紙鈔，使幣制穩定，讓老百姓安居樂業；另一方面，使河西回部之實力大為削弱，不易生叛意。

（三）此外，新疆在阿古柏占據時，發行「天罡」銀錢，但成色不一致。左宗棠於光緒四年改鑄新銀錢，外圓內方中有孔，與制錢一般，銅模是甘肅製造局作的，在阿克蘇鑄造。其鑄法係使用銀片錘成，且左宗棠另撥兩萬兩銀作成本，所以一般市面樂於使用。這種銀錢可能是中國自造的第一種銀

幣，雖然不到三年即因鑄造不堪賠累而停止鑄造，仍值得於此註記，以資紀念。

謹按：俗語說「苛政猛於虎」，所謂「苛政」，一般習以「暴政」、「重稅」、「匪亂」、「戰爭」等為代表，惟受過通貨膨脹之苦者，均瞭解幣制紊亂、幣值不穩等，對老百姓造成的痛苦，不亞於「苛政」。左宗棠於綏靖一地後，立即著手穩定當地貨幣，對於老百姓的貢獻，我認為不輸於他的軍功。

全玉註記 105/1/2

39.民屯兵屯

今天看到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寫給提督張曜（統率嵩武軍）有關在哈密屯田的信，談其中重點，頗有參考價值。

一、要籌軍食，必先籌民食，乃為不竭之源；否則兵欲興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興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濟？

二、那怎麼辦民屯呢？

（一）先統計當地有多少有能力耕種但缺少耕牛和種籽的居民，這項統計要確實，所以得包括那些原被裹脅離開家園，其後又逃回者。

（二）依據每位居民耕田能力，分別發給種籽與耕牛。

（三）必須先發給賑糧，讓老百姓不致飢餓者，可斟酌發給粗糧。每人每日給糧一斤，老弱者五兩。

（四）但種籽必須在「下種」前才發給，以免被當「賑糧」吃掉。

（五）在種植期間，要派「廉幹耐勞」的人「分區督察」，以免居民受到不當干擾。

（六）收成的糧食，除開居民自家食用並留下種籽外，均由官方「依照時價」收購。在收購過程，要嚴格監察，禁止舞

弊行為。

（七）如此一來，居民可以「稍延殘喘」，且有利可圖；而官方能「就近買糧，省轉運之費不少」。

（八）如辦理得法，聞風而至者愈來愈多，墾地愈來愈廣，所餘之糧必然充裕。

三、兵屯可與民屯併行。

（一）首先，要選擇優秀的軍官負責督導。

（二）將兵屯人員劃分區隊，每天按時「出隊耕墾，均插旗幟，分別勤惰」。每隊雇當地居民一至二人，一定要給付應有工資，請其提供有關耕墾的相關資訊，例如土地、物種等的特性。

（三）種籽可就地採買，或用糧食兌換。

（四）如果耕牛不夠，可以騾、驢替代；如果騾、驢不可得，就以人力來辦。每一犁配三人，每一犁每天可犁數畝田，最重要是依據生產糧食數量，付給出力耕種兵勇現金，讓他們有利可圖，自然就會賣力耕種。

（五）至於督導的軍官，分別勤惰，給予記功或懲戒。

（六）如此一來，有四項好處：

- 1.部隊兵勇吃公家糧，作自家田，在正常薪資外，還有外快。
- 2.在官方立場，可以節省鉅額的轉運軍糧成本。
- 3.將來逃到外地的老百姓回鄉，軍方將熟田歸還，可省下百姓「開荒之勞」。
- 4.軍人從事耕墾，習慣勞苦，一方面打起仗來更有力氣；另一方面，可避免軍人容易生病，或降低因閒晃而滋生事端的機會。

謹按：這封信雖然談的是「民屯」與「兵屯」的重點，但我認為左宗棠教會我們「通盤籌劃、講求方法、著重實用、目

標多元」，而且，這些觀念適用於公民營企業絕大多數的業務範圍！

全玉註記 105/1/3

40.欺之以方

左宗棠起自鄉間，家庭經濟始終困頓，但從小喜讀書，所以成長過程將重心置於精神層面者多，對物質需求較為節制。這種生活習慣，在他 40 歲以前，當鄉間小農或家庭老師時，可以瞭解；惟後來進入官場，身分地位膨脹，所得隨之升高，仍然維持儉樸生活，並一再要求其家屬不得沾染奢華，諸如「歲以二百金為度」、「即便住進總督官邸，只能開兩個灶，一煮飯，一熬菜」等，處在那個綱紀紊亂、價值觀念崩盤的時代，實在是個「異數」。以下有三則小故事，與此有關。

一、左宗棠自己儉約，穿衣服不講究布料和剪裁。擔任總督時，有位新派到他省裏的縣令，依規矩先來跟他報到（請謁），穿著非常華麗，左宗棠見過這位時髦的新官後，講了兩段話：（一）我這邊的「民脂民膏有限」，無法供應他這樣人物的剝削；

（二）縣令（縣長）是「親民之官，事必躬親」，要經常與老百姓走在一起，穿著如此華麗，把衣服弄髒了，可惜啊！所以，左宗棠始終沒派這位新官到任，這位新官等於「有公務員資格，沒有實際到任」。這個故事一傳開，當時左宗棠所轄地方的大小官員（公務員），競相崇尚樸素，以博得長官歡心，「官場風俗為之一變」（參考楊公道「左宗棠軼事」）。這當然是好事，但世間事總是奇正相生，會有「突變」，請繼續看下去。

二、左宗棠喜歡勤儉，擔任陝甘總督時，「部下有尚虛華奢侈者」，都會被他責備甚至參劾（奏請免職）。所以，大小官員

為博左宗棠歡心，紛紛把裝飾改變，以儉樸為流行。

有一天，左宗棠要去某地視察，那個地方的部隊知道左宗棠要來，所有兵勇按照長官指示「排練」，有些人忙著操作機器生產（操作工業）、有些人忙著下田墾作（開墾隙地）、有些人忙著部隊演習（操演陣式）。左宗棠看到如此景象，大為高興，並說「這批後生很能夠務本勤業，不枉費是我十幾年血戰教出來的好軍人」，其後從這部隊選出十幾位，予以提升職務（予以不次超擢）（參考李伯元「南亭筆記」）。

三、左宗棠很重視一個人是否勤勞刻苦，當陝甘總督時，有位姓彭的秦州知州，穿衣吃飯都不講究，比一般人差很多；出門沒轎子，只騎匹瘦驢子，其僕人也面黃肌瘦，行走鄉間。左宗棠認為這個人廉潔能幹（此廉能也）。又有位姓邵的大通知縣，學得比這位彭先生還要深入，左宗棠也說「此廉能也」。對這兩位在公事上很照顧（官事必右之）。但實際上這兩位官員，其直屬的上下級官員們，對之均無好感，同事們也以異樣眼光看這兩位（而下攘上許，僚長以目），最後這兩位官員離職回鄉時，荷包其實都滿滿的（後皆以富歸）。

隨後，左宗棠西進新疆，大營設在酒泉。他開闢了一片菜園，但並沒特別安排部下為他整理這個園子。左宗棠公餘去菜園時，常看見一位小軍官，在他面前穿著短打破鞋，一回兒挑糞、一回兒晒糞、一回兒又澆糞、一回兒又把糞肥掩到土裏。這些動作都故意讓左宗棠看到，左宗棠一時認為這位吳姓小軍官很勤勞耐苦，就派他去當金塔地方的「副將」（提升為將官）。結果，據說這位吳姓軍官因貪污被開革（後以贓敗）（參考施補華「澤雅堂文集」）。

謹按：當年初中國文課本有「風俗之厚薄奚自乎？繫諸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的描述。在上位者，確實有必要以身作則，自我要求，為人表率。也許會有極少數取巧者，利用這樣的

環境演戲作秀以博倖進，但天道好還，悖入者悖出，最後還是會被人看穿或得不道好結果。但，莫忘對大部分人的生活習慣必定會有好的改變。回到現實台灣，目前雖然不稱「在上位的人」，但社會上「產、官、政、學」各界的「領導人」，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這些精英也能師法左宗棠崇尚簡樸與務實的作風，講究精神層面的造就，少趨向浮華不實，多作點踏實工夫，說不定我們的 GDP 成長率可以打破困境；per capita income(平均個人所得) 可以回復到十八年前的成長速度。

全玉註記 105/1/4

41.紀事本末

咸豐十年（1860）五月，左宗棠在長沙接到襄辦曾國藩軍務的朝命，曾國藩要左宗棠自募一軍。左宗棠所募的軍隊分為兩個部分：

一、先找湘軍將領王鑫的弟弟王開化與崔大光、李世顏等九位，招募新兵四營（每營 500 人）、四總哨（每總哨 320 人）、八隊親兵 200 人（分左右兩翼），以上共 3520 人。

二、王鑫「老湘營」舊部 1400 人，加上火勇（炊事兵）及長夫（運輸兵），分為四旗（每旗 360 人）。

兩部合計約 5400 人，稱為「楚軍」。六月下旬起在長沙金盆嶺集訓，一個多月後，左宗棠率領這支「楚軍」出師，從醴陵進入江西，開始其轟轟烈烈的軍事生涯。

湖南省的簡稱有「湘」、「楚」（有時涵蓋湖北）兩個字，一般史家所稱的「湘軍」，是把左宗棠的「楚軍」包括在內。講到「湘軍」，其大家長是曾國藩，另外還有一本王闓運寫的「湘軍志」。其實，在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用兵西北時，湖南有羅汝懷、郭崑燾、曹耀湘、吳敏樹等四位學者，想要為

「楚軍」的戰績編輯「楚軍紀事本末」，寫信請左宗棠提供資料。

一、依據左宗棠的回信，這四位學者編輯「楚軍紀事本末」的用意，有「昭示天下後世」與「間執讒慝之口」兩項，內容則希望包括「選將練兵」、「修船製炮」、「籌厘權稅」等三部分。

二、左宗棠很客氣地說這是「盛舉」，但他有點意見：

（一）當年太平軍作亂，各省確實依賴楚軍，其後局勢漸順，各省人才、勇士陸續出現，「各樹一幟」。這是天下一大轉機，也是我們湖南當初祈求者，何必一定要湖南獨享聲名呢？

（二）當初我們經歷許多危險的環境，那有想過要留名後世？如今老天保佑，戰績不錯，奏章國史均有紀錄，「非悠悠之口所能增損」，更無須自我表彰。

（三）我們湖南多以耕讀為本業，作官與經商者都少，道光、咸豐以後，因為動亂，有部分人不得已參預軍事，「學騎馬、學擊刺」，造就今天這些所謂達官貴人，帶著耀眼光環，其實，不就是「先世貧苦困乏蘊蓄積累所貽乎？（按：此句余為之再三擊節）」

（四）接著左宗棠說「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舒。無夜何以有晝？無秋冬何以有春夏？此恆理也」，所以，各位如為故鄉打算，應瞭解凡是「去奢去泰者」，才是長保先世樸實願懇風氣與福澤的作法。

（五）當年海盜猖獗時，許多福建人因剿亂獲高官，但幾年前我左宗棠駐軍福建時，這些高官們都已沒落、無人承襲矣；嘉慶年間，鬧三省教匪時，四川人為將的最多，但道光末年已沒有一位留下來。所以，今天湖南人很風光，想想看幾年後，與上述福建、四川不是一樣下場嗎？

（六）其次，講「籌厘權稅」等政策，當時是不得已，批評者也多，並不是長遠計畫；「製炮造船」是為防範外敵，整個海防還另有規劃。

（七）綜合以上說法，左宗棠顯然婉拒了這四位學者的建議。三、在左宗棠寫給兒子的家書中，也提到他對此件事的態度。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夜）

（一）「…吳南屏……前有書來，欲輯「楚軍紀事本末」為一書，意在表彰餘烈……實可佩慰！惟我所慮者……此時正宜韜光匿采，加以蘊釀……不宜更事鋪張，來讒慝之口，而壞老輩樸願之風也」。

（二）「至當時戰績事實，各行省章奏具在，……勝於私家紀載野史愛憎」。

（三）「士君子立身行己，出面任事，但求無愧此心，不負所學，名之傳不傳，聲稱之美不美，何足計較？」，「爾母在日，曾言《我不喜華士，日後恐無人作佳傳》，我笑答云《自有我在，求在我不求之人也》」

（四）其次左宗棠列舉一些記載失實的例子，結論說「徇一家一時私言，亂天下古今視聽，文士筆端，往往如此，吾所以不主「楚軍紀事本末」者亦以此」。

（小除夕蘭州節署）

「湖南諸老友，有「楚軍紀事本末」之議，意在表彰，實則贅說，且令同時之人多議論，不如其已」。

謹按：有關編輯「楚軍紀事本末」一事，在左宗棠生命史上，雖然微不足道，但左宗棠對「月盈則虧」、「持盈保泰」，不尚虛名、惜福止謗的態度，令余心折，並祈願世人能有所效法，庶幾回復敬天修身、純樸勤懇之社會風氣，為子孫留下些許世澤。

42. 曾左交惡（四）

有關曾左失和這件事，不僅在清朝同治、光緒年間是個熱門話題，即便在民國以後，也常有討論文章。個人前於 11/26、11/28、11/30 註記中，為諸君介紹此案和相關記載。昨天接老友電郵，附送紀果庵先生 1942 年刊登於「古今」第 4 期之「曾國藩與左宗棠」一文，內容頗有他人未曾道及者，遂併其他資料整理如下。

一、紀君引左宗棠同治三年（1864 年，當時左宗棠官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寫給四川總督駱秉章的信：

「……滌相於兵機，每苦鈍滯，而籌餉亦非所長，近時議論多有不合，祇以大局所在，不能不勉為將順，然亦難矣」所以，左宗棠對曾國藩的批評有「兵機鈍滯」與「不能籌餉」兩項。

（一）就「兵機」來講，曾國藩個性穩重，左宗棠以果決見長。曾國藩當時手擁重兵，深怕有所閃失，或尾大不掉，當然患得患失，所以左宗棠說他「鈍滯」。

（二）至於「籌餉」問題，當時最為棘手。

1、左宗棠的「楚軍」已欠餉五個月，向曾國藩求救，曾國藩指定婺源景德河口等三個地方的釐局，以及徽州饒州廣信三府的錢糧，作為左宗棠的餉源。在左宗棠本已很無奈（左宗棠寫給郭崑燾的信有「自十餘歲孤陋食貧以來，至今從未嘗向人說一窮字」），而偏偏所指定地區也缺錢糧釐金，問題不得解，所以心懷怨望（同前信「天下事未嘗不可為，祇是人心不平，無藥可醫」）。更何況其後左宗棠兼圻閩浙，曾國藩又把景德河口婺源樂平等地的釐金收回，左宗棠更不高興。

2、後來曾左兩軍之餉源轉向鹽稅，兩人又起爭執。

（1）徽州廣信兩地，如以地區別論，是兩江的轄區，曾國藩認為鹽稅應支援他的部隊；但左宗棠是閩浙總督，徽州廣信兩地的「鹽引地」是浙江紹興，為左宗棠轄區，左認為鹽稅是他的。

（2）左宗棠還另闢戰場，說以前「景鎮河口釐務之旺，實由敝處委辦之員認真綜覈所致」，現在交還給你曾國藩，你所派的委員，好像能力不行也。曾雖婉轉回答，但兩人意見歧異已很明顯。

二、不過紀君認為上述兩點只是曾左失和的「外緣」，兩人失和的真正原因是「治亂方策根本歧異」，也就是「金陵既下，曾主撫而左主剿」。

（一）曾國藩認為兵凶戰危，社會動亂已久，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加上太平軍忠王李秀成被捕後供狀有「勿專殺兩廣之人，而當設法招撫等語」，否則粵賊必然更團結，軍事仍無了期。

（二）左宗棠則主張「非且剿且撫，不能完事」，而左宗棠的「且剿且撫」，參照他後來西北用兵的經驗，是「剿到極處，故能議撫」、「未有不痛剿而能撫者」（左宗棠在同治二年台灣有亂時，致福建巡撫徐樹人函也有「凡兵事未有不痛剿而能撫者，未有著意主撫而能剿者」）

三、紀君文章還引郭嵩燾被劾引退後寫給曾國藩的信，重點有：

（一）左宗棠前後兩摺推薦蔣益澧去廣東辦理軍務兼籌餉，還說沒有「劾及敝人」，實在太過分了。

（二）據友人說，左宗棠現在每天都在狂罵您，也罵我，但罵我罵得輕。您為公家事，可以解釋與左宗棠的舊嫌，但您

附會左先生來怪我，那太不公允了。

（三）曾國藩的答覆很有趣。

1、說左宗棠陷害你，我雖然沒看到摺稿，但路人皆知，我那會故意懷疑？你說我附會左先生一起來怪你，那根本無稽。

2、至於左先生對本人「照三頓罵」，我也有耳聞，但我「素拙於口而鈍於辯，終亦處於不勝之勢，故以不詈不詬，不見不聞，不生不滅之法處之……故有告以詈我之事者，亦但聞其緒不令竟其說也」。

四、曾國藩死於同治十一年（1872），當年五月十二日左宗棠寫給其長子孝威的信中，有「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超然也」、「君臣朋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從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即錄稿咨送。可謂鉏去陵谷，絕無城府，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復負氣耶？」、「吾與侯所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競勢比，同時纖儒妄生揣擬之詞，何值一哂耶？」

五、前面紀果庵之文認為曾左兩人為軍餉事失和，今檢視曾國藩過逝後，左宗棠寫給僚友的信，雖多推崇國藩之語，惟寫給楊昌濬的信中，仍有「曾文正於西餉每多介介，至自奏定協厚庵之月餉三萬五千兩，亦吝不與，而馬谷山、何小宋及現署兩江之張振軒（按：指馬新貽、何璟、張樹聲）于前後接手時，則不待催請，而自籌濟人之度量，相越竟有如此哉」，顯然，左宗棠對餉源一事，仍有芥蒂。

謹按：吾人檢視曾左兩公之失和，固然可以從很多角度與資料來判斷，但有兩件事很確定。

一、曾左兩人當時所處環境不同，曾國藩要負責大盤，其軍隊、戰略，資金、人才等等的調度，要從整體面規劃，當然必須慎重。因為慎重，步調自然較緩，有時不免小氣。相對

來看，左宗棠當時是負責一個特定地區的主管，權責有限，考量因素自然較為單純。惟其單純，決策過程就能快速（當然其個性不無關係）。如果看後來左宗棠負責西征時，他不也是要充分準備「緩進急攻」、「採遠勢，審機宜」嗎！

二、曾左兩人雖然失和，但兩人公私分明，不會互相傾軋，以私害公。他們才能完成平洪楊、捻亂、回亂，以迄西征，完成「同光中興」的局面。我想這應該是讀書人「慎獨」、「主敬存誠」功夫的具體實踐，足以為後人表率。

回到現實面的台灣，我們並非沒有人才，也已建置許多現代化的制度。我們要打開困局，往前邁進，最需要的應該就是求同存異、相互合作，而非黨同伐異，自我分化。諸君以為如何？

全玉註記 105/1/6

43.整飭吏治

世道為什麼會亂？左宗棠在同治二年正月十五呈給清廷的「甄別道員廳縣摺」寫得極好，他說「竊維戡亂之道在修軍政，尤在飭吏事。軍政者，彌亂之已形；吏事者，彌亂之未發也」、「浙江吏事因循廢弛已久，故大亂隨之。紳輕其官，民疾視其長上；上無嘉德，下有違心，馴致盜賊縱橫，莫能遏抑。……深維致亂之源，于屬吏之庸鄙猥詐者，實不覺恨之深而繩之峻」。

左宗棠講得很透徹，社會會亂，主要是「吏治」有問題。那麼如何使「官吏」上道呢？左宗棠提出察吏、訓吏、恤吏等三個面相。

一、察吏

左宗棠當過湖南巡撫的主要幕僚七年多，地方上的歷練豐富，因此在「察吏」方面，無論是與大小官吏面談、核閱公文報

告、或與僚友鄉親相處，判斷「官吏」之優劣，很有經驗。他自述判別優劣的標準是「樸勤者為上，安靜者為中，沾染近時習氣者不可留」，又說「官無論大小，總要有愛民之心，總要以民事為急，隨時隨處切實體貼……久久官民浹洽，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選矣。勤理案牘，操守端謹者，次之；專講應酬，不幹正事，沾染官場習氣者，為下，…」

二、訓吏

（一）訂頒規範，要求遵行

同治十一年，左宗棠在甘肅「搜前人書論有關吏事者，都為一編，題曰《學治要言》」，請甘肅布政使分發給所有官員，希望大家能經常閱讀，「發為經猷，見諸事業，……善氣所召，休祥應之，造福于民者，已必與焉」。

依據相關資料（楊東梁所著「左宗棠」），這本書內容包括「愛民」、「清廉」、「勤於治事」、「慎于用人」、「熟悉法規」等五大部分。

（二）親批公文，明確指示

在左宗棠全集的「札件」冊中，可以看到左宗棠對屬下所呈公文之批語，很多都在好幾百字以上，其用語之剴切誠懇，令人印象深刻，茲舉數例。

1、「做官不要錢是本份事，但能不要錢，不能為地方興利除弊，講求長治久安之道，于國計民生終鮮裨補，則亦不足貴」。

2、「做官要認真，遇事耐煩，……一片心腸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撫幼子，…如此用心，可謂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作官便不見好，……實則非僅無才，還是不認真耳！……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當引為大戒」。

3、「官莫嫌小，由小可以至大。地方莫嫌瘠苦，惟瘠苦差可

顯其措施。民莫嫌刁頑，惟刁頑正賴官為訓導」。接著左宗棠還引述明朝王陽明在龍場驛丞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例子，勸誡屬下。

4、在答覆一位王姓屬官的報告上，左宗棠說「接閱各屬來稟，于所陳地方利弊及戰情地勢，無不隨時批答，惟一切稱頌賀候套稟，概置不覽」，並且把這些沒內容的公文全燒毀了，你這位王先生剛到任，難道地方上沒有應該報告的事？寫這些虛套，根本浪費我的時間，原報告送還給你（原稟擲還）。

5、「天下事無不可為，如果實心實力去幹，必有治效可觀」，有關這份公文批語的第二段，左宗棠說「謝稟用駢語，殊可不必，此即所謂官氣懶殘…于實事何益？」。看到這樣的批語，你能不動容嗎？

6、「…難民去冬具呈到轅，本…大臣…札行請縣查覆，…遲之三月始行詳覆，該難民等應如何安撫，全無一字敘及，該令全不以民事為重，殊堪痛恨…」

7、「人不可無才，然心術究是治事根本。心術不正，而才具覺優，則所謂才者亦只長惡濟奸，自便其私而已，于實事何益？」

三、恤吏

（一）在同治七年「綏德州成守定康稟攻克霍家溝寨由」的公文上，左宗棠批有「該守積勞成疾，實深掛念。血性男子…固是本色。然當百忙之中，亦須稍存暇豫之意，庶心神和適，不致竭蹶」，其體恤部下之心，躍然紙上。

（二）在光緒五年「涼州府劉守思詢稟到任裁革陋規及征收畜稅等銀由」的公文上，左宗棠批示很詳細，其中還幫這位知府算計，每月生活費不夠「銀一百七八十兩」，認為就算你劉知府自願賠墊，後任者也難為繼。因此在「畜稅餘羨」中，

每月劃出銀二百兩，作為劉知府的津貼，並說「奉文指給，受之者無慚。而稅餘由除弊而來，劃款開銷，官款仍歸有者，無損於上，有益於下，較為得之」。像這樣的批示，照顧公家收入，也體念及屬下生活，你能不動容嗎？

四、但是，左宗棠懲貪之決心非常堅強，這是整飭吏治的必要手段。

（一）同治七年，他發現屬下有位營官丁太洋吃空缺達一百四十餘名，希圖冒銷錢糧，雖然月餉還沒發，冒銷的餉還沒進丁員的口袋，但「貪詐情形，業經敗露，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軍律而警效尤。遂請旨核准，將丁員於軍前正法。

（二）同治九年，甘肅總兵周東興利用辦理賑糧機會，虛立名目，勒令殷戶兌繳錢文，「于糧價則少發多收，于銀錢則貴出賤收」，估計浮濫冒收制錢一萬多串，而且報帳時說是「米麥」，實際發出的賑糧是「黍豆稀粥」，實在惡劣。案經左宗棠請准，於軍前將周員正法。

五、左宗棠整飭吏治通時，他本人以身作則，非常廉潔。

（一）他家有位叫何三的門房，老實但晚年境況不佳，周夫人曾要左宗棠給何三兵勇的待遇，但左宗棠認為兵勇是公職，不可給家人，沒照周夫人意思辦。後來周夫人過逝，左宗棠從自己腰包把相當四年兵勇待遇付給何三（二百二十兩六錢），公私分明。

（二）左宗棠離開陝甘時，陝西布政使王思沂怕他在北京不夠開銷，想送他一筆「稅餘」作「別敬」，左宗棠當然不收，並說「…非惟介節自持，人己本無二致，亦俸外不收果實，義有攸宜。至甘捐尾款，……不能指為可取之數。若因一時匱乏，遽議及之，將人知己知之謂何，斷有不可」

（三）光緒三年，左宗棠在新疆發通函，要求「所有關內外

文武及營局各員，凡遇慶賀禮節概應刪除」，「斷不准擅離職守來轅進謁，致曠職守，其有專差呈送禮物者，尤干例禁，已早飭文武摒棄不收」

（四）左宗棠的次子孝寬，在長沙老家擅自加蓋房屋，被左宗棠在家書中罵了好幾回。孝寬想為左宗棠作六十整壽，又被左宗棠罵「貧寒家兒忽染腦滿腸肥習氣，令人笑罵，惹我惱恨」。左宗棠將其俸銀捐出很多賑濟部下（書不勝書）；幫助趕考沒川資的讀書人（家書中屢屢提示）等，而對自己與家人，極為儉約，甚至眷屬要求來西北陪他，他還說「自任疆圻，所有養廉均隨手散去…若眷屬西來，盤費用度所耗不貲，正恐歸休以後兩袖清風，無以為養」

謹按：寫到這裡，已經凌晨。從頭再看，深感「吏治」之重要。而整飭吏治，除法規、教化、待遇等之外，高階領導人尤應以身作則。眼望外頭夜空，腦中想起民國七十三年二月，時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先生因腦中風住院，醒來後，他對家人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擔心沒有地方住了」（因為沒有私宅）。官居閣揆，竟然為退休後無處安身，清廉若此，讓我這後生小子鼻酸眼熱掉淚。放眼望三十年後的台灣，難道真是「典型在夙昔」？

全玉註記 105/1/7

44. 曾左餘緒

今天翻閱左宗棠家書（補篇），看到兩封與曾國藩有關者，爰摘錄如後，與諸君分享。

一、同治七年八月「與諸子」

（一）左宗棠這封信提到遵旨入京陛見皇太后和皇上，上面問他西征需要幾年，左宗棠回復要五年。慈禧太后覺得太慢，但一般聽到的人又認為左宗棠太驕狂。左宗棠說「天威咫尺，

何敢面欺？揣時度勢，應聲而對，實自發于不覺」。原來左宗棠也沒經過縝密計算，所以他告訴兒子們「恐五年尚未必敢如願耳」。

（二）其次他告訴兒子們「西征之不易」，提到奏請派劉松山率部隨同他出征。

（三）劉松山（字壽卿）帶著湘軍從安徽、河南一路追剿捻軍，而後經陝西入山西，保衛京畿，「以馬當步，為天下先」。此次蕩平捻軍，劉松山是首功。

（四）講到這裏，左宗棠說他雖然近來對曾國藩「多所不滿」，但認為當年曾國藩能賞識提拔劉松山，卓有見識，「可謂有知人之明，謀國之忠」（這兩句後亦出現在左宗棠寫給曾國藩的輓聯）。所以，左宗棠推崇曾國藩「能以人事君也」。接著左宗棠說他和曾國藩「私交雖有微嫌，于公誼實深敬服」，「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義，筆則筆，削則削，烏能以私嫌害公誼，一概抹殺，類于蔽賢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與曾有齟齬者，觀此當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專鬧意氣者矣」。

二、光緒四年寫給左孝寬（月日不詳）

（一）曾國藩次子曾紀鴻因為家有病患，週轉有問題，託左宗棠向劉錦棠（劉松山之侄，代松山統率老湘軍，為左宗棠西征主將）借錢。左宗棠瞭解劉錦棠手頭不寬，而國藩長公子又出使外國，曾紀鴻會開口求助，顯然情況很「窘」。所以，左宗棠致送三百兩銀子給曾紀鴻，並告訴兒子孝寬「（紀鴻）本係故人之子，又同鄉京官，應修饋歲之敬」。

（二）此外，左宗棠進一步說「吾與文正交誼固非泛常，所爭者國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與，固無絲毫芥蒂，豈以死生而異乎？」

（三）最後，左宗棠感嘆「以中興元老之子而不免飢困，可

以見文正之清節，足為後世法矣」。

三、很巧的是，前兩天看秦翰才寫的「左文襄公在西北」，其第217頁提到左宗棠幫曾紀鴻醫藥棺殮之費一節，接下去是「不料過不多年，文襄公襲爵的長孫（按：念謙）在京病故，身後蕭條，也要靠同鄉京官來給他告幫辦理」。

謹按：也許您和我有一樣想法，認為左宗棠在曾國藩過逝後，一再聲稱他和曾侯間之爭執是「公事」，而非「私嫌」。本來講一次也就夠了，但一講再講，有機會就講，會不會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心虛」？這就不得而知了！

但就爭執內容來看，確實看不到絲毫「私嫌」。此外，兩位如此顯赫的侯爵，其後人境況竟然窮苦困頓，連後事還要同鄉為其操持，我們後生小子在看慣幾十年來「朱門酒肉臭」和所謂「官二代」之類故事，只有讚嘆曾、左兩公之清廉與樸實，並聯想到我們社會要是這類讀書人多一些的話，說不定在均富的社會體制下，曾、左兩公之後人也不致那麼「慘」吧！

全玉註記 105/1/8

45.左公家書（二）

左宗棠當「方面大員」多年，有「恪靖侯」爵位，文官品級已至「東閣大學士」，照說收入很高，就算他不收「陋規」，「廉俸」絕不低（豈不聞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何況是一品官）。前天說他的收入一部分周濟部署、資助同鄉去京師趕考的讀書人。今天看他家書，發現還有其他開支。

一、同治六年「與諸子」

「先世貧苦憂瘁，惟積功累德以有今日。吾蒙國恩，祿入甚厚，豈能但顧其私？自應先救宗祠、學塾為之。試館改造，義學舉行，究需錢若干？尚需添置義莊，養贍族之鰥寡孤獨；

擴充備荒谷……」。

這些內容明白說出左宗棠要捐錢的用途，但捐多少呢？

「帶兵多年，不私一錢。任疆圻數年，所餘養廉銀不過一萬數千兩，尚擬繳一萬兩作京餉，其所餘不過數千已耳。現擬托……收到，宜從速辦理，勿因循也。此係義舉，分所應為之事。至沾溉子孫，則非我意。而外人尚謂我矯，或稱為廉，均不知我心也」。

二、同治十三年「與孝寬」

（一）「湘陰縣城……邑尊冒侯以修城缺費，函懇捐助，意以城樓倒塌，傷及行人；城身坍塌，時虞外寇。亟宜掘濠加堞，以便城居入戶」

換言之，請左宗棠這位「鄉賢」捐款，捐多少呢？接著他寫下去。

（二）「除捐廉辦理外，尚少二、三千緡，計無所出。查冒侯所擬，系因暫時備禦起見，非尋常修城可比，所缺經費亦復無多，吾當獨任之。已函囑若農于台款匯撥二千二百兩，以二千兩為修葺之費交冒邑侯；以二百兩為薪水之費，由縣轉交虞守楷仲，請其監工，以報邑侯之命」。

謹按：從這兩封信（前後差七年），可以進一步瞭解左宗棠這位高階公務員對他「薪水」的分配情形，並且他不在乎別人怎麼說他（矯情亦或廉潔，隨便你說）。這份坦然與自在，尤為可貴。

全玉註記 105/1/8

46. 宗棠娶妾

左宗棠在道光二十年（1832）20歲時結婚，當時因家貧入贅湖南湘潭周家。婚後兩年，周氏夫人生育兩位女兒孝瑜、孝琪。其後據說左宗棠的岳母王太夫人認為子嗣重要，要求左

宗棠納周氏夫人的隨身侍女張氏為妾。在那個封建時代，這是可以瞭解的行為。隔年（1837）兩位夫人各生一女即孝琳、孝嬪。左宗棠與周氏夫人在結婚九年後生長子孝威，而後張氏夫人在左宗棠 36 歲、42 歲、46 歲時分別誕育三位男孩，即孝寬、孝勛、孝同。

所以，左宗棠妻妾各一，共有四子四女。

一、以前曾看過李蕭聃「星廬筆記」一則記錄，讓我很驚訝，內容是說王闓運（壬秋）曾對外表示「王壬秋亦云，左（宗棠）在樞府……清望頓減。觀其七十五歲時，猶納一妾入侍。未數月，左薨。五十餘年，而妾猶在，家人呼為《老老》。至三年前（指 1946 年）乃化去」。

二、我當時認為這段記載是無稽之談，原因有兩點。第一，左宗棠從咸豐十年領軍平亂起，東西南北奔馳，除首次蒞福州剿太平軍餘部時，周氏夫人與家屬曾南下與其相處幾個月以外，似乎看不出他和兩位夫人有多少相聚時候，換言之，他獨居慣了。其次，左宗棠第二次到福州，已是 73 歲的老人，健康狀況欠佳，又值中法戰爭，他不太可能在這樣的環境下「納妾」呀！

三、更何況當年在哈密見過左宗棠的德國人福克，在所寫「西行瑣錄」中，有「爵相（指左宗棠）年已七十，……起居飲食，簡省異常。內無姬妾，外鮮應酬之人……」。

四、後來左宗棠的曾孫左景伊在所寫「我的曾祖左宗棠」第六十二節「侯府滄桑（上）」，竟然真的敘述左宗棠在去世前幾個月，於福州納一「妾」，姓章，當時左宗棠 74 歲，這位章女士才 18 歲，這怎麼一回事？

（一）依據左景伊大姊從其祖母（左宗棠三子孝勛夫人夏氏）聽來的經過，應該是左宗棠在光緒十年十月（1884 年 12 月）抵達福州時，張氏夫人已年老待在老家，兒女們只有四子孝

同陪侍身邊。

（二）當時左宗棠身患重病，依據光緒十一年五月初六日「懇恩交卸差使回京復命并懇先行開缺回籍調理摺」，左宗棠自承「臣自抵閩以來，身體廋瘦，飲食銳減，手腕顫搖，難于握筆。……又以毒濕薰蒸，遍身觸發，痛癢交作，喀血時發……實有困憊不堪之象。醫者云心血過虧。……病根已深……」，結果清廷准他一個月假「安心調理」，這顯示左宗棠的身體狀況已經很不好了。

（三）所以左宗棠的大女兒孝瑜主張找一位年輕女子為左宗棠辦理「更衣、洗腳」等事宜。這種情形在當時社會是很平常不過的事，即便在今天的台灣，也是以「雇傭推輪椅清潔身體瑣務」方式辦理，相信不會有令人感覺不當的地方。

（四）更何況，左氏後人和這位章姓女士，一直以家人身份相處，請她回長沙老家居住。左景伊少年時還親眼見過這位「姥姥」。1937年這位「姥姥」70壽辰，左府還請戲班子到家為她慶賀。其後抗戰爆發，左府位于長沙司馬橋的住宅被燒毀，「姥姥」與其他家人逃到湘陰老家，1947年去世，終年80歲。

謹按：有關左宗棠晚年「納妾」一節，一般資料書籍均無紀錄；「星廬筆記」引王闓運的話語，也帶著「貶意」。可是依據以上文字的記載，這只是左家為其年逾古稀、面臨繁忙軍務的老父，聘僱一位貼身照顧起居生活的人而已。復以左家後人對這位「姥姥」的照顧，均合乎人情義理，諸君以為然否？

全玉註記 105/1/10

47.血跡碑記

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朱標早逝，皇位傳給太孫朱允炆，即建

文帝。建文帝登基後，未週詳規劃即進行「削藩」，也就是將太祖原分封全國重要地區的「藩王」，予以廢除。這造成分封北平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的惶恐，加上部分政策失當和人事衝突，朱棣於建文元年七月初五（1399年8月6日）舉兵「靖難」。名義上是要清君側，事實已和中央政府兵戎相見。此一戰役於三年後以朱棣攻佔南京、建文帝失蹤結束。朱棣稱帝（即明成祖永樂帝），秋後算賬，殺人極多，手段殘忍。

光緒七年，左宗棠擔任兩江總督，當時江寧將軍的官署是從明故宮遺址改建，傳說建文忠臣方孝孺、練安等被害時血跡浸印的「血蔭石」還在，左宗棠有感於忠義事跡足堪教化，並不願「血蔭石」長置於荒煙蔓草，遂與其他地方官商量，建立「四君子祠」，紀念忠烈，並撰寫血跡碑記。

一、「靖難忠臣血跡碑記」的內容重點

（一）左宗棠直接指出朱棣奪位，「得天下之暴虐無道如明二祖者，史牒亦鮮」。

（二）因為朱棣得位不正，所以「由後觀之」，明朝少有好皇帝，而且朝代壽命有限，能夠光耀史冊的「仁風義聞」也很少。接著左宗棠把明朝中葉的「土木堡之變」及後期的「流寇為亂」，連同對外不能「張國勢而禦侮」、對內不能「飭吏事而撫疲民」；加上荼毒忠直，縱容太監為禍，終於導致明朝滅亡等始末，以「二祖之貽謀不能及遠」、「二祖後裔遂盡于流民」頭尾兩句按語總結。先不談左宗棠上述推論是否正確（明朝歷史二百七十六年，也不算短吧），如果把他的其他文字著述合併來看，可以瞭解左宗棠對禍福相倚、盈虧輪迴的觀念，頗為堅持。

（三）因此，左宗棠用「是可觀天道矣」來解釋明朝興亡。在這樣的理路下，對於部分知識分子認為明朝覆亡時有不少

「殉節者」，是因為「有明養士之報」，左宗棠不予贊同。

（四）清朝早期，對明朝靖難忠臣有所褒獎嘉許，並且「建祠賜諡，發其幽光」。左宗棠瞭解這有益於世道人心。所以他和同官商建「四君子祠」，並在祠東數十步樹立「血跡碑」。二、左宗棠除了書寫上述「碑記」外，並分別四位忠臣的祠堂，題寫門聯，詞氣凜冽，頗為感人。茲併錄於此，與諸君共享。

（一）明方忠文公祠

慷慨志猶存，一死奚惜？

名節事極大，十族何妨！

方孝孺是建文帝的文學博士，學識品德均為四海稱頌。靖難兵起時，朱棣的主要謀士姚廣孝曾勸朱棣千萬不能殺方孝孺，「否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南京城破後，朱棣強迫方孝孺草擬即位詔書，方寫「燕賊篡位」即擲筆於地。朱棣問他「你不怕誅九族？」，方答以「便十族奈我何」，朱棣命將方孝孺凌遲處死，滅九族，並連同其門生也一併誅戮，史稱「誅十族」，據統計達八百七十餘人。

（二）明練忠肅公祠

嘉名遠并西湖，異代恩加忠肅諡；

文藻應留故宅，金川入記浩然堂。

練安，字子寧，建文帝時官御史。南京城破，練安不肯屈服，在朝中出言不遜，被割下舌頭。朱棣說要效法周公輔成王故事，練安以手蘸血在地上寫「成王安在？」，最後被凌遲處死，全族被殺死一百五十多人，姻親戍邊。

（三）明鐵忠定公祠

執節坐庭南，百折不回，應知鼎石肝腸皆鐵；

奇忠鍾塞外，寸磔以報，誰識先生色目中人。

鐵鉉，字鼎石，係元代色目人（西域等地民族）後裔。朱棣起兵時，鐵鉉領兵與燕軍作戰甚力，曾以詐降計差點殺死朱棣，其後兵敗被俘，被凌遲處死，死後且以熱油烹炸其屍身。

（四）明景忠壯公祠

緋衣坦腹舊有徵，詎料抄延瓜蔓；

赤色異星急犯座，從知圖應天文。

景清原與燕王朱棣認識，担任御史大夫。南京城破後，景清假意歸順朱棣，有一天穿紅衣服藏利刃上朝，被搜出，朱棣詢問其故，景清坦承「想幫建文帝報仇」。朱棣大怒，將其凌遲處死，後夢見景清化為厲鬼來報仇，又誅其九族；把景清祖先墳墓全部破壞，最後甚至把景清家鄉居民殺光，株連及與景清有任何關係之人，景清家鄉成為廢墟，被稱為「瓜蔓抄」。

謹按：以上四君子，在清朝均被美諡為「忠」，表彰其對明朝皇帝的忠義。當然，現在已非封建帝王時代，但讀書人對國家社會仍應有忠誠的責任，立身行事亦應堅持忠誠的原則。進一步來講，其實「忠誠」兩字適用於各行各業、庶民百姓，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均有君子之風、人人講求忠誠，就可以達到左宗棠所謂「扶世教而重綱常」的社會價值觀念，那是多美好的境界呀！

全玉註記 105/1/11

48.綏宜兵變

哥老會傳說發源於四川，其後與洪門、清幫合稱三大幫派。清廷當年為對付太平軍，八旗綠營已不堪用，乃令大臣在籍募「團練」，湘軍即其一例。湘軍（包括左宗棠的楚軍）既然是臨時募編，當然事情結束就裁撤遣歸，這些回鄉軍人也許不事生產，四處遊蕩，極易加入幫會。待得有人招募，再度

入伍當兵，這可能是湘軍中頗多哥老會眾的主因。加上哥老會強調「患難同當，安樂共享」，會眾憑暗號或憑證，可得到同會兄弟的款待照顧，若受人欺侮，亦可訴請協助，因而發展迅速，影響軍事紀律與任務執行。

左宗棠咸豐年間在長沙練兵時，即嚴格規定，凡發現哥老會身分者「立斬」。隨後轉戰各地，部隊多次裁減替補，哥老會眾「伏匿其間」，「潛相勾煽，而此風轉熾」。

一、依據左宗棠同治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寫給長子孝威的信

（一）當部隊駐紮在西安時，他已發現自己親兵營內，有「數百入（哥老會）者」，他不動聲色，指派人員稽察核對，取得入會者姓名。

（二）左宗棠有一天突然將這些人集合，告以「坦白從寬，自首無罪」。過程中有一哥老會徒想阻撓這項自首活動，被左宗棠命令立即處斬。

（三）在兩天半內，「繳出匪憑二百餘起，其先自行私燬者無數」。

（四）隔天左宗棠兌現諾言，召集部隊，「祭旗誓師」，要自首的哥老會眾飲血酒，沒入會者也一起喝血酒，而後「各歸原任，許以不死」。

（五）接著，左宗棠師法前賢，與這些兵勇（含親兵）相處如故，「帳之前後侍立者如故，守更者如故，夜間被酒酣臥，若無事者，眾心大安」。這就是左宗棠唸通古書，「推心置腹」的具體實踐，使「反正」的會眾心中再無罣礙。這是成功的例子，但其部屬有失敗的案例。

二、綏德兵變

（一）同治八年，左宗棠所部劉松山軍由山西渡黃河到陝西。二月十三日早上獲報，駐紮綏德的「前軍後旗」兵勇，被營

官查出有和哥老會勾結者，已綁起來準備軍法從事，忽然部隊譁變奪走案犯，其他部隊也有響應者，遂群起搶奪劉松山設在綏德的軍糧局。

（二）綏德的守軍原係提督曹義勝的部屬，劉松山派曹前往觀察「各軍反狀」。城內部隊原來人心惶惶，聽說曹義勝回來，很高興。曹又秘密通知他們，劉松山的大軍已在附近。於是，二十三日的晚上，「乘各遊匪酣臥，殺斃百餘名，及叛卒二十餘名」。其餘被裹脅的兵勇乘勢反正，把為首的哥老會份子謝永青、唐太春、方經山、胡泰江、童嘉隆等五人押解到劉松山清澗行營。

（三）劉松山親自詢問謝、唐兩人，據招供係前在湖北軍營當兵，結拜哥老會匪，陸續來綏德，勾煽城內外各營兵丁好幾百人，不料被「新伙暗算」。審訊完畢後，立即斬首，其餘被辨識出來的叛軍共一百二十七名，一併斬決。此外，有羅忠桂等四名軍官，「察訊情節較重，一併軍前正法」。

（四）二十六日，在石嘴驛搜獲逃匪吳得勝、楊台魁，也立即斬決。此次動亂，前後約半個月。

三、宜君兵變

（一）甘肅提督高連陞駐軍於宜君之楊店，二月初，高連陞要各營官嚴查藏匿在軍中的哥老會眾，令其自首悔罪。有前營親兵丁玉龍者，被發現唆使各營曾加入哥老會者，勾結外頭回匪，準備在二十八日舉事。高連陞要抓丁玉龍，丁逃到其他部隊，連同鄔宏勝、朱德遠、蔣宏高、石文科等數百名，迫不及待在二十日夜三更，以索餉為名，衝到高連陞的營帳，殺害高連陞和聞變救援的總兵黃毓馥、副將賀茂林。各營參預逆謀者，起而應之。

（二）二十一日，駐金鎖關之營官楊銘濬 聞變馳援，同官

守將桂錫楨與之偕行，路遇潰卒，知道叛軍將攻同官，乃回城固守。其後叛賊猛攻同官，兩人堅守，並殺賊數百名，賊退。

（三）當天記名提督周紹廉聞變，率三營軍隊赴古泉，與叛軍激戰至翌日，殺敵三百數十名。二十五日又擊敗來接應叛軍的回匪。

（四）此次變亂，前後不到五天即敕平。其後為首的叛軍，除蔣宏高與石文科外，均為官軍捕獲。丁玉龍、鄔宏勝等五人，經左宗棠「親手加刃」（刀刺），再凌遲處死，並挖心祭拜高連陞等人的靈位。另外七十幾位叛卒也立即斬決（不包括先期斬決之一百八十餘名），陣斬者有一千三百餘名。此外，清廷批准將部下全叛的副將楊玉魁、參與叛軍攻打同官的副將鄧玉魁、秘密擔任哥老會香長的總兵唐畢賢等三人斬首示眾。

四、兩起兵變之比較

（一）綏德案之首要哥老會份子來自湖廣、河南；宜君案之哥老會眾籍隸貴州、四川、江西。兩者性質不同。

（二）宜君案除勾通回匪外，還戕害主將、營官、差官和幕友多人，攻犯城池，情節重大；而綏德案並未勾結外匪，也未殺害主將，除少數倡亂者外，其餘均係被裹脅者，情節較輕。

五、餘緒

（一）宜君兵變遭殺害的甘肅提督高連陞，從咸豐十一年起即追隨左宗棠，參與各個戰役，左宗棠在報告清廷的奏摺內寫得很生動「……勦捻剿回，無戰不克。身為大將，臨陣輒躍馬爭先，恥居士卒之後。及收隊論功，輒推獎諸軍，若未嘗親預其事者。為人廉靜樸訥，待士卒有恩，自奉最約，任

實缺提鎮多年，廉俸均交公用」。接著，左宗棠說，因為高連陞家有兩老，但沒錢養親，左宗棠和劉典兩人近期曾要分一部分薪水給高連陞，但高連陞認為部隊欠餉已久，「義不可先顧己私，堅辭不受，其節概如此」。這樣的帶兵官，不要說左宗棠捨不得，我這後生小子看資料到這裏，也掉了眼淚！

（二）其後清廷給高連陞的「恤典」很優厚，並謚「勇烈」。

（三）左宗棠作「祭高勇烈公文」，其中有句云「遺孤藐焉，引之勿替，公之雙親，貧老龍鐘，我當分贍，罔敢不共」。這種領導人的道義，值得我們學習。

（四）左宗棠寫給西安將軍庫克吉泰的信中，有句云「弟作祭文畢（時已半夜），正哀吟間，忽一雀飛入幕中，旋轉不去，侍卒送之幕外，旋又飛入，以嘴銜侍卒之手甚牢，此非果臣（高連陞）靈爽式憑耶？

（五）左宗棠寫給高連陞的輓聯
五丈隕星，熱淚長流漢水；
半夜投筆，英靈直上雲台。

謹按：

一、歷朝歷代均有秘密社會組織，像哥老會這樣的團體，一方面也反應當時社會制度的扭曲，以及分配不公平，引發體制外的組織。這類團體有其組織內公益與公平的性質；本文內的叛卒，僅係哥老會眾中負面人物的代表而已。

二、相對來看，當時從左宗棠以次的統兵大員，面對強悍回匪，趨欠餉之師；營內又有會眾結社，時有不測之變。如何領導統御、鞏固軍心，實在是最重要的工作。亂世帶兵，難之又難，將才也者在此，您的看法呢？

全玉註記 105/1/12

49.取而代之

左宗棠 27 歲京趕考，路過洞庭湖，曾寫過名聯「迢遙旅路三千，我原過客；管領重湖八百，君亦書生」，吳恭亨「對聯話」收錄此聯時，加上按語「末四字有項羽《彼可取而代之》之豪霸」。因此，有些歷史學者或文史作家，對於左宗棠在手擁重兵、立下不世勳業時，為何沒有萌生「推翻滿族，自立為王」的念頭？或有念頭沒有付諸實施一節，頗為好奇。

一、左宗棠有無與洪秀全見過面（漢人起義運動）

（一）見過面的傳說

1、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第三章第五節）

據比較可信的傳說，當太平軍圍長沙時，左宗棠曾去見洪秀全，論攻守建國的策略，勸放棄天主耶穌，專崇儒教，秀全不聽，宗棠夜間逃走。

2、稻葉君山（日）「清朝全史」（下卷第六十三章）

據長沙人言，洪天王圍長沙時，有一人布衣單履，與天王論攻守建國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後湘人欲縛此獻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寢。然考清末刊行之書有曰《支那》者，以為此人即左宗棠也，且勸洪天王棄天主耶穌，專崇儒教。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說或不誣也。

（二）認為上述傳說不可信的資料

1、徐志頻「左宗棠」第 124 頁

湖南籍歷史學者譚伯牛考證，當時有一位湘潭姓黃的落魄書生，長得很像左宗棠，有人在夜色中看到 he 進入太平軍營，就誤傳將黃某當成左宗棠，編出一段故事。

2、左宗棠咸豐三年二月寫給黎吉雲的信第五段

「洪秀全不知實有其人否？即使有之，亦碌碌無能為。惟楊秀清蒼滑異常，賊中一切皆其主持」。

左宗棠此時已在湖南巡撫張亮基幕府工作，如果他真的和洪秀全見過面，應不致有上述說法。

以上是間接反應左宗棠沒有響應當時洪秀全反滿的革命運動。

二、左宗棠收復新疆後，手擁重兵，為何不想「取而代之」？

（一）章炳麟「藩鎮論」

1、他認為當年「藩鎮之盛，莫如曾、左」，就曾國藩而言，在金陵城破、太平天國滅亡時，若能以漢族立場佔地為王，推翻滿人政權，必然獲得吳、楚地區士民的支持，三十年下來，應有所成就。

2、至於左宗棠呢！章氏認為曾國藩死後，左宗棠「橫于赤縣者尚二十年」（這點章炳麟算錯年月了），尤其收復新疆時，「有勸進者」（不知是誰），左宗棠聽後，嘆了一口長氣說「吾日暮途遠，鑿然而齒墮矣（意思是老掉牙了）」。

3、所以，章炳麟結論是「有其時者無其志，有其志者阻其年」，上句指曾國藩，下句指左宗棠。不過，這隱含「左宗棠是有取而代之的念頭，但年紀大時光不饒人」的意思。

三、左宗棠真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嗎？

（一）依據現有資料，並無明確證據顯示左宗棠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但左宗棠平素與朋友寫信，常稱呼滿族官員為「豐鎬舊族」，間或說「與旗員開口舌，是吃虧事」，顯然他心中瞭解滿族王朝對漢人的歧視。

（二）那麼以豪傑自許的左宗棠，為何沒有「取而代之」的念頭？我個人推測有兩個原因。

1、左宗棠篤信禍福相倚，他認為人生在世的福份，係祖先與自身經年累月修持的結果。福份既能「累積」，就會「消耗」。所以一再告誡家人惜福保泰。左宗棠此一觀念也許來自讀書心得，也許是入世閱歷，但的確限制左宗棠在「把事情作好」

的境界，但不會踰越天地君臣的藩籬。

2、在現實面，左宗棠志氣雖高，實際辦事時，很講究「穩紮穩打」、「謀定後動」等步驟。在他心中，也許認為即使手擁重兵，但一則軍隊餉源糧草均仰賴其他省份協助，不夠時還得借款，一旦和朝廷反目，若無糧餉後援，不戰自潰；另一方面，當時漢人督撫雖然佔大多數，但漢人官僚之間，並不齊心，例如李鴻章的「淮系」，原本不斷在「唱衰他」，如果他揭竿起事，恐怕很多漢人官僚也不會支持他，這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吧！

謹按：

一、有一種說法，認為當年（咸豐十年）胡林翼把官司纏身「正在跑路」的左宗棠，接去曾國藩的宿松大營，連同其他湘軍官員會談二十幾天，其中曾、左、胡三人還暢談多次；後來左宗棠「出山」，清廷要左去四川剿匪，胡林翼竟然說「公入蜀則恐氣類孤而功不成」，在給郭嵩燾的信中說「季公（指左宗棠）得林翼與滌丈（指曾國藩）左右輔翼，必成大功，獨入川則非所宜也」，並聯合其他官員讓清廷改變上述決定，改派駱秉章去四川。

其後，胡林翼要左宗棠「妥為保全」曾國藩；對曾國藩說「季高（指左宗棠）……臨危乃知其可靠」等語。綜上，則世傳曾、左、胡三角同盟也許有其雛形，但胡林翼早死（1861年，宿松會談的隔年），也無從求證矣！

二、不過，我個人認為歷朝歷代，無論帝制或民主，無論封建或民國，其好壞的標準，在於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過得舒服，就是好的時代好的政權；老百姓過得很辛苦，就是不好的時代不好的政權。凡為帝王將相或「在上位的人」，都應該隨時把這個標準擺在心上。我和左宗棠神交已久，知道左宗棠之所以冒險犯難，作那麼多事，心中始終抱著「讓老百

姓過好的生活」，這個願望非常明確，其他都是次要的。

全玉註記 105/1/13

50.目不識丁

左宗棠於咸豐九年所涉之「樊燮案」，是其一生的轉捩點（詳11/27 註記）。在其他私家記載，有謂左宗棠曾當面罵樊燮「目不識丁」，所以樊燮深以為恥，其後革職回家，嚴督其子讀書應考，與此四字之辱有關。近日閱讀左宗棠相關資料，發現又有一則「目不識丁」的軼事，特為摘錄，以饗諸君。

一、左宗棠在光緒四年二月初二日，向清廷奏報「克復南路西四城新疆肅清懇獎恤出力陣亡各員弁摺」的同時，另附了一個「提督張曜懇仍改文職片」。

摺片內容重點如下：

（一）統領嵩武軍的廣東陸路提督張曜，以前從基層幹起，當過河南布政使，認真辦事，但被御史劉毓楠彈劾說他「目不識丁」，奉旨改為武職的「總兵」。張曜沒申辯，繼續努力，積功昇任提督。

（二）自從張曜和我一起入關剿捻剿回，我才瞭解他的將才，但還不知道他在管理地方事務方面，非常幹練。自從他率所部嵩武軍在甘肅寧夏立功後，我請他在哈密駐屯。

（三）他的部隊在哈密大興屯田，凡墾地、開渠、築室等，都很有條理。每月和我討論屯墾事宜的信件多起，不僅「文理斐然」，而且「字仿平原，遒勁逼真」（字寫得像書法家顏真卿那麼棒）。其後，我和他經常通信，內容包括軍情、南疆地理和敵情等，他講的都很精到，我真不瞭解為何有人說他「目不識丁」。

（四）此外，在過往的戰役中，常指派他擔任後路布防，兼

辦地方安撫事宜，並告訴他這種工作與前敵作戰同等重要。他也深有同感，並「無急功近名之念」，其「器識宏遠」，即此可見。

（五）目前的新疆，需要像張曜這樣「文武兼資」的「邊才」，可否請聖上將張曜再改回文職云云。

（六）其後，清廷答覆「候旨簡用」，算是採納左宗棠的建議。二、看過這份公文，覺得很有意思。接著去翻閱蔡可園纂的「清代七百名人傳」與「清史稿」，才發現這位張曜很不平凡，茲簡述如下：

（一）張曜字朗齋，浙江籍，生有神力，幼時就是「孩子王」，長大後在河南召集三百團勇對付捻軍，被清軍大將僧格林沁賞識，當過知縣、知府，得過「巴圖魯」勇號，後來因戰功昇道員，真除河南布政使。

（二）同治元年被劾「目不識丁」，改為武職「總兵」後，繼續與捻軍作戰。同治四年僧格林沁陣亡，有御史彈劾張曜「養寇遺患」，但巡撫吳昌壽為他辯護，張曜請假回籍葬親。因捻亂擴大，清廷命他出來，他將舊部聯同新募者合併稱「嵩武軍」，軍威頗盛，捻軍頭子任柱遠遠看見張曜大旗，立刻遁走。

（三）同治七年，追捻軍至山東，與其他部隊合殲張總愚殘匪，論功賞黃馬褂。八年，隨左宗棠征回亂，所至有功。九年，授廣東提督。其後左宗棠令張曜幫徐占彪攻白彥虎，白彥虎出關去烏魯木齊，張曜受命援哈密，帶領部隊經過二千餘里缺乏水草的艱苦行軍，建議實施「屯田」制度。同治十三年開始屯墾，大興水利，墾荒地二萬畝，每年獲數萬石糧食濟軍。光緒二年，出師收復吐魯番，次年收復烏魯木齊。

（四）接著就是左宗棠建請將張曜「改武為文」，清廷命張曜「幫辦軍務」，移師喀什噶爾，並轄西四城，「籌善後，所至

創立義塾，頗聞絃誦聲」。

（五）光緒十年，奉調入關，賞巡撫銜。明年授廣西巡撫，未到任。指揮所部修治都城河，加尚書銜。隔年派任山東巡撫，到任後以治河為首要工作。他認為黃河、運河均淤塞，非「總濬通海不為功」，提出全盤規劃，獲清廷支持。張曜本人對各項河工「莫不身親其事」，一年有三百天在河上忙碌。另並在青州和曲阜修建書院，「士民德之」。

（六）光緒十四年，張曜奉命襄辦海軍，隔年晉太子少保，奉命會同檢閱南、北洋水師，在煙台聽說台灣巡撫劉銘傳有病離職，張曜請求來台灣任職，清廷嘉其志。

（七）張曜逝世於光緒十七年督辦河工任上，清廷贈太子太保，諡「勤果」。

（八）清史稿對張曜的總結，有五點：

- 1、張曜長得又高又帥，「自少從戎，不廢書史」，文、字均優（這總算替他平反了）。
- 2、他曾刻了一顆圖章「目不識丁」，隨身攜帶，自我勉勵。
- 3、寧夏回亂平定後，他在黃河邊築小樓面對賀蘭山，題門額「河聲嶽色」，常在那吟詩寫字，時人將他和晉代羊祜（叔子）登峴山的佳話相比。
- 4、作官近四十年，不為自己置財產。性尚義，「所得廉俸輒散盡，尤禮賢下士，士爭往歸之」。
- 5、其修道路、開廠局、精製造，凡有利於民者，無不舉辦。「死之日，百姓巷哭失聲，喪歸，且傾城以送」。

三、張曜曾請左宗棠為他家書寫一副舊聯：

負郭無田，幾畝荒園都種竹；

傳家有寶，數間茅屋半藏書。

左宗棠還寫了「張朗齋聯語跋後」，中有語曰「……故山無田

宅，荒園數笏，盡以蒔竹，雅尚如此。……何時真得吟哦其間，一發清興，余當攜杖從之」。

謹按：

一、回顧張曜一生，由文改武，再由武改文；佩「目不識丁」圖章，寫顏真卿的字，辦理屯田、河工、書院及各種民政，真是奇人。

二、左宗棠欣賞張曜，因為他們兩位都是文武兼資，都是在軍功外還重視民政，都把薪水散盡，都喜歡親力親為積極任事，真是好官！

三、最了不起的是，他們兩位都死在任上，惡耗傳出及歸喪途中，許多百姓痛哭不捨，這代表無上的榮寵，俗話說「蓋棺論定」，請問今天台灣的公務員，有幾位會讓老百姓掉眼淚？

全玉註記 105/1/14

51.對聯招親

左宗棠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二十歲時，入贅湘潭周家為婿。今天在家看徐志頻所著「左宗棠」，其第43頁有一段很有趣情節，說是左宗棠夫人周詒端的母親王慈雲為湖南有名女詩人，要親自出題考左宗棠，也就是對聯擂台。

一、王慈雲首先出聯：

胸藏萬卷聖賢書，希聖也，希賢也。

左宗棠答：

手執兩杯文武酒，飲文乎，飲武乎。

王慈雲又出：

鴻是江邊鳥。

左宗棠對：

蠶為天下蟲。（蠶字俗作蚕）

王慈雲又出：

鳳凰遍體文章。

左宗棠答：

螃蟹一身甲冑。

因為左宗棠對答如流，這門親就這樣訂下來了。

不過，我記得這門親事是左宗棠的父親左觀瀾和周詒端父親周衡早先訂下的（他倆是岳麓書院同學），何必要經過「擂台招親」；其次，我總感覺這試題有點眼熟。於是到書架去找，發現了「考古題」。

朱沛蓮民國五十二年出版的「聯選」上卷第 106 則：

明朝的楊一清，年 14 舉於鄉，旋應會試至京師，有國公尚書同設席邀宴，席間二主人同時遞酒兩杯曰：

手執兩杯文武酒，飲文乎，飲武乎。

楊一清答：

胸藏萬卷聖賢書，希聖也，希賢也。

接著第 107 則

楊一清在翰林時，一學士命對云：

鴻是江邊鳥。

楊應曰：

蠶為天下蟲。

此外，在朱沛蓮這本書上卷第 37 則，明憲宗召見李東陽和程敏政並賜宴，桌上有蟹，皇帝指著蟹說：

螃蟹渾身甲冑。

程敏政對：

鳳凰遍體文章。

李東陽對：

蜘蛛滿腹經綸。

憲宗說「他日一為宰相，一為翰林」，果如其言。

以上文字對照，我的感想是，周母王慈雲女士和楞小子窮書生左宗棠，真都是博聞強記，才能出口成章呀！

二、接著我繼續看這本「左宗棠」，第 97 頁講到左宗棠聽說鴉片戰爭時，很生氣並說「問天下頭顱幾許？看老夫手段如何！」，作者隨後說，「據剛過世的南懷瑾先生考證，正是左宗棠的名言」。

我又犯了老毛病，感覺似曾相識，又起身去書房翻資料。結果在段錦雲民國五十八年出版的「古今名聯集粹」第 264 頁（第 26 節雜聯）錄有洪秀全題「理髮店聯」曰：

磨礪以須，問天下頭顱幾許？

及鋒而試，看老夫手段如何。

我心想，這洪秀全和左宗棠是同個時代的人，可能那個時候理髮店常懸掛這副對聯吧！

三、接著繼續看書，第十一章「密謀問鼎」吸引住我的眼睛，這不就是我前兩天才註記「取而代之」那有趣的問題嗎！仔細看去，作者寫了一件其他資料沒出現的訊息（至少我手邊沒有），他說左宗棠在「湘官集團」中最早提出「倒戈奪權」

（就是推翻清朝），說左宗棠托胡林翼給曾國藩送了一副對聯：

神所依憑，將在得矣；

鼎之輕重，似可問焉。

「問鼎」就是問鼎政權的意思。胡林翼將此對聯拿給曾國藩後，曾國藩沒有當場答覆。過幾天後，胡林翼要給左宗棠回音，曾國藩琢磨改了一個字，把「似可問焉」改成「未可問焉」，迅速給胡林翼瞄一眼後點火燒掉。

以上描述，雖不知典出何處，但也可作為這個熱門公案的談助。

謹按：

一、徐志頻這本「左宗棠」寫得很精彩，文筆流暢，搜集資

料頗多，論點有其立場（大陸出版），但仍屬刻畫精闢。對岸以往對曾左視為「鎮壓農民起義的封建地主幫兇」，九十年代以後，才陸續出現研究左宗棠的風氣。至於台灣，我們好像很久不用「先賢」這個詞了。但不管意識形態如何，古今中外總有些我們可以學習的榜樣吧！遠的學美國林肯、印度甘地、土耳其凱末爾、日本西鄉隆盛，近的崇拜美國金恩、德國梅克爾，怎麼都沒有我們附近的人或與我們生活習慣相近的人？我們自己應該想想。

二、今天寫周府擺對聯擂台招親，想起當年我去王家，想當王家女婿的時候，王家老太（後來我的岳母）也出了兩道題。一是喝小酒，幸好我一喝就上臉（岳母事後告訴我喝酒臉紅者老實誠懇），第二關是擺桌打麻將，幸好打牌時臉不紅（岳母事後告訴我打小牌臉就紅者心胸不寬）。所以，不要說「先賢」，老一輩的人看人看事，確有一套邏輯方法的，您說呢？
全玉註記 105/1/15

52.江忠烈公

為什麼要寫江忠源？因為左宗棠第一份「出社會」的公職（湖南巡撫的幕僚），就是江忠源和胡林翼等人推薦，並極力勸請左宗棠就任。其次，江忠源陣亡後，左宗棠和郭嵩燾兩人合作編寫「江忠烈公行狀」（咸豐十一年十月），文長逾一萬六千字，為左宗棠一生中罕見的長文。我足足看了一天半，認為這位人物頗有足述者。

一、江忠源生平簡述

（一）他是湖南新寧人，道光 17 年中舉人，其後常待在京師，因為替好幾位朋友處理後事，其「公義聲震京師」，民間有「包送靈柩江忠源」的說法。道光 24 年回故鄉，認為天下將有亂，開始辦「團練」。其後當地發生雷再浩之變，江忠源率村中團

丁兩百人，會同當地駐軍剿平之。

（二）江忠源以是功獲「以知縣用」（可當縣長），道光 29 年派浙江。江忠源不僅剿平數十起巨盜，有被派到秀水地區處理水災後的賑濟工作。江忠源採行下列方法，值得學習：

1、親自到有錢人家勸捐助賑，設立「賑局」，選當地正派人士主持。

2、將待賑貧民分「極貧」、「中貧」、「次貧」，編定戶口。

3、有錢人家捐獻的錢谷，暫時存在捐獻者家中。

4、分配時，預估某莊貧戶若干，應給錢米若干；再算出某莊捐獻者應該發放多少。然後由「賑局」發單，交給各莊長向捐獻人家領取，分發貧戶。重點在莊長憑票發給，無從侵吞欺騙；貧戶戶口已定，不能浮冒人頭，且公家的辦事人員和差役都不能介入，無從貪污。

再加上江忠源嚴行法紀，有錢人家「感其公意，輸助恐後」，全活貧民甚多，這是很大的功德，當地居民向巡撫請願派江忠源當地方官。江忠源「招流亡、禁遊惰、懲奸滑」，又以民俗奢侈，自己倡導節儉，公開宣稱「知縣每日六十四文」，老百姓很稱讚他，說兩百年無此好官。後來江忠源父喪，縣民集資送他，他不肯收。浙江巡撫說「賢如江令，可令其無以歸？歸無以葬耶？」，送他一筆錢，並勸他收下，「公感其意，泣受之」。

（三）太平軍起，左宗棠的二哥宗植在北京當內閣中書，向大學士祁寯藻推薦江忠源，遂奉命至軍前，每戰皆捷，升同知直隸州知州，並奉命五百團丁為一軍，江忠源要他弟弟忠淑在籍募師號「楚勇」來歸，「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永安戰役，顯示鄉勇的戰力。其後江忠源因病回故鄉。

（四）咸豐二年四月，太平軍圍桂林，江忠源募勇千人與劉

長佑赴援，三戰皆捷。太平軍取全州，將攻長沙，江忠源督所部於下游「蓑衣渡」大破之，其首領馮雲山中砲身亡，局面賴以穩定。其後太平軍圍長沙，江忠源又率部與和春在後追擊，協助長沙內外各軍，後太平軍首領蕭朝貴中砲亡，轉攻湖北，東南局勢趨緊。

湖南巡撫把江忠源留在湖南，派他去剿瀏陽「征義堂」之亂，用兵十二日，事平。湖南嚴治土匪，自此役始也。

（五）咸豐三年正月，江忠源返長沙，張亮基署湖廣總督，調江忠源赴湖北，奏請派江署湖北按察使，旋實授。任內與其他部隊剿平各地賊眾，大局稍定。清廷派他去江南大營幫辦軍務，他在這年三月二十九日交卸湖北工作，並向清廷提出有名的「軍務八項」，分別是「嚴軍法」、「撤提鎮」、「汰冗兵」、「明賞罰」、「戒浪戰」、「察地勢」、「嚴約束」、「寬脅從」。

（六）江忠源率楚勇一千七百馳赴江南，沿途平廣濟，後接旨赴安徽鳳陽，半途又奉命去救南昌。

其後江西吉安告急，分兵前往，並採納郭嵩燾建議，建立水師，後來曾國藩創水師一軍，「扼截江路，保全湖南北、江西諸省，使賊終不得逞，由公發其端耳」。

（七）其後，太平軍據九江，奉命往救田家鎮，敗績上疏自劾。回到武昌，被派為安徽巡撫，力守廬州，兵勇不足，雖屢次打敗撲城之賊，太平軍又以地道轟城，朝廷嘉許他力保危城，賜巴圖魯勇號。可是友軍畏葸不進，其弟率援軍又被阻，不得前。被圍月餘，城內有人通敵，太平軍知城內糧食和軍火將盡，大舉進攻，江忠源舉刀自刎，左右救之，「忠源奮脫……身受七創，投古塘死之」，得年 42 歲，「事聞天子震悼，贈總督，予謚忠烈」。

二、江忠源軼事

（一）當年江忠源在京師，曾和曾國藩見過面，江離開後，曾國藩告訴郭嵩燾「生平未見如此人」，並說「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曾國藩真能相人也。

（二）江忠源曾說「朝廷文法何嘗為害天下，由官吏玩法以貽害耳。去天下之治刑名者，而後天下之訟獄清；去天下之治錢谷者，而後天下之虧空清」，有說「古名將用兵，專事節制。節則進退有法，而心意交孚；制則取捨有主，而手足齊一」。

（三）江忠源居危城，每夜環城巡視，看到士卒吃得不好，一定下馬和士卒一起用餐，所以他的部隊對他都很感佩，沒人會背叛他。

謹按：江忠源也是舉人出身，與左宗棠相同背景，其後江辦團練漸有名聲，獲朝廷拔擢，比進士及第者昇遷還快。說不定這也是對左宗棠出仕辦事（辦大事）的啟發。左宗棠後來的成就不亞於江忠源，但，這引發一個問題，這兩位都不是「正途」出身，那麼，一個社會要「人盡其才」，難道「正途出身」的人不夠嗎？如果不是，那該如何使社會「人盡其才」呢？

全玉註記 105/1/16

53.羅忠節公

昨天談江忠源，「清史稿」把江忠源和羅澤南兩位合併在卷四百七「列傳一百九十四」。此外，李元度說「楚勇始自江忠源，湘勇則自羅忠節公始」。復查左宗棠為羅澤南所寫輓聯：

率生徒數十人轉戰而來，克廿餘城，殺幾萬賊，是誼友，是忠臣，獨有千秋，羅山不死；

報國家二百年養士之澤，提三尺劍，著等身書，亦純儒，亦良將，又弱一個，湘水無情。

查閱左宗棠平生所寫輓聯，好像這副是最長的，遂想將其事蹟與君共享。

一、羅澤南的生平

（一）羅澤南（1807-1856）字仲嶽，號羅山，湖南湘鄉人，秀才，在家鄉課館授徒，從游者甚眾。咸豐二年太平軍攻長沙，羅澤南遵地方官朱孫詒之調遣，在家鄉倡辦團練，以戚繼光的建軍方式，部屬其眾，「教之擊刺，勗以忠義，紀律肅然」。

（二）咸豐三年，以勞績被政府銓敘為訓導（基層地方官之一）。曾國藩以在籍侍郎調羅部剿平廣西東部土匪，被昇為知縣。當時江忠源赴援江西，兵力不足，請曾國藩援助。曾派羅澤南率部前往，「所部多起書生」在南昌第一次打仗，奮勇爭戰，有幾位陣亡，曾國藩聽到後說「湘軍果可用」。江西問題解決後，又剿平安福土匪（以三百人破賊數千），昇同知直隸州。回湖南後又剿平永興土匪，部隊增加到一千人。

（三）咸豐四年，與塔齊布一起攻岳州，所戰皆捷，昇知府。從此湘軍打出名號，轉戰各地，嗣曾國藩在金口與各部隊將領會商攻取武昌的計畫，羅澤南「繪圖獻方略」，認為攻武昌有兩條路，一條是派塔齊布「扼洪山」，另一條是由羅自己「攻花園」。開始行動後，兩人每戰皆克敵，七天後即收復武昌、漢陽。羅澤南昇道員，不久清廷派他為「浙江寧紹台道」，但曾國藩奏准把他留在湘軍。其後，繼續攻克太平軍佔據的田家鎮，清廷賜巴圖魯勇號，加按察使銜。

（四）咸豐五年，清軍在湖北屢吃敗仗，武昌又被太平軍佔領。羅澤南追隨曾國藩從南昌赴援饒州，數戰皆捷，加布政使銜。針對江西軍事，羅澤南上書曾國藩「九江逼近江寧，兼牽制武昌，故賊以全力爭之。……欲制九江之命，宜從武

昌而下……為今之計，當以湖口水師、九江陸師截賊船之上下，更選勁旅掃崇、通以進武昌，由武昌以規九江，東南全局，庶有轉機」，曾國藩將此計畫轉報清廷後，派羅澤南率部五千人赴湖北會剿。其後，打敗石達開，與胡林翼合攻蒲圻、克咸寧，「自是武昌以南無敵蹤」。其後，與胡林翼分別戰太平軍於武昌外圍各城，戰績累累，太平軍閉武昌城門不出。

（五）在這個時候，石達開部太平軍進入江西，聲勢又大起來，曾國藩想調羅澤南部回援江西，但羅澤南認為武漢是南北樞紐，如果他撤圍去江西，單靠胡林翼一軍不能成事。況且目前太平軍糧食將盡，「功在垂成，捨之非計」。當年三月，太平軍開城門與羅澤南激戰，四散的炮彈片打中羅澤南的左額，血流滿面，羅澤南「駐馬一時許，歸洪山，猶危坐營外，指畫戰狀。翌日，卒於軍」。

（六）咸豐帝接到消息，「震悼」，下詔將羅澤南依「巡撫例議恤」，並諡「忠節」。

（七）「清史稿」結論寫得很好，「湖南募勇出境剿賊，自江忠源始。曾國藩立湘軍，則羅澤南實左右之。樸誠勇敢之風，皆二人所提倡也。……忠源言兵事一疏（見昨日註記），澤南籌援鄂一書，為大局成敗關鍵，並列之以存龜鑑。此大將風規，不第為楚材之弁冕已」，可謂推崇備至。

二、羅澤南論讀書與用兵之道

（一）讀書

羅澤南在所著「小學韻語」中寫道「首讀《大學》，規模宏遠；次讀《論語》，立其根本；次及《孟子》，觀其發遠；次及《中庸》，微妙以揭」。

此外，羅澤南說「以平日之所言者，勵而為行；即以一身之所行者，發而為言」。又說「若徒誦於口耳而不先以躬行，是

無源之水，必不能致乎四海；是無根之木，必不能榮其枝葉」。顯然，他認為知行只有結合，才能互為成長。

（二）用兵

羅澤南喜歡以「大學」所說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來解釋用兵之道，並以「左傳」所說「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作註解。簡而言之，他認為作戰時，不可輕舉妄動，要沉著應戰，先冷靜觀察敵方狀況，考量敵我情勢。預為籌劃，蓄積士氣。其次要注意避敵人之鋒銳，趁其懈怠放鬆時，攻其不備。

三、羅澤南的軼事

（一）他 11 歲時作對聯就有奇氣，當時針對住家附近有藥房和染坊，他說：「生活萬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

（二）咸豐六年羅澤南陣亡前，對胡林翼講「危急時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學」，旨哉斯言。

四、羅澤南與左宗棠相似之處

（一）他們兩位皆出身貧窮家庭，年輕時以當鄉村教師為業，一為秀才後舉孝廉方正，一為舉人，均未成進士。

（二）他們兩位均師法程朱理學，但對經世致用如水利、邊防、輿地、鹽務、河工、漕務等，均有濃厚興趣。

（三）他們兩位均提倡「實踐才是學習的根本，學習要與實踐相結合」。

（四）他們兩位都是以書生領兵，羅澤南率領湘軍「大小二百餘戰，前後克城二十餘座」，左宗棠任事時間與征伐範圍均比羅澤南要久要廣，但基本上都是打勝仗。

謹按：左宗棠與羅澤南給我們帶來的榜樣，除了「上馬殺賊，下馬讀書」以外，他們樸誠的生活觀；講究知行合一注重實踐的精神；先期籌劃週詳再按步執行的方法論；均值得今天

的讀書人學習。更重要的是，他們把「對國家社會的成長要有貢獻，對改善老百姓生活要有具體成績」當作讀書人的責任，經常掛在心頭，尤其值得吾人效法。

全玉註記 105/1/17

54.屢敗屢戰

「屢戰屢敗」和「屢敗屢戰」兩個詞語，前者給人老打敗仗、很無能的負面印象；而後者雖然也是吃敗仗，但讀起來好像是「打不倒的勇者」，反而給人積極奮起的正面印象。這類將同樣文字顛倒排列，造成不同效果的技巧，有人稱為「師爺筆法」，其典故來源有下列五種說法。

一、湖南平江的李元度，本來是個書生，不懂軍事，曾國藩命令他帶兵打仗，老打敗仗，曾國藩大怒，上奏彈劾李元度，公文中用「屢戰屢敗」一詞，但曾公幕僚幫李元度的忙，將這個詞倒寫成「屢敗屢戰」，意思大不相同，李元度竟獲免罪。（清稗類鈔）

二、曾國藩指揮湘軍與敵交戰無功，奏章中原用「屢戰屢敗」成語，其部下李元度改為「屢敗屢戰」，妙筆一轉，變頹喪為奮揚。（佟玉斌「語序雜談」）

三、曾國藩在祁門敗於太平軍，自請處分，將奏稿請李鴻章表示意見，李鴻章提筆將「屢戰屢敗」倒置為「屢敗屢戰」，意思完全不同，結果曾國藩未受處分云云。

四、有人說曾國藩打敗仗的奏摺，是師爺馬家鼎將「屢戰屢北」改為「屢北屢戰」的。

五、也有人說上述的改動是曾國藩自己的傑作。

以上說法，第一、二兩種傳述者較多，其中主角是李元度，他是左宗棠的好朋友。

一、李元度的簡歷

李元度是個舉人，曾國藩在籍辦團練時，李上書「數千言」談軍隊與戰爭等事宜，曾國藩覺得他很有膽氣，請他當幕僚。咸豐五年曾國藩要他招募兵勇三千，開始領軍作戰，因軍功於三年後被派任「浙江溫處道」，加按察使銜，獲巴圖魯勇號。咸豐十年，曾國藩督師皖南，調李元度任「安徽寧池太道」，防守徽州。才到三天，太平軍攻城，李元度退走，經「國藩奏劾，遞職逮治」。正好浙江巡撫王有齡奏調李元度「援浙」，李元度「不待命，回籍募勇八千，號安越軍」，還沒開拔，太平軍攻湖南，巡撫文格把李元度留下守瀏陽，「偕諸軍破賊，詔賞還按察使銜，並加布政使銜」。

其後，杭州城陷，巡撫王有齡自殺，左宗棠續任浙江巡撫。李元度率部進入浙江，守衢州，官「浙江鹽運使，署布政使」。這時問題來了。

二、先前曾國藩彈劾李元度革職，交左宗棠差遣。現在（同治三年）有御史劉慶參劾李元度「罪重罰輕，請仍按律定擬罪名」。清廷將此案分別要左宗棠、曾國藩「查明具奏」。

三、依據左宗棠「復陳李元度被參情節摺」（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內容如下：

（一）曾國藩查奏重點

1、李元度在咸豐十年防守徽州，因剛到不久，受大股太平軍攻擊，府城失陷，被奏參革職拿問，「本屬從嚴」。

2、咸豐十一年，在參劾案尚未結，就回籍募兵，沿途又跨大說打勝仗，又不努力援救杭州，被參劾革職留營一節，「尚為允當」。

3、但曾國藩說李元度原「有兼人之才，惟戰陣非其所長，用違其才，遂至身名俱裂」，但考量李元度當年也立過功勞，所以「懇請酌量錄用」等等。

清廷將曾國藩的奏摺抄送左宗棠，要他查明李元度被參「罪重罰輕之處」，是否允當？

（二）左宗棠的查覆重點

1、有關李元度失守徽州一案，同意曾國藩所說「原參革職拿問本屬從嚴」之奏。

2、有關原參李元度不候審訊，逕自募勇赴浙一節，則李元度是經浙撫王有齡奏調，奉旨辦理的，原參有失實之處。

原參李元度由江西援浙，節節逗留，致杭州失陷一節，查照當時狀況，連我左宗棠帶著「驍將勁兵」，還要兩年才能收復杭州，曾國藩說李元度不能努力救杭州，是「事外論人，每多不諒，未足據也」。

但是，原參李元度募勇赴浙，誇大戰績克復義寧等城一節，李元度是一路追賊而來，「于賊去之後，居復城之功，實近無恥」，「此罪之可議者一也」。

此外，李元度被曾國藩劾奏落職後，「即悻悻求去」，要將部隊帶走，並要求欠餉，每天逼著我要，不給不休，我左宗棠曾罵李元度「國家何負于爾，乃竟忍出此耶，李元度不顧也」，當時局面頗為危險，李元度不顧大局，「此罪之可議者二也」。

3、至於曾國藩這次代李元度乞恩，是「臣僚情義之私，非國家刑賞之公」，我左宗棠「不敢附會具奏」。

四、其後，李元度被清廷判發往軍台效力（充軍），因沈葆楨、李鴻章、彭玉麟等人「交章薦其才，代繳台費，免罪歸」。後來貴州巡撫張亮基奏請派李元度剿匪，功復原官，光緒八年擔任貴州按察使，不久昇布政使，光緒十三年死於任上。

五、李元度頗有文才，湖南平江流傳一則「對聯趣話」。據說有一天，李元度遇見一位江夏的劉秀才問路，李元度嫌其語言唐突，回以白眼，劉秀才好顏請教李元度尊姓，李元度脫

口說：

騎青牛，過函谷，著道德五千言，老子姓李。

那秀才回答：

斬白蛇，入咸陽，興漢家四百載，高祖是劉。

李元度問「足下何處人氏？」

秀才回答「江夏」，李元度問：

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先生居江夏，是第一，是第二？

秀才回答：

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後，小弟本儒人，不在前，不在後。

後來，他們兩位成為很好的朋友。

六、李元度有文采，應該是世所認同的。「清史稿」說「元度擅文章，好言兵，然自將屢債事」，就是說李元度喜歡談軍事，但自己帶兵則常出狀況，也就是「所行不逮其言」。

謹按：左宗棠與李元度是湘軍初建時的好友。但在清廷詢問李元度「前案」時，即便曾國藩都替李元度求情，即便當時太平天國「天京」已破，當年與太平軍間爭戰成過去，即便兩人為好友，左宗棠之復奏毫不留情，用語極重（例如「實近無恥」）。也許這就是左宗棠坦誠率直的一面，這種個性讓他在官場像隻孤獨的雄鷹，少有能長久相處的僚友同事。從擔任公職的立場來看，這樣的處事態度，可能會降低與人「協調合作」的功能，可是如果每位公務員都把份內事作好，自然「大局」就不會壞。尤有進者，就晚清的曾、左、李三位辦大事的大臣來看，曾國藩局面最大最早，其識拔推薦的人才最多，但太平天國滅後，曾國藩立即裁湘軍，憂讒畏譏，唯恐樹大招風，因此史上很少稱「曾派」、「湘系」等用語；左宗棠個性如上，「不結盟」可以想像，所以他擔任方面大員雖久，勳業雖隆，但他在任與離職後，沒聽過有「左系」人馬。李鴻章就不同了，他在職時，所謂「淮軍」、「淮系」就

以他為精神兼實際領袖，這種風氣延續至清末，乃至民國建立，早期軍閥包括袁世凱在內，以及實業界人士，頗多與「淮系」有很深淵源。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您認為當公務員，是「孤鷹」好呢？還是「手腕靈活，拉幫結派」來得好？

全玉註記 105/1/18

55. 寶鼎滄桑

裴景福所著「河海崑崙錄」記載頗多有關左宗棠的軼事，其中有一則提到咸豐十年左宗棠陷「樊燮案」官司，胡林翼托郭嵩燾救左宗棠，郭轉請潘祖蔭上疏推薦左宗棠，左宗棠因以免禍，其後且大展勳業。裴景福原文接著說「文勤（指潘祖蔭）嗜金石鼎彝，文襄（指左宗棠）帥隴，以三千金購毛公鼎攆贈之，報前施也」。有關這個部分，想提出幾點說明，與諸君分享。

一、左宗棠送給潘祖蔭的並非毛公鼎

（一）左宗棠在同治十二年（1873）寫給袁保恆的信中，有這麼一段：

「《孟鼎》拓本細玩定非贗作。伯寅侍郎疑為不類，……。弟意寶物出土，顯晦各有其時，《孟鼎》既不為伯寅所賞，未宜強之，盍留之關中書院，以俟後人鑒別。其價則弟任之可也」。就這封信的內容來看，左宗棠先送孟鼎銘文的拓本給潘祖蔭，但潘認為不像真品。所以左宗棠自己買下這鼎，要袁保恆（左的後路糧台，就是後勤總司令的意思）放在陝西的書院。

（二）但隔年左宗棠寫給袁保恆的信中，有一段「伯寅侍郎書來，亟盼孟鼎之至，前函敬托代為照料，攆致都中，計已承籌措及之」。顯示後來潘祖蔭改變主意，很盼望這座鼎，左宗棠遂托袁保恆代為送去。

（三）當年（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左宗棠寫給潘祖蔭

的信中，說「……孟鼎筱塢閣學（指袁保恆）擬以小車運致，適秋霖大作，野潦縱橫，慮或損壞，故爾遲遲。旬內稍霽，當可啟運」。

從這封信可以判斷，孟鼎不久即送達潘祖蔭居處矣！

（四）從以上文字，可以確定左宗棠送給潘祖蔭的是孟鼎，並非毛公鼎。

二、孟鼎是什麼？

（一）孟鼎原有大、小兩座，道光年間同時出土，但小孟鼎已無從追蹤。大孟鼎的出土地點是陝西郿縣禮村（今寶雞市眉縣）。此鼎據考證鑄造於周康王二十三年（西元前 1003 年），鼎高 102 公分，青銅器，重 153.5 公斤，鼎腹內側鑄有兩段 19 行銘文共 291 個字（金文），內容記載一位名叫「孟」的貴族，頌揚周康王的賞賜以及訓示（不要酗酒）等等。

（二）這座鼎剛出土時，據傳為當地鄉紳購得，後為縣令所有，輾轉為左宗棠買下（傳說價格 700 兩白銀）。左宗棠送給潘祖蔭後，潘把該鼎的銘文弄清楚了，並將此鼎命名為「大孟鼎」。

（三）潘祖蔭過逝後，其弟祖攢將鼎帶回蘇州老家，祖年死後，潘家珍藏由孫媳婦潘達於掌理。抗日戰爭時，為免落入日軍手，特別將此鼎連同其他寶物埋在地下。

（四）1949 年後，潘家建議由公部門保管。1951 年 7 月，上海文管會從蘇州南石子街潘宅挖出大孟鼎和另一座大克鼎。這兩座鼎和毛公鼎合稱為「海內三寶」，現「大孟鼎」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張一麐 「古紅梅閣筆記」有一段記載潘祖蔭疏荐左宗棠的故事，並提到這座鼎。原文是「方左公之由陝入覲也，以數十親兵舁大鼎贈公（指潘祖蔭），人謂公不受賄，不知文

裏與公書中，尚有自稱《受業》字樣，賄云乎哉」。

不過，以當時左宗棠的官階來講，已比潘祖蔭為高（左當時已為東閣大學士，潘為侍郎），對潘而言，構不成「受賄」。且余細查左宗棠寫的信，其自稱並非「受業」，而是「愚弟左宗棠再拜」，抬頭則稱「伯寅仁兄大人閣下」。所以，讀古人筆記資料，特別是涉及「記實」者，宜步步小心。

謹按：

一、依據「清代七百名人傳」，潘祖蔭咸豐十年推薦左宗棠的奏疏中，在那有名的「是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之前，還有一段話，很少有人提。亦即「楚南一軍，立功本省。援救江西、湖北、廣西、貴州，所向克捷。固由駱秉章調度有方，實由左宗棠於地形阨塞險要，瞭如指掌。故賊縱橫千里，皆在左宗棠規畫之中」，而後再接前面那兩句。我個人認為，這些前後文字要合起來看，才能瞭解當時咸豐皇帝為何「動容」。

二、「清史稿」列傳一百九十九寫左宗棠，第一段末句「年且四十，願謂所親曰《非夢卜夔求，殆無幸矣！》」，意思是說，左宗棠自己認為已快四十歲了，還沒混出名堂，除非「帝王一心想求得賢相，否則這輩子大概沒指望了（指帝王作夢或卜卦積極謀求賢才）」。

其後，咸豐帝耳聞左宗棠大名，曾詢問左的好友郭嵩燾（時在朝為官），是否認識左宗棠等等，郭嵩燾作了簡單介紹，咸豐帝即要郭嵩燾叫左宗棠出來為國家作事。胡林翼聽說後，很高興，說「夢卜夔求時至矣！」。

我特地把這段挑出來，用意在以左宗棠的例子與天下讀書人共勉。充實本身的學養、認真打拼工作等，是蓄積自己能量的基本功夫。但有本事仍必須有時運、遇貴人，才能有所作為。如果有本事沒運勢，怎麼辦？也就是「詘而能伸」，但不

伸怎麼辦？（其實很多人都面臨這問題），那就要以無愧本心的體悟，尋求豁達的生活境界（就像左宗棠在第一封信中寫的《寶物出土，顯晦各有其時》）。遠離抑鬱，還我樸誠。您說是嗎？

全玉註記 105/1/19

56. 司法公正

史念祖「弢園隨筆」記載「俞應鈞擅殺回匪十八人一案」，內容對左宗棠和潘祖蔭頗有批評。爰就相關資料整理如後，與諸君分享。

一、事情經過

（一）光緒三年，伊犁將軍金順的營務處（相當於民國的參謀處長）俞應鈞駐紮在新疆濟木薩。當時回亂初平，時有散勇搶劫情事。七月初一，俞應鈞盤查發現有未攜帶公文證照的「回勇」十八名，當即將這些人帶回，借用巴里坤副將孔才的辦公室「升堂問案」。

（二）當時孔才正在午飯，未去問案現場，只吩咐屬下部隊協助。因此，俞應鈞係獨自一人站在台階，旁邊有營務處親兵和副將營勇共約兩百人。俞要求那十八人下跪，其中兩人回說「未曾犯法」，不肯跪。

（三）先是，有名叫馬奎者向俞應鈞報告其同行人員遭搶，死傷各一。

俞應鈞即以此詰問這批「回勇」，其中兩名不服出言頂撞。俞喝令捆綁，回勇兩名撲上台階，將俞應鈞揪扭倒地，其後俞被同仁扶起，氣忿難忍，喝叫綁砍，這十八人被站堂兵勇及街市閒人一齊動手，全部毆砍斃命（以上根據光緒五年二月左宗棠的奏摺）。

但「弢園筆記」的說法是「……十八人者齊聲爭辯，勢遂汹

汹。俞惡其人眾勢橫，喝令綁起，意在綁而後詢也。顧營中殺人，必呼綁。十八人聞綁，群起逕奔俞，其一直前摔俞髮辮。此時亦非欲戕官，意在何以不問即殺。然而事機極迫，俞大呼“眾兵還不動手”，于是亂刃交下，十八人立即盡死，間有一、二奪路欲出門，亦死于圍觀兵民之手」。

（四）巴里坤副將目睹上述情形，未及喝阻。至於另一位孫榮還知縣，事後才到現場。孫知縣問俞應鈞人犯姓名與供詞，俞答以「未及問供」，孫知縣說無法稟報。俞竟然說「捏造姓名及添敘情節便了」。因此，隔天三人會同稟報金順，謊稱格殺行劫的陝回，陣斬五名、生擒三名，並捏造姓名與情節，希圖邀功免過。所獲銀兩、財物、馬匹等，原未呈報，後來怕真情敗露，於二十天後再補報。

（五）不料幾個月後，統帥老湘營的劉錦棠向左宗棠報告，他曾派「旌善營」的黑萬貴帶領共二十一人去濟木薩買馬，隨帶二千兩銀子與相關公文證照等，聽說在濟木薩被金順的兵勇所殺，並把銀子劫走。

（六）左宗棠當即去文金順詢問此事，那時左宗棠正當紅，劉錦棠新近攻下新疆南八城，聲勢亦顯。金順遂派人奏參查辦呈報，俞應鈞雖然也提出說明，包括劉錦棠文中所說道路遠近時間不符、人數不符、銀數不符，且無公文證照，在升堂時也沒言明是湘軍等，但左宗棠不理，金順不敢置問（以上根據「弢園筆記」）。

二、公文往返

（一）金順將本案以「擅殺行劫陝回參奏」，清廷派英翰審辦。英翰以「俞應鈞供詞狡展，核與劉錦棠稟報旌善馬勇被劫殺斃多命情節迥異其實」，清廷遂派左宗棠督飭甘肅按察使史念祖審訊。

（二）史念祖審訊時，俞應鈞原本還堅持「圍拿拒捕之說」。史念祖對俞等明講「天下事惟真可以敵偽」，你們雖然說劉錦棠所指的人數時間不符、沒有公文證照等，但你們原先所說去圍捕那十八個人，並無地名；說他們拒捕，也沒有受傷的勇丁；你們說經過審訊後正法，但並無供狀。你們說誰會相信？我今天是想救你們，別再自誤了。於是，俞應鈞痛哭，聲震堂皇，供出詳細的事情經過。再問孔才，也沒異議。史念祖急將此情報告左宗棠，並擬以「擅殺罪處俞，以阻救不及罪處孔」（其時知縣孫榮還已死）。

（三）本來，案情至此已明朗，不料左宗棠「必欲置之死，批令均按圖財謀殺問擬」，史念祖回報「銀先上繳，非圖財；事起倉促，非謀殺；案無佐證，死者安知非匪」，公文往返十幾次，兩人弄僵了。左宗棠大怒，公開說「你史念祖以為沒你的審訊報告，我就不能殺俞、孔嗎？我要專案報朝廷併殺此二人」，當時左宗棠左右的人，也認為左宗棠出奏，朝廷必然准許。但史念祖報告左宗棠，本案並非軍事案件，報上去後會交刑部研議，而刑部一定會駁回本案，左宗棠不聽（以上主要根據「弢園筆記」）。

（四）左宗棠在光緒五年二月上奏本案，強調本案情節重大，俞應鈞忿殺無辜弁勇十八命，罪無可加；孔才隨同矇報，罪何可逭？本應按律定擬，但俞、孔均為軍人，未敢輕率比擬平民定罪，所以請刑部研議定罪，清廷果然交「刑部議奏」（以上據左宗棠奏摺）。

刑部尚書翁同龢知道本案有冤情，逐項駁斥，並準備減罪結案。不料翁調職工部，刑部尚書由潘祖蔭繼任，潘一向對左不錯，本來不想駁本案，但「迫於公論」，並說「駁回的話，說不定可改擬罪名。如果罪名由刑部定擬，左宗棠也太沒面

子了」。所以，刑部雖然駁本案，但不定罪名。

（五）左宗棠接到刑部覆文，在光緒五年十一月上「復陳革員殘殺旌善營弁丁一案摺」，認為「故殺十八命，法實無可再加……求其生而不得」，此案情節重大，請敕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即所謂三法司）會同覆核定擬。

（六）依據「弢園筆記」的記載，三法司因公論所在，俞應鈞以故殺罪擬斬，孔才則擬充軍。「筆記」並述及潘祖蔭告訴其他人曰「左有書切責，我若并俞而活之，我實不敢」，一時清論鄙之等等。

（七）本來案子到此也應該結了，不過還有後續發展。

依據「弢園筆記」，史念祖不久赴北京，因其先世與潘祖蔭有交情，去見潘時「不能無慷慨語」，潘祖蔭竟然「感旁言而悔曰'''事至此，無解理，惟秋審粘簽，乞聖恩可救'''」，意思是說「秋決」時，不要把俞應鈞列入「勾決」名單。不過潘祖蔭也說，左宗棠即將入閣，且必當軍機大臣，恐怕「粘簽」也沒用等等。史念祖隨後告知沈兆霖，沈要史念祖去向李鴻藻報告。因為案情複雜，史念祖請李鴻藻牢記「被殺者，縱旌善營，實為曾經作賊之人（原叛回）；殺人者，終為曾經立功之人」。

其後，俞應鈞果然在光緒八年秋審時，蒙恩停勾，按例，次年即不列勾本，逃過一死。

三、餘緒

史念祖以為這是「粘簽」之功，光緒十年，史念祖到北京，與翁同龢談起本案，還說潘祖蔭「善補過」。但翁同龢告訴史念祖，刑部原來是「粘倒簽」，說「雖係官犯，人命究至十八名之多，不可緩」，幸好李鴻藻知其冤，由軍機處加簽「雖人命多至十八名，究係官犯，得免」。史念祖才恍然大悟沈兆霖

的先見之明，並對潘祖蔭的「食其言，更下其石者」不解。史念祖原被左宗棠奏劾罷官，光緒十年起復為雲南按察使，他在這段筆記最後，除懷念他母親對他的鼓勵之外，並說左宗棠頂多罷我的官，但不能為「異己之誅」。現在你左宗棠正在當軍機大臣，而我也已起復，見證這個制度在防微杜漸方面，仍有其權衡也。

謹按：本案雖依據史念祖的筆記和左宗棠奏摺內容摘述，惟案情本身實在荒謬殘酷，濫殺至十八條人命，又謊報案情、一再狡辯，就左宗棠的堅持來講，並不能說不對。其中值得吾人深思者，應該是如何避免將個人的好惡恩怨置入司法程序，影響司法公正。司法與道德，是型塑整個社會價值與風氣的最主要因素，「在上位的人」對於建置審慎公正的司法制度，尤其應該週詳考量、落實執行，以副民望。

全玉註記 105/1/20

57. 賀氏兄弟

清光緒六年，左宗棠為陝甘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率軍「抬棺」出關，以實際戰力作為與俄國談判伊犁問題的後盾。當年七月，奉清廷指示「來京陛見，以備顧問」。在回京路上，左宗棠陸續交待西北的人事、軍務、經費等事宜。忙碌的行程中，左宗棠於十月初五向清廷呈上一道很特別的摺片，即「請將前任雲貴總督賀長齡事績宣付史館並准入祀湖南鄉賢祠片」。這位賀長齡與其弟賀熙齡，都是左宗棠成長過程的貴人。

一、賀長齡（1785-1848）

（一）賀長齡是湖南善化人，進士及第，在江西、山東、廣西、江蘇、福建、直隸、貴州等地做過地方官，其後擔任雲貴總督兼署雲南巡撫，任期內因處理回亂不力，被降為河南

布政使，不久還是因回亂事被處分革職。

（二）賀長齡與左宗棠的關係

1、賀長齡早年與其幕友合編「皇朝經世文編」，是左宗棠對經世致用實學的重要啟蒙書籍。

2、道光十年（1830），左宗棠 19 歲，父親左觀瀾在這年以 53 歲之年辭世。同樣在這一年，賀長齡丁母憂回長沙守制。左宗棠早就仰慕這位講究實學的官員，常去賀府請益，並且「借書」。左宗棠在上述摺片中寫得很生動「臣（左宗棠自稱）弱冠時，頗好讀書，苦無買書資。賀長齡居憂長沙，發所藏官私圖史借臣披覽。每向取書冊，賀長齡必親自梯樓取書，數數登降，不以為煩；還書時，必問其所得，互相考訂，孜孜矻矻，無稍倦厭。其誘掖末學，與人為善之誠，大率類此」。我們現在從年齡推算，當時賀長齡 45 歲，是任職布政使、巡撫的省級高官，而左宗棠只是連秀才還沒有的鄉下讀書青年，沒錢買書，向這位大官借書。這位大官竟然親自爬上爬下取書，兩人還就書中內容相互討論。諸君請嘗試模擬想像那個場景，相信您一定會同意是可列為「世說新語」的佳話。

3、不僅如此，賀長齡發現這位姓左的「知青」志氣頗高，又很勤學；講話理路清晰有內容，竟然以「國士」許之，並說「天下方有乏才之嘆，幸無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三）左宗棠現在功成名就，很想幫賀長齡於國史立傳，連上述文字都寫在奏摺內。另並針對當年賀長齡被革職事由，說明他（左宗棠）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與林則徐湘江夜話時，向林則徐報告賀長齡始終將滇中回患引為遺憾。林則徐也說「知其目不暝，已將首禍之沈練頭等論擬如律」等等。

（四）即便左宗棠這摺片寫得如此動人，即便左宗棠是立下大功的東閣大學士，向清廷請求將許他為「國士」的賀長齡

宣付史館立傳，竟然碰了個大釘子。清廷在十一月初十回覆，內容略以「……前經黎培敬以（為賀長齡）開復原官、予謚立傳建祠，冒昧陳奏，當經明降諭旨駁斥，並將黎培敬交部議處。該總督（指左宗棠）豈未聞之？此奏殊屬率意！本應予以處分，著加恩寬免。所請著不准行。嗣後該督陳奏事件，務當加意審慎，毋稍輕率」。

二、賀熙齡（1788-1846）

（一）賀熙齡也是進士出身，當過河南道監察御史、湖北學政、山東道監察御史等官職。

（二）賀熙齡與左宗棠的關係

1、左宗棠讀書的啟蒙師是祖父左人錦，讀了一年多後，隨父親左觀瀾去長沙，在父親的塾館內讀書。此外，左宗棠於20歲時，經賀長齡介紹，去長沙城南書院讀書，書院主講者就是賀熙齡。賀熙齡在城南書院講學八年，左宗棠實際只跟賀熙齡讀了一年書，但其後他經常以書信等方式向賀熙齡請教，所以自稱當了賀熙齡十年學生，而賀熙齡也確實是左宗棠一生中，除父祖以外，唯一的受業師。

2、賀熙齡的教學宗旨是「明辨義利，匡正人心，立志窮經，學以致用」，這正符合左宗棠的需要。賀熙齡對左宗棠頗為賞識，這可從他道光十九年回北京途中，所寫的一首詩「舟中懷左季高」看出來：

六朝花月毫端掃，萬里江山眼底橫。開口能談天下事，讀書深抱古人情。

3、賀熙齡隔年因眼疾又請假回長沙，左宗棠則在安化教他未來的女婿陶枕（陶澍的兒子）。左宗棠常寫信向賀熙齡請教時事和洋情，並發抒自己的意見和感慨。

4、道光二十六年，左宗棠的長公子孝威出生，賀熙齡（當年

十月過逝) 遺命將其幺女許配給孝威。此外，賀熙齡之子賀穀娶陶澍第四女瑱姿為妻。所以，陶澍、賀熙齡、左宗棠等三人之間，還互為「親家」。

(三) 賀熙齡過逝後，左宗棠寫了下面這副輓聯：
宋儒學，漢人文，落落幾知心，公自有書遺後世；
定王台，賈傅井，行行重回首，我從何處哭先生！
定王台和賈傅井均為長沙古蹟，自然是當年師徒同學常聚會之處；「行行重回首」句亦有典，係當年賀熙齡返京時，左宗棠和幾位同學為老師餞行，湘江送別時的情景。

謹按：

一、左宗棠在二十歲以前，即有「心向實學」之志，其後讀書與資訊來源，賀氏兄弟的協助教導，影響很大。即便無法當面請益，左宗棠仍不時以書信方式報告其學習與思想內涵。例如道光十九年寫給賀熙齡的一封信中，針對老師教誨「隱微幽獨之中，戒慎尤不容緩」一節，左宗棠報告「……覺先儒'''涵養須用敬'''五字，真是對症之藥，……先從寡言、養靜二條，實下工夫，…」，可以看出左宗棠的努力（雖然他成長後不見得作到「寡言」）。

二、當年湖南恐怕沒有像報紙這樣的大眾媒體，購買或借閱書籍也要有管道，左宗棠在如此閉塞環境下，能有「經世致用」想法，真是了不起。相對來講，今天的青少年，享有迅速便捷的電腦科技和網路資訊，想看什麼就看什麼，如果不能把握時光、立定志向、潛心讀書、實踐篤行，那真是慚愧呀！

全玉註記 105/1/21

58. 李二左三

李鴻章（1823-1901）比左宗棠小 11 歲，在家排行第二，姑

且稱他李二爺。左宗棠在三兄弟中最小，稱他左三爺。他們兩位早年都作過曾國藩的部屬，其後李二爺經略江蘇，左三爺規復浙江。太平天國滅亡後，兩人合力平定捻亂。接下來，左宗棠去陝甘剿回亂，兩人因「海防塞防」之爭，意見大相逕庭。後來國內外情勢劇變，益襯托出兩人觀念的歧異。一般習稱李二爺主和，左三爺主戰。這種說法太簡單，不過這題目太大，無法在此充分研討。今天只想從幾個小故事，說明兩人的差異。

一、仕途

（一）兩人均從幕僚作起，但左出道與名氣比李為早。左宗棠也比李鴻章早當巡撫和總督。

（二）兩人都從帶兵打仗發跡，就爵位來講，李鴻章在太平天國天京覆滅時，即獲封一等肅毅伯，左宗棠稍後被封一等恪靖伯。但光緒四年（1878）左宗棠因平定西陲晉封二等恪靖侯；李鴻章在死後才被追贈侯爵。

（三）就入閣拜相來說，李鴻章在同治七年（1868）以平捻亂拜協辦大學士；左宗棠則在同治十二年陝甘回亂平定後獲派協辦大學士。

（四）左宗棠兩度擔任軍機大臣，李鴻章則未曾入軍機。

（五）兩人身後均被追贈「太傅」。

二、諡號

（一）左宗棠曾寫信給朋友說「曾國藩稱讚我勤勞異常、深具謀略，這是皮相之談」，為免以後的人「毀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譽我者轉失其實」，左宗棠認為自己最好的諡號是「忠介」。

但，清廷給他的諡號是「文襄」。

（二）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時，曾問幕僚「本朝李文襄公有

幾位？」，有人告訴他僅康熙朝的李之芳一位，李鴻章笑笑地說「可能會有兩位喔」，意思就是他本人將來的謚號為「文襄」。但，清廷給他的謚號是「文忠」。

（以上參考徐凌霄「凌霄漢閣筆記」）

三、兩人相處

（一）當年兩人在曾國藩麾下時，李鴻章從江蘇曾想派兵去浙江，左宗棠李越境掠功，撈過界，兩人為此失和。

（二）李鴻章幕僚寫函稿，涉及捻匪首領張總愚時，常講左宗棠不是他對手；談到西北情勢，也喜歡說左宗棠誤國程度比崇厚嚴重。

左宗棠寫家書，有時罵李鴻章的淮軍和捻匪一樣。

其實，上述說法均不正確。

不過，聽說這兩位面對面時，用語比上面還要激烈對立。

（三）李鴻章在曾國藩幕府時，頗受湖南人排擠，他寫給劉秉璋的信中稱左宗棠「湘人胸有鱗甲」。

（四）有位叫魯伯陽的官員（他到過台灣）知道左李兩人不和，曾將淮軍的糧台帳簿等，拿去給左宗棠，以為左宗棠會拿這些資料整李鴻章，不料左說「我們都是軍人，怎麼可以用這資料來中傷同仁？」，知道這事的人，都佩服左宗棠的度量。

（以上參考劉體仁「異辭錄」）

四、兩人私底下批評對方

（一）光緒十年，李鴻章寫給張佩綸的信「聞有請恪靖南征者，此老模糊顛倒，為江左官民所厭苦。若移置散地，固得矣，然夷情大局懵然，必有能發不能收之日」。（張一麐「古紅梅閣筆記」）

這是指中法戰役，清廷派左宗棠到福建督師，李鴻章不以為

然，認為應該將左宗棠「投閒置散」，否則會壞事。

（二）左宗棠進軍新疆時，李鴻章寫給劉銘傳的信，批評左宗棠「擁重兵巨餉，又當新疆人所不爭之地，飾詞欲戰，不顧國家全局，稍通古今者，皆識其奸偽」，這是非常嚴重的批評了。

（三）中法戰爭結束，清朝簽約放棄越南的宗主權。左宗棠批評李鴻章「對清朝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

五、兩人比排名

光緒十年，左宗棠竟然在九月初四呈上「大學士行走班次請旨摺」，請示清廷他和李鴻章兩位大學士的「行走班次前後」，結果清廷答覆「左宗棠行走班次，著在李鴻章之次」，似乎，左三爺遜了一籌。

六、其他關係

（一）左宗棠四子孝同，有個兒子娶李鴻章侄孫女李國裕，據左宗棠曾孫左景伊記載，李鴻章曾對左孝同說「你老太爺和我作了一生對頭，但我們所爭都是公事，從未涉及私人意氣」。

（二）左宗棠過逝後，李鴻章的輓聯：

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

焜耀九重詔，文以治內，武以治外，為天下惜公。

說實話，我認為李鴻章對左孝同講的話，還有這副輓聯，都有點矯情。

謹按：

一、要以簡單的文字說明李鴻章與左宗棠兩位國家重臣的差異，並不容易。也許從李鴻章自評的角度來看，比較公允。李鴻章以「裱糊匠」自居，他認為當時的國家是紙老虎，不

揭破，即使有小風雨，隨時補葺，還可「支吾對付」；如果真要揭破，則不可收拾矣！

而左宗棠是個講求實際的人，他對「自強」的要求非常明確，並且認為清朝中國作得到，他堅持建置馬尾船政局造船，就是最好例子。而只有「自強」，才不會被別人欺侮。

至於那位的說法正確，現已無從考證。

二、重要的是，從古至今，沒有一個朝代一個國家，內部大臣意見不相協調，而能有所作為的。華人歷史既久遠，歷史教訓尤明顯，今之為政者，應該引以為誡！

全玉註記 105/1/22

59.左李餘緒

昨天就左宗棠和李鴻章兩位的相關資料簡單排比，以顯示其志氣性向之差異。今晨接老友函示，謂梁啟超所著「論李鴻章」篇末附有李、左兩人之比較；另承好友林君提問，謂李鴻章是否以「利」為依歸等等。爰檢視相關資料，併列如次，以與諸君分享。

一、梁啟超所著「論李鴻章」

（一）第十二章結論，首節「李鴻章與古今東西人物比較」

1、第七，李鴻章與左宗棠

先錄原文，「左李齊名於時，然左以發揚勝，李以忍耐勝；語其氣量，則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虛憍者，嘗欲奉左為守舊黨魁，以與李抗，其實兩人洋務之見識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舊，李亦非能維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餘年，故得保其時俗之名，而以後之艱鉅謗詬，盡附於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2、梁啟超不僅文字簡練，見解尤其中肯。左宗棠積極進取的人生觀，表現在他的待人處世（事）。左宗棠雖然一向主張敬

天、存誠、求實、尚樸，但受限環境，為求實效，難免偏激急刻，遂造成器量不足的印象。此外，梁啟超講得很好，左宗棠並非刻板守舊的人，他講求洋務，其實比當時諸公還要清楚實際。我最崇拜左宗棠所說「洋人能作的，我們也能作」這種「能把事情作好」的積極任事精神。

至於梁啟超說左宗棠早死十幾年，所以天下把其後的問題歸責於李鴻章一身。這點我不能苟同，天下事無不可為者，亦不必將天下事集於一、二人之肩膀。況且，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左宗棠晚死幾年，或左宗棠主持的「自強」而後「與外人以實力周旋」能付諸實行。說不定，乙未（馬關條約）、庚子（八國聯軍）等悲慘史實，或因有所制衡而不致淪落至斯，諸君以為然否？

3、本書第一章緒論，提到德國的俾斯麥宰相曾告訴李鴻章「我歐人以能敵異種者為功，自殘同種以保一姓，歐人所不貴也」，旨哉斯言。回顧華人歷史，「內鬥內行，外鬥外行」幾乎成為華人宿命。今天的台灣，好不容易「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沈葆楨詠鄭成功聯語），五十年代後開啟台灣經濟奇蹟，讓我同胞能享受千年以來未曾有的生活水準。雖然有人批評政治體制，但不可諱言，當時的社會甚少分歧，大家齊頭往前邁進，這絕對是主要因素。近年來號稱開放，惟相互詬責者為多，獎優崇善者鮮見。從而力道抵銷、經濟停滯，形成危機。年近古稀，深切期望社會上居領導之諸君子賢達，能帶頭摒棄自相責罵、分化同胞之惡習，開啟和衷共濟的風氣，則或許天佑台灣，「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沈葆楨詠鄭成功下聯）。

二、李鴻章習以「利益」為依歸一節

查「清史稿」，李鴻章與左宗棠的列傳連在一起（列傳一百九十八與一百九十九），國史的結論頗可參考。

（一）李鴻章部分

「清史稿」結論末段說李鴻章「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二）左宗棠部分

「清史稿」結論說左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過人。廉不言貧，勤不言勞，待將士以誠信相感。善於治民，每克一地，招徠撫綏，眾至如歸。論者謂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則以王道行之，信哉。宗棠初出治軍……其廉儉若此」。

（三）比較以上兩段國史的結論，兩人不同形象躍然紙上。坦白說，若您追隨左宗棠，要有心理準備，不可能發財，但要勤勞作事。不過，「治民以王道行之」，讓我非常嚮往。重覆我的大學校歌首句「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既然如此，則讓老百姓生活過得好，才是好的政治人物，浪淘盡千古人物，我只相信這個標準。

謹按：台北陰天細雨，氣溫頗低，在家擁厚衣暖爐讀書，又想到在西北的左宗棠。左宗棠領軍作戰，雖然酷寒天氣，均以營帳為居處（「清史稿」說「曾國藩見其所居幕陋小，為別製二幕貽之」，這還不是在西北喔！），並嚴格要求其所屬部將也要和士兵一樣住營帳。左宗棠長子孝威前來探親，也得住營帳，受風寒影響身體健康，甚至早夭，左宗棠為之內疚心痛。但左宗棠以身作則的領導方式，確實值得我們學習。

全玉註記 105/1/23

60.找藏鏡人

左宗棠擔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府，咸豐九年駱秉章參劾永州鎮總兵樊燮，樊到湖北向駱秉章的上司湖廣總督官文告狀，

內容牽連左宗棠，又去北京「京控」，清廷命官文和錢寶青（在湖北主持鄉試的正考官）審辦，「如有不法，可就地正法」。其後，賴胡林翼、郭嵩燾、潘祖蔭等人援助，左宗棠才免禍，並獲朝廷付與軍務，開啟不平凡的事功。有關本案，前於 11/27 註記「左都御史」已說明大概，但有一個關鍵問題「倒底誰是陷害左宗棠的'''藏鏡人'''？」，遍尋資料，除王廣西「左宗棠」略有述及，其他文章筆記都把重點擺在援救左宗棠的過程，少有談論「始作俑者」。王廣西之書係以孟心史 1936 年 2 月登載於「益世報」之「記左文襄被樊燮訐控事」為本，茲即以心史先生之文並參考其他資料，來為諸君分析「誰是藏鏡人」。

一、事情經過簡述

駱秉章參劾樊燮，樊被革職查辦，咸豐九年三月三十日解到湖南。其後樊燮去湖北投訴，湖廣總督官文在六月二十七日上奏清廷。奉旨交官文和錢寶青審辦。駱秉章於八月二十五日將樊燮妄控一案，連同帳簿、報告、樊燮供狀等「咨送軍機處」。左宗棠在當年底離開駱秉章幕府，隔年一月初即以「參加會試」與「赴部引見」為由北上（就是跑路的意思），以上時間係依據左宗棠寫給胡林翼的信。

二、控案主要內容

（一）本案扯上左宗棠的原因，是樊燮原控有兩個地方，一是指左宗棠為「劣幕」（樊燮指控永州府黃文琛，商同侯光裕通知在院襄辦軍務紳士左宗棠，以圖陷害），一為「湖南一印兩官」（駱是湖南巡撫，左是地下湖南巡撫）。

（二）先談當時的法律規定

清朝「欽定六部處分則例」有三條和本案有關：

1、官員縱容幕賓出署結交者，照縱容親友招搖例革職。

2、督撫藩臬接用舊任幕友，令其始終踞一衙門者，照縱容幕友例議處。

3、督撫於幕友，務宜關防局鑰，不得任其出署往來交結，若不遵功令致被參劾，或因事敗露，將縱容之督撫治罪。

（三）如果按照上述規定，則左宗棠在前後任湖南巡撫張亮基和駱秉章幕府，都是巡撫授權他「先行而後告」；也是「始終踞一衙門」；而且籌劃兵餉事宜時，與胡林翼、曾國藩、王鑫、鮑超等統兵大員經常往來討論等等，都與上述規定不符，雖然平亂時期也許有必要，按律左宗棠「固無不構成罪狀也」。

（四）但左宗棠真是因這樣的原因被控嗎？孟心史說「夫秉權既久，而名位實非身有，遭忌在所必然……（有人）側目其聲勢，又時或受其意氣之凌躐，遂有遇事中傷之意。文襄之幾掇大禍，樊燮控案，乃其借手發難之資，非主因也。」

三、為什麼案初起時，沒人幫左宗棠講話？

（一）左宗棠的老板駱秉章在同一個控案中，無法為左宗棠辯護。

（二）當時手中有兵權者，怕被誤認「要挾」，也不敢出面。（這一點相當敏感，左宗棠在九月十九日寫給胡林翼信中「朋黨之嫌不可不避，上詢澹公，左某係何人荐之駱某，意疑公（指胡林翼）與滌（指曾國藩）耳。此後當加意檢點為是」，胡、曾以漢人均手擁重兵，在清朝是從未有的事，容易遭滿州統治階級猜忌。

所以，除非有親貴從中斡旋，以及擁兵以外的大臣為左宗棠「剖白」，這場禍不容易解決。

四、如何解禍？

（一）主要是郭嵩燾先請咸豐皇帝面前紅人肅順幫忙，肅順說要先有人上疏救左宗棠，他才能順勢進言。郭嵩燾就拜託

潘祖蔭上了那有名的奏摺說「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據資料說上了三次），而後肅順向咸豐帝分析湖南與左宗棠的重要。

（二）再加上胡林翼這時候上奏說左宗棠「……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其剛直激烈，誠不免汲黯太戇寬饒少和之譏。要其籌兵籌餉，專精殫思，過或可宥，心固無他」。

胡林翼這時才上疏，是知道肅順已向咸豐帝進言。所以孟心史說「是獄未盡解而惡訊已過之態度」。

（三）曾國藩在咸豐十年四月十三日上「復陳未能舍安慶東下請簡用左宗棠摺」，是答覆清廷問他怎麼派左宗棠差使，這時官司已告一段落矣。

五、那究竟是誰要整左宗棠？

（一）駱秉章「駱文忠公自訂年譜」咸豐九年己未「…嗣有人唆聳樊燮在湖廣遞稟，又在都察院呈控」。

（二）潘祖蔭奏疏中說「湖南不肖之員，思有以中傷久矣」，從以上兩份文件來看，執意要整左宗棠的，並非樊燮本人主動。

（三）胡林翼寫給左宗棠的信「間公者湘人，非鄂人，此沛公司馬之類也」，樊燮是湖北（鄂）人，不是樊燮，是「湘人」。但胡林翼又說「沛公司馬之類」，所以孟心史判斷應該是「湘之屬官」（劉邦參加鴻門宴前，其屬官曹無傷向項羽告密）。

（四）左宗棠寫給郭昆燾的信「…潤公密函（胡林翼來信），言含沙者意猶未慊，網羅四布，足為寒心，蓋二百年來所僅見者…」，所以並非樊燮，但是「必有大力者在」。

（五）那是誰呢？

孟心史依據王闓運「湘軍志」「永州總兵樊燮，以驕倨為巡撫所劾罷。因構于總督（官文），指目左宗棠。布政使文格亦忌

宗棠，陰助燮。總督疏聞，召宗棠對簿武昌，秉章再疏爭之。奉嚴旨，命考官錢寶青即訊事……」，認為構成大獄者為布政使文格。

六、文格為何要整左宗棠？

（一）當年文格為道員時，被升為廣西按察使，文格不想去，左宗棠以幕府力幫了文格的忙。但文格對駱秉章不滿（因爭職權的關係，駱未尊重文格）；此外，文格有可能想升湖南巡撫。

文格與湖廣總督官文的關係不錯，有可能借樊燮案擠掉駱秉章，而站上湖南巡撫寶座。

（二）其次，孟心史從駱秉章離開湖南，文格代理湖南巡撫，對曾國藩、胡林翼「不買帳」一節，推論文格對「曾、胡諸公所善之左宗棠，自不善之，亦其蹊徑之自別也」。

（三）孟心史更以當年駱秉章和左宗棠在湖南修正漕糧的徵收辦法，沒有經過布政使（即文格），由駱秉章決策訂定，而主謀修正案的是左宗棠，所以當時「藩司以下大譁」（布政使以下的官員對這個案子很有意見）。既然有這層不高興的因素，則藉由樊燮案來整倒左宗棠。

謹按：這個案子給左宗棠很大的打擊，依據他當時的書信，他自稱早就知道官場「為傾軋爭奪之所」，他不想沾鍋，所以去當「幕府」，認為可「息機行素，進退自由」，想不到還是惹禍上身。他在「跑路」時，很想乾脆去胡林翼或曾國藩那裡當個「營官」，帶兵打仗戰死沙場算了。當然，他沒想到雨過天青，他竟然因此案而真正進入「仕途」，並且一帆風順，兩三年即當到浙江巡撫，開啟一生輝煌功業。我們從他的起伏，看到人生禍福相倚的機緣，自然應該有所警悟；但另一

方面，左宗棠也是因為本身的能力與見識優越，平時「潛心學習、蓄積能量」，逢有機緣，才能像「錐在囊中」順勢脫穎而出。這種「詘而能伸」的生活體驗，更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全玉註記 105/1/24

61. 薪餉去處

這幾天檢視左宗棠的奏摺、書信等資料，發現有些內容與其「捐款」有關，爰整理一部分，與諸君分享。

一、捐錢給讀書人唸書、考試

（一）同治九年閏月十六夜寫給長子孝威的信

「今歲廉項，蘭州書院膏火千數百兩，鄉試每名八兩，會試每名四十兩，將及萬兩；而一切交際，尚不在內。明春擬籌備萬兩，為吾湘陰賑荒之用，故不能私置田產耳」。

（二）光緒二年寫給安維峻的信

「明春隴士與試者，當不止百人，寄銀三千兩，請閣下按人俵給……。四十餘年前，金盡裘敝、人困驢嘶，猶在目前也」這是左宗棠想到自己當年趕考時缺盤纏的痛苦窘狀，捐錢給甘肅的考生。

二、捐錢給同事治喪、生活

（一）光緒五年正月八日寫給孝寬、孝勛、孝同的信

左宗棠在信中告訴三個兒子，他的助手劉典（幫辦軍務）原已奉准回家侍親（劉母 87 歲），不幸尚未啟程，即病逝蘭州。左宗棠為劉典代呈遺疏，請清廷優恤予諡，並告訴兒子「克翁（指劉典）剛明耐苦，廉公有威，世所罕見；至其親老從戎出處遲速之間，一衷諸是，非同時自命賢豪者所可幾也，疏中（指遺疏）'''志存忠孝，義合經權'''兩語，並無溢美……。至於身後一切費用，及靈櫬還里後……及為太夫人建百歲坊費用，共六千兩，均由我廉項劃給，不動公款，恐累克翁清

德」。

（二）光緒五年吳柳堂侍御（吳可讀）屍諫（以自殺方式向清廷建言）

吳的遺囑請求左宗棠照顧其家屬，左宗棠在給楊昌濬的信中，提到「當分廉給之，惟乞歸有時，未能代謀久遠耳」。其後，左宗棠還另外拿兩百兩為吳可讀營葬。

同一個時間，左宗棠也為另一位謝麟伯之歸葬，眷屬無力負擔，捐贈二百兩。

同一年，左宗棠在寫給王加敏的信中，提到一位虞凱仲曾經跟隨他「從征閩浙」，回鄉後一病不起，身後蕭然。左宗棠請王代他致送三百兩交其子。

（三）光緒六年，左宗棠聽說老朋友江忠源的兒子江孝棠在京師生活拮据，送四百兩給他，讓他料理行裝回鄉。

三、捐錢辦公益事業

光緒三年寫給譚鍾麟的信

「秦中紳富，性不曉事，慳鄙者多。勸捐稍一認真，易以致謗。司道之不肯任怨，亦固其宜。惟避謗而反以招謗，則不值耳。鑿井、區種一事現已通行舉辦，尚為慰意。經費弟自認之。」

隔年寫給譚鍾麟的信中又有「鑿井、區種，正為備連旱起見。此時凍解，當可興工。除現有之井不計，能得五六萬眼，決可救得一半。弟自任十萬之數，仍不減給也。」

這又是地方上有錢人不願捐款，左宗棠自掏腰包，幫老百姓過好一點的日子。

四、捐錢支付修理城牆費用

光緒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左宗棠向清廷呈上「蘭州城工經費捐廉歸款請免報銷片」

本案係因甘肅修理蘭州城垣，原估計需要十幾萬兩銀子，沒有經費。左宗棠和幫辦軍務的劉典商量後，調用軍隊修築，歷時將近一年，計用工一百七十餘萬，築外城一千三百一十丈。城根深一丈有奇，寬一丈數尺。城身高三丈七尺，頂寬八尺餘，深亦如之。大家都認為修得很牢固。雖然「徭役未藉民力，費用未靡公款」，但總要買麻繩、柳條、背籠、白灰、磚塊等料項，動支銀三千三百九十七兩五錢一分五厘，申請報銷，但中央主管部門（工部）答覆，認為照市價報銷，與「例價」不符，要求據實刪減，再造清冊送部核銷。

左宗棠覆奏，認為這次修城，是藉由軍隊之力。不但薪水、工價、口糧無須發給，即一切器具，亦由軍隊自備，只因麻繩、柳條、貝籠、白灰、磚塊等項，「本非營中所有，自應在外購辦（甘省工料物價本比外省昂貴）；其實用實銷，無可核減」。如果按照主管部門指示來辦，「徒增案牘，無益實事」。乾脆這樣好了，由我左宗棠薪水（養廉存餘項下）撥付三千三百九十七兩五錢一分五厘，「庶公款有着，亦免造報之煩」。清廷竟然批示「左宗棠著交部從優議敘。此項工程，著免具造冊報銷」。

當您看到這裏，您一定大吃一驚。有人作官是「公款私用」，左宗棠則是「私款公用」。一般人常說「制度很重要，規定要遵守」，但有些事，明明公家佔了很大便宜，還要拿「制度」、「規定」逼迫他人作假帳，這難道是「正道」嗎？只有碰到左宗棠這「慚牛」，才會花自己的錢把麻煩公事了掉，又能維護公家「制度」、「規定」的顏面。

五、捐錢買海防軍火

光緒六年，左宗棠「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

左宗棠聽說西洋製造的水雷、魚雷很不錯，「詢其價值，答云水雷一具，需銀五兩上下，魚雷一具，則需銀二百兩外，價

值甚廉。宗棠……立托為購辦水雷二百具、魚雷二十具，交胡光墉分送閩、浙兩省，備海防之須。其價銀則由陝甘廉項劃兌」。(其後左宗棠予沈吉田的信中，也提到「廉項除捐購水雷、魚雷外……」，顯示他甚至捐款買公家所需的軍火)

連國防所需的戰備武器，左宗棠也要由自己腰包掏錢去買，我對當時清朝的各項制度，實在感到不可思議！

謹按：左宗棠少年家貧，雙親過逝後，甚至要靠書院的膏火銀生活；入贅周家，到處當塾師維持家用。他對於金錢的價值，一定深有體會。但左宗棠顯達以後，一再告誡家人不得奢華，用度很有節制。其廉項所得（薪水），大部分都捐出去。吾人檢視上述資料，可以很清楚看到這一位「讀書人」，真正是「純儒」。「清史稿」說他「廉不言貧，勤不言勞」，真是值得我們景仰。我經常夢想，希望今天台灣的讀書人，多少能學點這樣的修養。

全玉註記 105/1/25

62. 書生憂國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左宗棠 29 歲，三試不第，在湖南安化陶府就館，教他女婿陶枕吟書。前一年發生鴉片戰爭，英國軍艦封鎖廣州，其後陷定海，軍艦駛至大沽口外，林則徐被撤職。清軍在前線屢敗，左宗棠聽到這些消息，非常憤慨，寫了下面四首「感事」詩。

一、

愛水昏波塵大化，積時污俗企還淳。興周有誥拘朋飲，策漢無謀徙屠薪。一怒永維天下祜，三年終靖鬼方人。和戎自昔非長算，為爾豺狼不可馴。

這首詩頭兩句描述當時的社會風氣不良（愛水昏波是佛家語，典出「大唐三藏聖教序」），鴉片帶來毒品氾濫，有必要鏟除

惡習，回復良好的民俗。其次舉周朝為例，鑒於商紂酗酒亡國，因此下令節制飲酒（此處有意將鴉片比擬為酗酒），對比之下，目前並無居安思危的警醒。幸好有林則徐這樣的社稷之臣，從三年前就為此發出怒吼之聲，燒毀鴉片，加強海防、參予戰守，阻止英軍（鬼方人）侵略。不過，因為敵人本性和豺狼一樣不講道理，所以運用談和修好的方式，並非長遠之計（意即我們要有戰爭的準備）。

二、

司馬憂邊白髮生，嶺南千里此長城。英雄駕馭歸神武，時事艱辛仗老成。龍戶舟橫宵步水，虎關潮落曉歸營。書生豈有封侯想，為播天威佐太平。

這首詩前兩句很明顯在頌揚林則徐等抗英將領；嶺南雖然在遠方，但就是維護國家的長城。為君者要英明神武，才能指揮老成謀國的優秀人才發揮力量。軍民之間，通力合作（龍戶指南方水上居民，虎關即虎門），日以繼夜，一點不敢鬆懈。我（指左宗棠）雖然只是個讀書人，在這關鍵時刻，也想報效國家，並非為獲得「封爵」的獎賞，主要是想彰顯我國的國力，讓社會回復太平的日子。

三、

王土孰容營狡窟，岩疆何意失雄台。痴兒盍亦看蛙怒，愚鬼翻看導虎來。借劍願先卿子貴，請纓長盼侍中才。群公自有安攘略，漫說憂時到草萊。

這首詩一開始先說守土者不力，被敵人侵入，並且已建立據點。其次要同胞學習「蛙怒」的樣子，奮起抗敵，特別是要肅清有些引狼入室的叛徒。相信一定有許多有志氣、有能力的幹才，紛紛請纓殺敵。朝野這麼多能幹的人才，必然對安內攘外策略，有周詳規劃；僻處鄉間，我只能發抒憂國憂民的感慨。

四、

海邦形勢略能言，巨浸浮天界漢蕃。西舶遠逾獅子國，南溟雄倚虎頭門。縱無墨守終憑險，況幸羊來自觸藩。欲效邊籌裨廟略，一尊山館共誰論？

這首詩開始兩句表明我頗瞭解沿海地區的形勢，原本幾條河道匯流入大海，構成我國和外夷的天然界線。不料英國軍艦遠道而來，我們南邊原有像虎門的要塞，軍隊可憑險而守，更何況這些外來闖關的軍艦，陷於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我實在很想為國家安邊禦敵貢獻心力，可是處在如此偏遠鄉下的小茅屋，又有誰可以相互討論呢？

謹按：

一、以上這四首詩，可以清楚看到左宗棠當時的「憂憤」與「無力感」。其中的「和戎自昔非長算，為爾豺狼不可馴」兩句，與其後左宗棠在堅決主張收復新疆、以戰力作伊犁談判後盾，以及積極籌劃並派軍與法國作戰等方面，都可明顯看出左宗棠一貫的「能戰而後能和」的基本原則。此外，「書生豈有封侯想，為播天威佐太平」這兩句，實際上已顯示左宗棠立功邊疆、鞏固國防的宏願，其後左宗棠的確也因籌邊勳功獲封「恪靖侯」，逝世後獲「文襄」美謚。回頭想像那 29 歲鄉村塾師吟詠「書生豈有封侯想」的情景，我們絕對可以把這些詩句與左宗棠積極進取的人生歷程，作為中小學課本上的範例。什麼叫志氣？什麼叫讀書？什麼叫實踐？什麼叫成功？這就是！

二、就在這一年，左宗棠寫給賀熙齡的信中，有這樣的話「以一二庸臣一念比黨阿順之私，令天下事敗壞至此，百爾君子，未聞有以公是公非誦言于殿陛間者，仕風、臣節如此，古今未有也」。我們不要說「以古諷今」，但今天的台灣，在朝在野，風氣有好嗎？在上位的人也好，自認為政治人物想為老

百姓奉獻的也好，自認為社會中堅的也好，自認為智識份子的也好，中夜捫心自問，我們今天有在往前邁進嗎？我們有盡力讓這個社會更公平、和諧、均富嗎？

左宗棠在那封信中繼續說「天下無不了之事，無不辦之寇，亦未嘗無了事辦寇之人。然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則正未可知耳」。

我最崇拜左宗棠的地方，就是「天下無不了之事」這句話，再加上他的「方法論」。積極樂觀並非「躁進」，有規劃有步驟並非「無謀」，我們台灣目前正面臨「自立自強」或「停滯落後」的轉捩點，我這老書生夢想島上有許多許多可以把事情辦好的人。

全玉註記 105/1/26

63.文襄輓聯

左宗棠逝世於咸豐十一年（1885），臨終前口授「遺摺」（內容重點請見 104/12/28 註記）。清廷於八月二十六日發布「上諭」，先敘述左宗棠生平各項功勳，而後「披覽遺疏，震悼良深。左宗棠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恤。賞銀三千兩治喪，……賜祭一壇……加恩予謚文襄。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于湖南原籍及立功省分建立專祠。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伊子主事左孝寬，著賞給郎中；附貢生左孝勳著賞給主事，均俟服闋後分部學習行走；廩貢生左孝同，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其二等侯爵應以何人承襲，著楊昌濬迅速查明具奏，用示篤念蓋臣至意」。

以上是清廷對左宗棠的「飾終之典」，代表官方態度，應屬優厚。

至於一般同仁僚友的反應，可從所送輓聯詩文看出大概。前於註記中曾列敘曾國荃、郭嵩燾、李鴻章等人的輓聯

(104/11/28、12/4、105/1/22)，至於其他人的輓聯，如以左宗棠的位階與事功來說，數量少到不成比例，這也反應其「孤鷹」個性。爰整理較有代表性者，與諸君分享。

一、郭嵩燾的第二副輓聯

(一) 郭嵩燾與左宗棠是同鄉好友，少年時常相往來，其後左宗棠遭難，援救最力且有直接效果者，也是郭嵩燾。左宗棠擔任閩浙總督時，推薦蔣益澧取代郭嵩燾任廣東巡撫，郭為此始終不諒解左宗棠（散見前面註記）。郭嵩燾初聞左宗棠過世時，曾寫「世須才，才亦須世；公負我，我不負公」輓聯，後有人認為不宜，勸郭另撰，所以郭嵩燾有第二副輓聯：平生自許武鄉侯，比績量功，拓地為多，掃蕩廓清一萬里；交誼寧忘孤憤子，乘車戴笠，相逢如舊，契闊生死五十年。

(二) 郭嵩燾除上述輓聯外，另外還寫了輓詩（參考王逸塘「今傳是樓詩話」）

1、國運迍邐日，臣心況瘁時。功成文武并，道大古今疑。勁氣同官懾，深謀聖主知。老臣經國計，生死系安危。

（「迍邐」意指前進困難）

2、西法爭新巧，深機在遠交。甘閩歸締造，朝野互譏嘲。不忍須臾憤，翻隨議論淆。多防經術誤，遠略責包茅。

（「包茅」是古時祭祀濾酒的菁茅，《左傳·僖公四年》¹⁰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¹⁰¹）

3、觸眼傷沉濁，誰言古道存。攀援真有術，排斥亦多門。直以功勳舊，無煩氣誼敦。荒山餘老淚，酹酒與招魂。

整體而言，郭嵩燾已釋前嫌，對左宗棠多所推重，並顯示兩人深厚交情。惟對左宗棠不諳外國事務一節，在第二首詩內有所批評。郭嵩燾當過駐外使節，對外國事務必然有一定程度瞭解，但不代表左宗棠就不熟悉洋務。左宗棠與外國打交

道，主要是俄、法兩國，而清朝當時與俄（新疆、伊犁）、法（越南、福建、台灣）兩國，係處於對峙局面。左宗棠的立場不是外交官，而是前線軍事指揮官。所以，左宗棠會講「邦交之道，論理而亦論勢，勢之所在，即理亦因之而長，無理亦說成有理；勢所不存，則仰面承人，不能自為軒輊，有理亦說成無理。古今成敗之迹，大抵皆然」。

一百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台灣人看盡了國際局勢的昇沉變化，相信對「外交要有強勢國力為後盾」一節，應該很能體會。

二、其他輓聯

（一）劉秉璋

范希文十萬甲兵，妙算如神，四海議中朝人物；
葛忠武兩朝開濟，大名不朽，千秋拜丞相祠堂。

（二）黎培質

生不愧封侯，整師五萬里，電擊雷轟，手挈邊疆歸版籍；
歿猶思破敵，遺表數百言，風淒雨泣，魂依大海撼波濤。

（三）余肇康

公學備經濟文章，而莫邃于地輿；公勲在閩杭關隴，而莫壯于戎疆；公品齊李郭范韓，而莫肖于諸葛。上下二百餘載，幾見偉人？論中興功，除却曾湘鄉、胡益陽，更誰抗手；其出山非有荐牘，以投效結主知；其入閣不由甲科，以奇猷協枚卜；其乞身仍許封侯，以退食豫機宜。壽考七十四年，疊膺殊遇。數未了事，惟此俄羅斯、法蘭西，莫副初衷。

（四）羅穆倩

食性我能諳，白菜滿園供祭饌；
濃蔭公所發，綠楊夾道護靈旗。

三、左宗棠自輓聯

(一) 有關左宗棠寫自己輓聯一事，其家人著述與年表均無記載，故有人認為是後人偽作，但也有野史記載左宗棠在 27 歲時寫下「自輓聯」。至於「自輓聯」內容，許多資料所載大體相同，但也小有出入。茲先以梁羽生編著的「名聯觀止」所錄者，提供參考。

慨此日騎鯨西去，滿腔血洒向空林，七尺軀委殘芳草，問誰來歌蒿歌薤，按銀琵琶塚畔，掛寶劍枝頭，憑弔松楸魂魄，憤激千秋，縱教黃土埋余，應呼雄鬼。

倘他年化鶴東歸，一瓣香祝還真性，三分月悟出前身，願從茲為樵為漁，結鹿友山中，訂鷗盟海上，消磨錦繡心腸，逍遙半世，惟恐蒼天厄我，再作勞人。

按：上聯的蒿里、薤露，均為古代輓歌。「按銀琵琶塚畔」應指「世說新語」中顏彥死後，其好友張翰在他靈前鼓琴祭奠事。「掛寶劍枝頭」典出「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守信掛劍徐國故君墓樹。松、楸均為墓地常見樹木。雄鬼謂死於國事者。下聯「化鶴東歸」，指重到人間。「消磨錦繡心腸」謂游藝於錦繡文章也。

(二) 有些記載，將上聯第二、三兩句倒置；「空林」寫成「空庭」；「芳草」寫成「荒草」；「問誰來歌蒿歌薤」寫成「為誰來歌騷歌曲」；「按銀琵琶塚畔」寫成「聽銅琵琶畔」；「憑弔松楸魂魄」寫成「憑弔枯木秋魂魄」。將下聯「三分月悟出前身」寫成「三身月顯出金身」或「十分月（三分月）現出金身」、「三個月現出前身」；「消磨錦繡心腸」寫成「銷磨錦繡熱心腸」；「惟恐蒼天厄我」寫成「惟恐蒼天負我」等等。

謹按：

一、各界輓左宗棠的聯語不多，均能突顯並涵蓋許多先賢功業，以及「宗澤壯心未已」的遺願等。左宗棠自輓聯氣勢雄

渾悲壯之餘，不失婉約細緻，亦有其獨特風格。

二、左宗棠所說「論理而亦論勢」這句話，事實上不限於外交。譬如左宗棠談「剿撫」，說「未有不痛剿而能撫者」；談到「戰爭與議和」，他說「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談到中西學體用問題，左宗棠說中國之「道」，與西方之「藝」（技術文明），並行不悖，「究不能離道而言藝」。我們如果把左宗棠這些言論綜合來看，就一個人來說，應該是「君子務本，本立則道生」，本身若有能耐，自然會有發展；就國家整體來看，就是要「自強」，只有自己站得起來，才有與他人談判的立場和條件。

綜觀左宗棠的一生，他真是「知行合一」的最佳典範。

全玉註記 105/1/27

64. 又是聯話

左宗棠擔任陝甘總督時，其辦公室後園（明朝肅王府花園）建有「拂雲樓」。依據裴景福「河海崑崙錄」記載，這拂雲樓位於蘭州城北，城外就是東向的黃河，背面是北山，正對五泉，「極河山之形勝」。左宗棠在門額篆書「大河前橫」，兩邊書聯：

積石導流趨大海；

崆峒倚劍上重霄。

此聯語氣頗為雄壯，吳恭亨「對聯話」也認為「此額此聯英雄恣橫，想見當日壯采」。

一、在拂雲樓的樓下，闢有菜畦，依據慕壽祺所著「甘寧青史略正編」，這塊菜園內「雜植薤菜、瓜壺（葫瓜？）、蘿菔（蘿蔔）、薯蕷（山藥）、冬寒菜（冬苣菜）之屬。宗棠服短後衣，時時抱甕灌畦園中，欣然自適」。左宗棠幹嘛這麼閒？據說是針對新疆的敵人偵探，讓他們看到左宗棠很閒，摸不

清用兵底細（原文「宗棠托言種菜，口不言兵，俾外間莫測其動靜」）。所以，這應該也是左宗棠從諸葛亮那邊學到的一種身法吧！

二、在這菜園門口，左宗棠題了一副聯：

閉門種菜；開閣延賓。

雖然寥寥兩句，但吳恭亨「對聯話」說「兩用成語，氣特壯」。仔細想想，確也如此。將兩句簡單語詞，併在一起，整個境界就寬廣起來，這不就是「大手筆」嗎！

由此想到另一則故事。

三、徐珂「清稗類鈔」錄有「左文襄俊辯」一則

大意是說，左宗棠入閣拜相（東閣大學士）後，「至翰林院受職」。翰林院類似今天台灣的中央研究院，是很高層次的學術機構，而因左宗棠沒中過進士（當然也沒在翰林院待過），所以翰林院裏這些很有學問的「博士」們，有點看不起左宗棠（意存蔑視）。待左宗棠於「清秘堂」坐定後，大家想看他要講什麼話。不料左宗棠脫口說「適從何來，遽集于此」，圍在旁邊這些翰林先生一聽，「肅然起敬」。為什麼？這就是將兩句不相干的平常語詞併用，與當時情境構成嚴肅又不失逗趣的氛圍，足以顯示胸懷之寬廣瑰奇，又是「大手筆」的例子。按：左宗棠雖入閣拜相，但官方文書只記載有要他管理「兵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無管理翰林院的說法。至於徐珂在此則後段又說「蓋左以舉人補賞檢討，為入閣地也」等。其實，左宗棠從未獲清廷「賞翰林院檢討」，這些都是後人的穿鑿附會。

四、我這後生小子吃飽飯太閒，認為上面兩則故事四句話，好像可以連在一起，只欠中間來個「紐扣」聯結。但不敢「狗尾續貂」，以自己的文字「置入行銷」（套用當今流行語），遂翻閱左公詩文，想要「貂尾續貂」。勉強找到左宗棠寫過的一

副七言聯，擺進去後，聯曰：

閉門種菜，開閣延賓，借得奇書且勤讀；

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忽逢佳士喜同遊。

謹按：俗語說「菩薩心腸，霹靂手段」，真正把書讀通的人，將這兩句倒過來唸也行。胸中甲兵化為黑白子的棋面，萬卷詩書蘊釀成淑世濟人的方略。古人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把為學處世的過程和方法講得很透徹。左宗棠輕描淡寫幾句話，背後是闢疆土、平大亂、開洋務、裕民生的@大開大閤。

正好，客廳電視機播出好幾位「衣冠中人」，環坐一起，慷慨激昂、高談闊論，批評討論當前台灣各項話題。不過，一如以往，聽過激切的言語後，無共識、無方法、無結論。起左宗棠於地下，耳聽目睹當前台灣的現象，不知作何感想？

全玉註記 105/1/28

65.克庵歸矣

劉典字克庵（1820-1879），湖南寧鄉人，以書生辦團練平縣境的齎匪。咸豐十年，左宗棠襄辦曾國藩軍務，創建「楚軍」，進剿太平天國，劉典擔任「總司營務」（相當參謀長）。其後轉戰江西、安徽、浙江，因功獲巴圖魯勇號。同治二年丁父憂歸鄉，翌年奉詔再起募新軍八千，配合左宗棠入福建剿太平軍李世賢、汪海洋部，事平後乞假回籍省親。同治五年，左宗棠移督陝甘，起劉典為甘肅按察使。捻軍竄河南，劉典駐潼關，扼其南渡，署陝西巡撫。同治八年，與左宗棠定三路剿回的策略。隔年又請假回籍養親。光緒元年，清廷下詔要劉典幫辦軍務，這是劉典第三次「出山討賊」。左宗棠把所有後勤事宜委託他，「凡整軍節餉，以及生聚教誨，有裨於民生久遠者，咸殫心厥事」。光緒四年，由太僕寺卿昇通政使司

通政使，因病陳請開缺，回籍養親。清廷派楊昌濬接替他的職務，十二月九日完成交接，六天後病逝於蘭州。

一、左宗棠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劉典病故懇恩優恤摺」，對劉典平生重要事蹟敘述頗詳，茲摘錄幾點如次。

（一）「咸豐十年，……時臣（指左宗棠）所部僅五千數百人，每戰，臣與僚佐皆帕首靴刀，分路殺賊。劉典善審地勢，未戰之先，跨善馬掠賊營壘，詳覽一周，然後潛師夜起乘之，每得奇捷」。

按：曾國藩也說過劉典「善審地勢」，這代表他很會用腦打仗。

（二）浙江底定後，劉典帶隊入江西「會剿江南旁溢之賊」，當時沒餉缺糧，劉典「沿途皆散給印票，向民間賒貸，由浙取償。劉典由皖南達江西，遇賊即擊，頻獲勝仗。師行所至，士民感其保全之德，又喜其秋毫無犯，饋鹽米蔬菜者絡繹不絕，飢軍賴以獲濟」。

按：在戰亂時代，能獲得老百姓的信任，樂於饋糧，那表示劉典治軍相當有一套，非常不容易。

（三）後來太平軍餘部入福建、竄廣東，左宗棠要劉典率軍由廣東南雄州取道江西南贛入閩，擬合軍聚而殲敵，並截其往湖南、江西、福建的路。敵軍看見劉典的部隊就跑，劉典對（部將）黃少春說「尾賊而追，非計也」，並推測太平軍還是會取道廣東福建邊界找出路，而左宗棠的部隊多已出來追剿，身邊「親軍不過數百名」，太平軍若攻來，「賊多兵寡」，怎麼辦？「言已泣下」。遂要他的部隊「裹二十日糧，取道大嶺山脊」，晝夜行軍，竟然比左宗棠早一日到達大埔，從而共同策劃「合圍聚殲之計」，成功剿滅太平軍餘部。

（四）左宗棠說劉典「秉性清嚴，自奉儉約，人以為難堪者，處之怡然。楊昌濬歸湘時，曾赴其家，登堂拜母，見其所居，

環堵蕭然，一如寒素之舊」。

按：劉典作了大官，家居如此寒素，在平常時期就很難得如此「清廉」；清朝末年，綱紀毀壞、社會價值崩盤，劉典還能堅持讀書人寒素本份，尤為可貴，這就是「修養」。

（五）左宗棠接著說「……其用軍之精，見諸往迹，猶堪覆按；至其出處進退之際，志存忠孝，道合經權，竊嘆一時所稱賢豪之親老從戎者，皆不逮也」。

按：這專指劉典從同治年間丁父憂而後又起，其後乞歸侍老母，而朝廷又命令他出來辦事。劉典在侍親報國間的進退出處，均能符合道德與法制規範，非常難得。

（六）左宗棠最後說「茲當（劉典）交卸事務之後三日，驟發舊疾，……口占遺疏……舌已蹇澀，不能成句，惟「國恩未報」、「老母不得一見」兩語，尚覺明朗。臣（指左宗棠）接楊昌濬函，不禁涕泗之交集也」。

按：我相信左宗棠這段文字是「記實」，相信兩宮皇太后看到這樣的奏摺，必然也會掉眼淚！

（七）清廷在翌年正月十三日發布「上諭」，表示「悼惜殊深」，「劉典著照侍郎例賜恤，並加恩予謚'''果敏'''等等。

二、左宗棠在劉典奉准開缺回籍養親時，曾作「送劉克庵南歸寧親序」，其最後一段文字，很能表達對劉典的評價。

左宗棠說，一般讀書人作官，事功卓然有表現者不少，但能被上司、朋友稱道，又能在侍親養家方面也沒有遺憾者，就不容易了。就前者來說，「事功興乎人，在所自致，尚可勉而幾也」；但就侍親養家這部分來看，「則事之可知不可知，天為之，非人所及也」。

最後，左宗棠說「君年六十，歸猶孺子。太夫人則八十有七矣，方扶杖倚閭，望君風雪歸來，以慰晨暮。古近以來，二

三豪俊為時出者不恆見之，而君獨際其盛，得之天者不已厚歟？」

可惜，左宗棠雖然為老友慶幸可回家養親，但事實上劉典還是沒能生還故里。

三、左宗棠在劉典逝世後，作「劉果敏公誄」

內有句云「殘年風雪歸未得，日歸日歸待春融。……汗喘大作息僅屬，口占遺疏語言重：國恩待報母養未能終，兩者遺憾將何窮！」等等，亦紀實也。

四、左宗棠輓劉果敏公聯

北闕君恩，南陔母養，西域戎機，忠孝合經權，好與聖賢論出處；

廿年交固，萬里功成，九原夢斷，死生關氣數，忍看箕尾吐光芒。

五、劉典在同治四年（1865），曾於故鄉倡修「雲山書院」，並書門聯如下：

為將十年，每思禁暴安良，愧無格致正誠本領；

讀書萬卷，須知明體達用，不外君臣弟友常經。

謹按：論者每謂曾國藩薦賢滿天下，所提拔人才位居要津者不計其數；李鴻章同年僚友部屬之眾，又豈止「淮軍」或「淮系」。左宗棠亦名列同光中興大臣，但其同僚部屬，很少「貴顯」。有人說因為左公才高氣傲、性格嚴刻，不易相處，故「旗下」人才不盛。我個人不同意這種說法，左宗棠不結黨、不攀援、不營私、不懼謗，只講究竭誠盡心，把事作好。事實上，他確實作了很多事。這就代表有很多像他一樣「盡本分」的人，實心任事，合作無間，以達成任務。劉典就是一位明顯的例子。

全玉註記 105/1/29

66.石泉出塞

左宗棠在光緒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向清廷呈請准予劉典開缺回籍，通時他也上了「請敕楊昌濬幫辦甘肅新疆善後事宜片」，建議派楊昌濬接替劉典的職務。左宗棠在這個摺片中，提到他從咸豐十年奉命「從戎」以來，為他辦理營務的有王開化、劉典、和楊昌濬三位。他和這三位是道義相挺、患難與共，雖然前幾年「悲歡離合，踪迹不同」，但彼此氣誼交孚，現在王、劉兩位已過逝，是否可派「前任浙江巡撫楊昌濬」來西北幫辦軍務。

清廷准許了左宗棠的請求。

一、楊昌濬的簡歷

（一）楊昌濬（1826-1897）字石泉，湖南湘鄉的一位秀才，早年跟隨羅澤南辦團練，在湖北、江西等地作戰有功，獲頒知縣的官階。同治元年，隨左宗棠去浙江，以功擢衢州府知府；其後昇浙江糧儲道。同治三年二月，光復杭州省城及餘杭，賞按察使銜，年底授浙江鹽運使，不久昇浙江按察使。同治五年，昇浙江布政使，四年後，實授浙江巡撫。

（二）楊昌濬這一路走來，眼看戰亂下的民生凋敝，感受極深。所以任內辦理「以工代賑」、「興修水渠山塘」、「取締烟賭、乩壇和娼館」、「奏准解除寧海、象山等沿海地區島嶼禁令，讓大批農民前往開發」，另並至寧波、鎮海巡視海口，籌辦防務。就像左宗棠在同治四年寫給楊昌濬的信中所說「吾輩一縷心思，除却國計民生，別無牽掛」，楊昌濬很努力工作，但過不久發生一件大案子，讓他灰頭土臉。

（三）楊乃武與小白菜案

1、同治十二年（1873）浙江餘杭縣民葛品連「暴斃」（急病身死），其母懷疑葛品連的妻子葛畢氏（綽號小白菜）與舉人

楊乃武有染，其子身死不明，到縣裏投訴。知縣劉錫彤主觀作了錯誤判斷，認為有謀殺嫌疑，在嚴刑逼供並取得「偽證」（楊乃武買砒霜交給小白菜），又屈打成招，定成謀殺的死罪。杭州知府陳魯「二審」原本發現有些瑕疵，但輕信「偽證」，維持原判。報到省裡，楊家不服，透過關係報到北京，慈禧太后要刑部叫楊昌濬重新審訊，並派員調查，「但並未深究」，仍按原罪名上報刑部。清廷又委浙江學政胡瑞瀾重審此案，還是維持原判。隔年，楊乃武的姊姊和妻子到北京進行「京控」。由於楊乃武和小白菜曾在楊昌濬派許瑤光知府審訊時，因未用刑，在庭上翻供，這案子轟動當時社會，上海「申報」作追蹤報導，浙江籍的京官聯名向都察院提出控案，御史王昕也參劾「大員瞻徇」。隨後清廷下令提交刑部會審，屍棺人犯提送北京，刑部開棺驗屍，確認屍身無毒，而係病死。楊乃武和小白菜兩人的冤獄得到平反。

2、清廷追究責任，處分一大批官員。楊昌濬以「既不能據實平反，又一意迴護部屬」，被處以「革職」。

二、楊昌濬回到故鄉，一年兩個月後，接到左宗棠奏請派他去西北幫辦軍務的消息。

三、楊昌濬從署理甘肅布政使起，光緒六年護理陝甘總督，仍會辦新疆善後事宜。光緒九年，擔任漕運總督。隔年，法國與清朝發生戰端，去福建幫辦左宗棠軍務，旋授閩浙總督。其後在光緒十四年調補陝甘總督，七年後因回匪肇事，楊昌濬措置乖方，被處分革職，兩年後過逝。

四、楊昌濬在閩浙總督任內的作為

（一）他建議設立北洋、中洋、南洋三大支水師。並在馬尾船廠之外，另於北洋和江寧各添設船廠一處。這是規劃建立現代化的海軍，以鞏固國防。

（二）主持台灣建省事宜

左宗棠在世時，即奏請將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其後，清廷同意左宗棠的建議，派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往建省的方向前進。劉銘傳原本有暫緩建省的意見，未獲清廷採納，並要楊昌濬和劉銘傳會商，楊昌濬特地來台灣與劉銘傳會談三天，據說「兩帥甚歡」。楊昌濬還為台灣建省經費籌到每年八十萬兩，為期五年的財源，打消劉銘傳的顧慮。其後劉銘傳也到福州，與楊昌濬共同審定分省方案。光緒十三年（1887），台灣正式建省。

五、有關楊昌濬的軼事

（一）楊昌濬幼時家貧，他父親為他領鄰居陳家四歲女兒作童養媳，兩人青梅竹馬有深厚感情。其後中秀才，曾有富商願以良田十畝銀千兩陪嫁女兒給楊昌濬，楊的父母都心動，但楊昌濬堅持與陳氏成婚，且楊昌濬顯達後，兩人始終親愛，即便陳氏於同治十三年（1874）過逝，楊昌濬亦未再續婚，這在當時官場，是很罕見的事。

（二）楊昌濬從小就過儉約的生活，當大官回鄉省親，要去岳家，也是步行，其岳家想弄些酒菜招待他，他不願意，並且喜吃蔬菜、豆腐、紅薯類的食物；連總督沈葆楨來拜訪他，也樣以簡單蔬食招待。其鄉人遂稱楊昌濬為「薯蔬總督」。

（三）光緒五年，楊昌濬應左宗棠的邀約，離開蘭州去酒泉，見驛道旁左宗棠部隊所植柳樹濃蔭蔽空，即景生情，在嘉裕關前賦七絕二首：

1、第一雄關枕肅州，也分中外此咽喉。竭來躍馬城西望，落日荒山擁戍樓。

2、上相籌邊未肯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以上兩首原名「嘉峪關」，惟第二首（文字間有異同）頗為人傳誦，並以「左公柳」名之。

（四）左宗棠在西北用兵，餉源是一大問題。楊昌濬擔任浙江巡撫，協餉給左宗棠最為積極。有次左宗棠又為缺餉向楊昌濬訴苦，楊昌濬竟然從自己廉項（薪俸）中捐「萬兩」給左宗棠。左宗棠很感動，在信中這樣寫「前承垂念弟所處艱窘異常，捐廉泉萬兩以償債負，古道高風，非復近時所有。…念公之去留尚在未定，恐一時即賦遂初，兩袖清風，無以娛老，故飭所司仍封存以待」，其後楊昌濬被革職，左宗棠就把這筆不敢動用的錢還給楊昌濬。他們兩位相互替對方著想、相互間的交情、以及對處理銀錢的態度，都令人神往。

謹按：

一、楊昌濬是左宗棠早期戰友，浙江又是左宗棠餉源重地，所以「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爆發後，左宗棠是站在楊昌濬這邊的。即便案情大白，楊已革職，左宗棠在給楊的信中還這樣寫「惟遍查""洗冤錄""，凡毒斃無以骨色辨驗者。似此次件作檢報，問官定讞，或別有所本。而刑部原奏，未見鈔發，將來纂入則例，無所依據，正恐疑竇滋多耳」。連上給清廷的摺片，左宗棠也說「楊昌濬以餘杭案去官，時論異同，臣固無庸置喙；然觀浙民去思之切，亦足見其無負于浙人也」，語氣明顯偏袒楊昌濬。憑良心講，左宗棠這種說法，有點偏頗，此亦其個性使然，我們也不能為賢者諱。

二、就楊昌濬而言，因為楊乃武一案，他被許多人認為昏庸，從而其政績也為人忽略。個人以為，歷史的特點就是已成過去，無從改變；但歷史經驗的可貴，在於提供我們是非善惡之所由來，讓後人有所取捨，更能趨吉避凶。聖賢雖可崇拜，世上並無完人，楊昌濬在餘杭楊乃武一案確有過失，並受處分；清廷也將此案二十幾位過失官員重懲，顯示並非「腐敗

的清朝」。但楊昌濬在服務公職將近五十年的時間，自有其貢獻，也不應抹殺。如果我們能養成比較持平的評價觀念，才可能朝「名實相符」的目標前進。

全玉註記 105/1/30

67. 靈異事件

自古以來，執掌權力者，無論治理民政，或行軍作戰，頗有藉助神道，以收震懾之效，或用以激勵士氣。左宗棠是講求程朱理學的讀書人，其見識學問比同時代的人廣博，惟面對難題，需要憑迷信解決時，亦不無從權之處。

一、劉松山顯靈

（一）光緒二年，左宗棠寫給劉典的信，除談到清廷已核撥軍餉二百萬兩，認為是「殊恩」，「朝廷公道猶存，不為異議所惑，天下事尚可為也」。此外，在末段提到「劉忠壯時露靈異，湘人多能言之」，劉忠壯就是劉松山，左宗棠帶去西征的老湘營總管，在攻金積堡時陣亡，左宗棠請其侄劉錦棠代領其眾。

什麼靈異呢？茲以白話文敘述。

左宗棠說，昨天在肅州走了十里路，劉錦棠率隊迎接，忽然有位士兵直接跑到我的車馬前，大聲說「劉松山叫我來，要求給他整一個月的軍餉」，旁邊有人想把這位士兵拉開，但拉不動。我認為這位士兵可能精神有點問題，沒回應他。看他的制服，知道是隸屬董福祥的部隊。隔天，劉錦棠來報告，他問過董福祥，董福祥說這位士兵在軍中五年，沒犯過錯，平常也好好的，不知昨天為何有那種舉動。劉錦棠就直接找這位士兵來問，士兵說「那時從西北吹來一陣冷風，感覺老統領（劉松山）到了身邊，以後的事就不知道了」，劉錦棠還告訴我（指左宗棠），湘軍到肅州後，內部傳說老統領在嘉裕

關，催少統領（指劉錦棠）趕製冬季服裝一萬件。雖然不知這傳說怎麼來的，但劉錦棠特設祭壇，剪紙燒給劉松山後，就比較平靜了。劉松山過逝後，湘軍每有大仗，就會托夢給他老部下，可見「忠義之靈固常在也」，我明天也要「致祭忠壯」。

（二）有關類似記載，還出現在朱德裳「續湘軍志」、柴小梵「梵天廬叢錄」、裴景福「河海崑崙錄」等資料，後兩者還提到劉錦棠帶湘軍出關，經常有好幾萬隻烏鴉聚集聒噪，好像前導部隊，軍中稱為「烏鴉兵」，認為是劉松山的英靈帶來的神兵，所以大家士氣很高。

但裴景福和柴小梵認為上述故事情節，都是左宗棠與劉錦棠事先設計，用「神道」的力量，激勵士氣。不過，如果是演戲給士兵看，為何寫信給劉典時，描繪得栩栩如生？

二、雷神顯靈

（一）左宗棠在同治十一年七月十四日「逼剿肅州攻拔堅巢擒斬逆目摺」中，提到六月初六日，肅州城大南門擁出五六千賊眾，均穿白衣，札白巾，加縛黃紙，前斜排兩行，中排方營，後列散隊，是賊中所謂「喪門陣」也，看來要決死戰。當「喪門陣」逼進我軍時，原先非常晴朗的天氣，突然西北雷聲大震，黑雲飛壓賊陣，冰雹併大雨交作，本軍各營聞鼓聲奮勇殺入敵陣，對方火繩槍藥引皆濕，而本軍所用洋槍，不畏風雨，加上部隊上下認為有雷神相助，所以「縱橫蕩決，所向披靡」。

（二）左宗棠把這回事，在當年八月初一上了一份「雷神靈應顯著請賜題匾額摺」，列敘上述故事，並說「正神之列祀典者，靈跡昭著，例得奏請宸翰褒揚……茲雷神昭應迭著，應懇賜題祠廟匾額，用答神庥」。

（三）清廷准奏，要南書房翰林恭書匾額後，交左宗棠懸掛在甘肅省雷神廟。

（四）此外，當年五月十七日，左宗棠寫給長子孝威的信中說「端六日四雷震固原禮拜寺，火球入寺，延燒時，附近居民無一傷者，漢回共詫為奇」，可見左宗棠對雷神頗為敏感。

三、鳴炮擊怪

柴小梵的「梵天廬叢錄」和朱德裳「續湘軍志」均有下述記載。

左宗棠的部隊出關行至大戈壁時，董福祥營的回族士兵說「沙漠中有怪魔食人畜，只要聽到人馬聲，就會颳颳風，飛沙遮目，怪物""隨風而至，無得免者""，所以士兵都怕怕的，準備要禁聲快走」，左宗棠聽到後很生氣，說「何物妖孽，敢犯我行列耶？苟出者，當發炮擊之」，傳令諸軍鳴炮而過，「卒無他異」。左宗棠隨即說「我部隊所到之處，都有神明相助，妖怪會逃避，更何況這些叛回，不過跳樑小丑，絕對抵擋不住我的部隊」，從而全軍上下，「以為左公天威也」，士氣大振。

四、下令城隍

（一）楊公道「左宗棠軼事」有一則「城隍效應」

話說左宗棠在甘肅南部作戰，部將王德榜來報告，士兵經常在晚上被野狼所傷，甚至死亡，防不勝防，所以士兵到晚上都很懼怕。左宗棠聽到後，就去城隍廟，寫祭文，責問城隍爺，大意說「我來此平回亂，用兵緊急，祢城隍本該協助，不料狼群出沒，傷我士兵，這不是""助桀為虐""嗎？如果三天內不能約束狼群，莫怪我要毀祢的像，砸祢的廟」，當天晚上，左宗棠夢見城隍來告訴他「神力難以驅狼，但可告訴你狼群的巢穴，你可叫士兵帶火器去，聚而殲之」。隔天左宗棠要王德榜依指示去辦，果然狼患從此消失。

（二）「清稗類鈔」有類似記載，但那位城隍比較不幸，被左宗棠下令從城隍廟搬出來，把帽子衣服牙牌（笏）除去，打了四十下軍棍，還「枷于營門外」。

五、左宗棠對神鬼的看法

光緒二年，左宗棠寫給譚鍾麟的信中，有這麼一段。

「紙人剪髮之謠，道光初年亦曾有之，其時並有雞生四翼五爪，啄人影輒死之說……父老指為雞禍，指為白蓮教所為，後亦無他。蓋此等妖孽之興，都由正氣衰頹之故，譬猶晝晦陰霾，則鶚鳴狐嘯耳。人事所當修者修之，物無可憑，焉能為害？《傳》謂“妖由人興”是也。……非僅搜捕示禁所能為功」。

謹按：

一、左宗棠並不怕鬼，據說當年他在當湖南巡撫幕府時，辦公室有一處鬧鬼，左宗棠晚上故意搬過去，到了三更，燈火轉暗，有兩位老者邊說邊走進來，看見左宗棠，連說「有鬼」，隨即不見。左宗棠隔天將此事告訴同仁，人家說那兩位（鬼）不是說「有鬼」，是說「有貴」。左宗棠笑笑說「我都這把年紀，還在這裏混，會有什麼大好前途，那才有鬼」。

二、左宗棠讀過不少書，能夠用理性與邏輯衡量週邊事物。他引述「妖由人興」這句話，非常經典。如果我們身為人者，「人事不修」，當然不祥之事就會趁虛而來；反過來說，如果行王道，走正道，赤心為民，忠信處世，神明庇佑還恐不及，那裏還會有妖魔鬼怪？

全玉註記 105/1/31

68. 貞烈忠義

左宗棠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的晚上，寫了一封長信給他四個兒子，內容涵蓋家事國事，最後一段提到長子孝威為

二伯父（左宗植）寫哀詞用韻語，左宗棠特別說明，古時哀祭一般親友的文章可用韻，但「骨肉則不可用韻」，因為「至親無文」，並舉韓愈「祭十二郎文」等為例。左宗棠這番話講得很透徹，或許是這個話題，他接著提到在蘭州總督官署附近建了「忠義祠」與「烈妃廟」。

一、烈妃廟

（一）清朝的陝甘總督府，即明朝的肅王府。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一年（1378）將其庶十四子朱模封為漢王，十四年後改封肅王。其駐地原為平涼，後改張掖（甘州），1399年再遷蘭州，十傳到朱識鋹（1621-1643）。

（二）明崇禎十六年（1643），李自成的部將賀錦攻陷蘭州，朱識鋹被殺。（按：左宗棠所寫「烈妃廟記」，將蘭州陷賊日期記為崇禎十四年，應該是十六年；「執肅世子識鋹」，當時朱識鋹應該已是肅王；「三年明亡」，應該是「翌年明亡」等等，有點錯誤，特為更正，想左宗棠不會在意吧！）

（三）依據左宗棠「列妃廟記」，當時肅王的王妃顏氏、趙氏、顧氏，以及嬪田氏、楊氏等，倉促之間，帶領兩百多「宮人」，準備從北城樓跳黃河殉死。但因李自成的部隊追得很急，顏妃就以頭碰撞樓上兩塊石碑中的一塊而死（按：為肅藩先王所立，其上刻有七律兩首），其他人分別自刎、自縊、「自擲」（應該指跳樓摔死）等，「頃刻立盡」。

（四）李自成部隊離開後，居民將這些屍體「棺殮」，並在園北合葬一個大塚。當時天下大亂，官方民間無人再理此事。進入清朝，也只有官文書上寥寥數語的記載，兩百多年來無人過問。左宗棠很擔心再過幾十年，將沒人記得這件事。

（五）左宗棠在「大塚」旁立石碑曰「貞烈遺阡」（阡者墓也），把南邊幾步遠的「延綠亭」改為「烈妃廟」，並將上述殉死人

物「列主以祀」，要地方官每月初一、十五按時祭拜。

（六）在「烈妃廟記」中，左宗棠說他有天上北城，經過肅王碑，「見烈妃所自碎首處，血痕噴洒，團漬縷注」。旁邊的衛兵告訴他，每當天陰雨濕的時候，這塊血痕就很明顯。所以左宗棠最後說「精誠所至，金石亦開，曷足異也。遠望賀蘭，俯瞰大河，山不陂，河不湮，奚此阡而獨圯乎」（山不會斜，河不會淹塞，怎可讓這塊墳毀掉呢）。

（七）左宗棠另題有門聯曰：

一抔荒土蒼梧淚；

百尺高樓碧血碑。

二、忠義祠

（一）李自成的部隊攻陷蘭州，除肅王朱識鋹被害外，其幕僚有兩百多人，不及逃脫，也全數被殺。左宗棠在「忠義祠記」說，這些罹難者的屍體被集中埋在兩大塚內，有時還會看見白骨，但也沒人處理。

（二）左宗棠是讀書人，特別記得明太祖分封各地藩王時，有寶物隨之。肅王得到宋拓「淳化閣帖」。朱識鋹還招致儒士，搜補考訂，「最稱善本」。可惜朝代更迭，當時一起殉難者，其中必有專家學者，連姓名官職都不可考，「可悲也」！

（三）此外，清朝時還發生另一件事。

同治五年，陝甘總督楊岳斌在慶陽地區平回亂，其後路糧台即設在蘭州「節署」旁，處理軍糧調撥事宜。那時因為動亂，「人畜乏絕，耕作久廢」，所以市面上一斗糧喊價「百緡」，事實上買不到米，「民飢相食」，非常淒慘。總督衛隊的士兵因為吃不飽，日夜不停去糧台吵鬧。雖然已飛書告急，但楊岳斌遠在慶陽，無法解決。有一天終於爆發，「標兵結隊闖入節署，見操南音者輒殺之，幕府僚佐死者數十人，壯士留節署

死者亦百餘人」。後來楊岳斌趕回平亂，把叛軍置於法，尋找受害人屍骨，「歸其喪」，但也找不全了。

（四）左宗棠進駐後，建立「忠義祠」，歷時兩個多月，列「明肅藩殉難諸君子及楊督部幕府賓從之及于難者」的牌位，親自率領部屬「陳香帛酒醴，用特牲祭告」。

（五）左宗棠在「忠義祠記」最後，說每個人都知道「生之可愉，死之可戚」，但事到臨頭，「舍生就死惟恐不速者，隱微之所安有甚于生者耳」，「斯非于君臣朋友之義實見其是，而孰能于血淵骨林中坦然由之也」（按：這些君子對君臣朋友間的忠義，有切實的體會和瞭解，才能在如此悲慘恐怖的環境中，坦然就死）。

（六）左宗棠並題聯曰：

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同是兩朝正氣；

忠以殉君，義以殉友，允稱一代完人。

謹按：左宗棠絕對是性情中人，但又務實。從年青起，很少寫風花雪月的抒情文。他留傳到現在的詩作不多，而且內容都是硬梆梆氣鼓鼓的調門。他所寫的對聯，用詞雄渾悲壯激切，很少纏綿悱惻，但自成一格，充分顯示其個性，是我這後生小子的最愛。

左宗棠在蘭州建立「烈妃廟」和「忠義祠」，倡導「忠」、「義」、「節烈」的風氣，他對當時士風的澆薄，民俗徒尚浮華，社會價值觀的崩頹等，感受良深（可從他書信公文中歸納出來），希望能有點影響。但一個社會靠少數精英的帶領推動，絕對不夠。對比左宗棠時代的清朝中國和隔鄰的日本，幾乎同時「開國」，而一失敗（幾乎被列強瓜分）一成功（日本成為列強俱樂部一員），到現在為止，也沒改變多少。一百五十年來，政治體制改變（號稱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政黨輪替，政

治人物多如牛毛(數不盡)，為什麼效果有限？最主要就是「大多數人」缺乏正向積極的價值觀念，無法改變社會風氣，更別說「形成共識」。沒有共識，那有力量？我們需要的，不是只有左宗棠一個人，是要許許多多士農工商能夠師法其「實心辦事，積極進取」的人生觀。

全玉註記 105/2/1

69. 禁種鴉片

道光二十一年，清朝中國與英國因鴉片問題發生戰爭，左宗棠時年 29 歲，在陶府當家教。他寫給賀熙齡老師的信中，知道「鴉片不可得禁，自此億萬斯年之天下，其奈之何！」。左宗棠很瞭解鴉片的毒害，嚴禁家族成員抽鴉片，甚至不許和抽鴉片的人來往。其後奉命西征，禁種鴉片也是他工作目標之一。

一、發布禁止種植罌粟的告示

同治八年，左宗棠在甘肅平回亂，特地發布「禁種罌粟四字諭」，用每句四個字的押韻文字，曉諭農民，不要種罌粟。其重點有「外洋奸謀，害我華俗，借言療病，實以縱慾」，「土敝不長，榮必肥沃，惡卉繁滋，廢我嘉谷」（意思是說罌粟只長在肥沃的土地上，這種植物多，好的土地就被佔用了），「紅花白花，間以紫綠，剝果取漿，兼金一束。欹枕燃燈，俾夜作晝，可衣無棉，可食無肉，碗可無糧，棧可無豆，唯腥是聞，唯臭是逐」（漂亮的罌粟花，取其果實漿液提煉成鴉片煙土，售價高昂。老百姓吸食上癮，整天躺床上，日夜不分。沒穿的沒吃的都無所謂，只想抽鴉片），「農輟耒耜，士休卷軸，工商游嬉，男婦瑟縮……家敗人亡，財傾命促」（以至農人不耕作，讀書人不唸書，工商業荒廢，男女痿瑣可憐的蹲在地上，終於導致家破人亡）。

接下來，說明政府在戰亂之後，各項賑濟措施，老百姓應該體會。必須好好耕作，以蓄民食。千萬不要被「奸利」所引誘，偷種罌粟，沉迷鴉片，自掘墳墓。

最後明白宣示，今後要徹底拔除罌粟，永遠剷除禍根。本告示將到處曉諭，再有違反規定者，殺無赦（「聽我藐藐，則有大戮」）。

二、要求地方官切實執行

（一）同治八年，左宗棠在「郿縣」縣令張貼禁種罌粟告示的報告上，批示「禁種罌粟，較之禁吸鴉片為易，以吸烟難于稽察，種罌粟則人所共見，易于拔除也。……此在地方官實力奉行，為民造福而已」。

（二）同治十年，左宗棠在「署鞏昌府湯聘珍道員」的報告上，批示「聞甘南各屬于栽種罌粟一事，並不禁于未種之先，臨花包結成時，乃派差役下鄉勒拔，借此索賄，得賄即放，是視禁令為訛索之具，徒滋擾累，殊堪髮指！」，隨後要求「隨時加意體察，勿徒以虛言塞責」。

（三）左宗棠在同治十一年去函（札）陝西和甘肅布政使，說明罌粟既已嚴禁栽種，就不用抽烟土厘稅，最近聽說有外來烟土，查出來後一律焚燒，才可根絕本地私種之弊。請督促所轄地方官，如發現有種植罌粟者，在根苗初發時，即飭拔除，嚴禁丁差借端擾索，不肖官吏如敢按畝收費，即照枉法貪贓嚴參治罪。要他們兩位通函所轄地方遵照辦理。

光緒四年，左宗棠發現寧夏地區偷種罌粟情形嚴重，特地函請甘肅布政使和按察使委派人員「密速查明」，如地方官查禁不力者，「立予撤任」；其種植罌粟地畝，派軍隊立即拔除，地畝丈出後「充公」。

（四）其後甘肅布政使與按察使曾簽報「寧夏地區並無偷種

罌粟情弊」，左宗棠洞悉其隱瞞動機「不過以牽涉過多有所顧忌耳」，要求「按例詳辦，毋恤其他」。

果然，由於左宗棠的堅持，地方負責官員不敢隱瞞，將偷種罌粟情形具報。左宗棠批示「該各地方官竟敢玩法弛禁，形同聾瞶，甚且以「積重難返」借口，玩視功令至此，謂非縱容丁役得賄包庇，誰其信之？」，「各廳州縣官既未嚴禁于先，復未查拔于後，何所逃咎？」，被左宗棠分別予以重懲。

相對的，左宗棠對執行有成效的地方官（例如高台縣的縣令吳恩榮），就給以鼓勵。

（五）左宗棠隨即在同年七月初四日以「甘肅禁種罌粟請將查禁不力及實在出力各員分別懲勸摺」上報清廷，內容對整個措施的執行背景、過程與結果，詳細說明，清廷接納左宗棠的獎懲建議。但，左宗棠同時又上了一件「夾片」（「辦理禁種罌粟未能悉合部章片」），主旨在說明當前的法令太寬，「施於官吏者，不過撤任查辦……施之於民者，不過杖責枷號」，左宗棠認為這「不足以昭儆戒而肅官常，挽頹風而收實效」，建議從重修法。

（六）光緒五年，左宗棠發布通函「通飭陝甘各州縣禁種罌粟並發戒烟藥方」，他根據靜寧州程知州提供的戒烟全法，經過驗證，「如法施治，無不獲效」，「迥非尋常戒烟成法漫無分別可比」，特別將藥方詳加考訂，取其簡明易知，刊印成小冊，分發陝甘各府廳州縣，轉發給老百姓，戒除毒害。並鼓勵樂善好施的地方紳民，「捐資合藥，照方施治，全活多人者，……照捐賑章程一律請獎」。

謹按：

一、左宗棠在取締種植罌粟方面，從全面公告、飭令地方嚴格執行、檢討績效、不與地方官「藉口積重難返」妥協、堅

持切實執行、並獎優懲劣、還從實務上建議修訂獎懲法規、廣發有效的戒烟方法等等，讓我們體會左宗棠處理問題的方法與決心，值得學習。

二、我個人在反覆閱讀左宗棠的相關文獻資料後，有一項心得。我認為左宗棠當年在湖南巡撫張亮基和其後的駱秉章幕府，前後六年多，對地方上（俗稱基層）的人情風俗、行政機關和官員處理問題的流程、盲點等，以及地方與中央間的協調機制，都有深刻瞭解。這幾年的經驗，是當時清朝所謂「正途出身」的大官普遍缺乏的，左宗棠因為從真正的「基層」作起，為他將來處理大小格局問題的時候，獨有定見，不容易被蒙蔽，這應該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全玉註記 105/2/2

70. 劉忠壯公

左宗棠擔任陝甘總督，處理回亂暨嗣後出關收復新疆，所依據的主力部隊「老湘營」，其統帥劉松山，是從二等兵升到上將的傳奇人物，一生故事就是「打仗」兩字。

一、劉松山簡歷

（一）他是湖南湘鄉人，字壽卿，以「鄉勇」（士兵）隨地方紳士王鑫防剿太平軍。所戰有功，擒賊目多人，咸豐七年（1857）正月，升「千總」（正六品武官）。支援湖北，克崇陽、通山，「松山斬敵酋八名，生擒一名」，賞加「守備」（正五品武官）銜。王鑫援江西，委劉松山領第四旗（當營官了）。王鑫過逝後，隸屬道員張運蘭，所向皆捷。咸豐八年三月，以「都司」（正四品武官）留湖南補用。同年六月，克建昌府，升「游擊」（從三品）。太平軍由福建回攻江西，劉松山破之於青山鋪，攻安仁，「舉堞先登」，克之，命以「參將」（正三品）留

湖南補用。咸豐九年，會諸軍克景德鎮，追至浮梁，兩軍爭渡橋。劉松山據橋血戰，獨當其衝，收復浮梁。十月，升「副將」（從二品）。次年，攻敵於廣東連州，「奮銳直入，擒敵酋多人」，敘功加「總兵」（正二品，相當於民國時期的軍長），獲巴圖魯勇號。咸豐十一年，克建德，攻徽州，敵方晚上來劫營，諸營皆潰，「松山列隊月下不少動，賊不敢逼。遮諸將曰'''我第四旗劉松山也'''，戒勿奔，眾始定。曾國藩從此以「國士」待之。克黟縣，太平軍棄徽州。當年七月，「命以總兵記名簡放」，不久賞加「提督」（從一品，相當於民國後的軍團司令以上）銜。其後太平軍輔王楊輔清圍徽州，劉松山四戰皆捷。同治元年（1862），其主管張運蘭病歸，曾國藩要劉松山和總兵易開俊分領其眾。翌年，劉松山馳援寧國，設埋伏在敬亭山，「伺賊至，伏起夾擊，伏屍塞道」。同治三年，江寧克復，皖境肅清，署皖南鎮總兵。

（二）同治四年，曾國藩奉命督師剿捻，以劉松山總領湘軍。當時部分湘軍將領「久役思歸」，只有劉松山投袂而起，率部渡江，轉戰有功。其後西捻張總愚竄陝西，因「陝境殘破，諸將皆觀望，惟松山毅然自任，率師西行，曾國藩尤重之」。同治六年，升廣東陸路提督，轉戰各地。同年六月，左宗棠蒞陝督師。西捻經山西入河南，翌年，「逕犯畿輔」。劉松山間道越過太行山，冒雪日行百數十里，最早抵保定，「特詔嘉獎」。其後畿輔解嚴，劉松山被左宗棠奏准擔任步軍「翼長」，追擊西捻至河南、山東、直隸各地，大小數十戰，與諸軍長圍困賊。當年六月，張總愚赴水死，捻平。劉松山獲賜黃馬褂，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而後追隨左宗棠回陝西剿回亂。

（三）劉松山在軍中已十幾年，只有一次因招募新勇回故鄉，只待了十幾天。當年所聘定的親事，始終未能舉行婚禮。到

這個時候，對方乾脆來洛陽等劉松山「成禮」，兩人皆已三十幾歲，相聚十天，劉松山又率隊平回去也。

（四）同治八年，其所部在綏德因哥老會勾煽發生兵變（詳105/1/12 註記），劉松山馳捕首逆百餘人而定。其後進剿西北路諸堡，收復董福祥眾凡十七萬人，陝西大致肅清。同年秋天，進規甘肅，克靈州，攻金積堡。當地首領馬化隆是所有回亂中最為「悍狡」者，「黨眾糧足，負隅已久」，劉松山「先籌糧道，敗其黨援，大舉穩進」，其他回營「皆震其威，不敢來救」。同治九年正月，劉松山先破要地石家莊，督攻各寨，破其援，毀外卡，縱火焚寨門。即將攻克時，劉松山左胸為敵炮彈片擊中，墜馬（另一說為劉松山親自去馬化隆營中受降，因激怒回民，遭暗槍打死）。他的部下來探視，劉松山「叱令整隊速攻，毋亂行列，遂破馬五寨」。劉松山重傷，告訴左右部將「受傷已重，不得復活，爾等殺賊報國，我死不恨」，言畢氣絕，年三十有八。

二、左宗棠同治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奏報「劉松山剿賊大勝中炮陣亡現籌辦理情形摺」，寫得很動人，茲摘錄原文於後。

「劉松山以湘鄉勇丁從征，積功洊擢廣東陸路提督。轉戰……各省，剿辦長髮、捻、回各巨寇，無役不從，無戰不克，……自入靈州以來，蕩平堡寨五十，賊巢九十餘，皆策馬前行，躬冒鋒鏑。回逆之曾犯顏行者，無不聞名膽落。……其布陣方圓平銳迭用，得古人靜如山、動如水之義。其居心仁厚，而條理秩如。語及時局艱危，輒義形于色，不復知有身家性命。……觀人于微，雖古良將何以過之」。

清廷二月初五「上諭」，「……覽奏曷勝悼惜，劉松山著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議恤，加恩予謚，入祀京師昭忠祠……」，其後謚「忠壯」，加贈太子少保。同治十二年，甘回均平，追論前功，將二世職併為二等子爵。

「清史稿」在其本傳結論說「劉松山後起，忠誠獨著，左宗棠平捻、平回，胥資其力；使獲永年，其建樹未可量也」。三、劉松山過世後，我找不到左宗棠寫的輓聯。但費行簡「近代名人傳」有這麼一則記載。

「時曾、左不睦，而宗棠復有虛驕名，諸將不願隸其下。惟（劉）松山慷慨赴之，曰：『帥不同，而殺賊捍國則同也。』其歿也，宗棠悼泣成疾。郭崑燾聞之，告黎杏南云：『季高天性涼薄，而卒為壽山至誠所感，始知古人所謂大愚格大奸，言非謬矣。』」

顯然這位作者對左宗棠沒好印象，但可見左宗棠對劉松山痛悼之深。

四、曾國藩輓劉松山聯

勳業略同馬伏波，骨歸萬里；
精誠差比岳忠武，壽少二齡。

五、先前，左宗棠同治七年七月上奏清廷「劉松山轉戰出力并曾國藩知人之明信片」

「劉松山……嗣由湖南從征入皖，為曾國藩所賞拔。……臣（指左宗棠）嘗私論曾國藩素稱知人，晚得劉松山尤徵卓識。劉松山由皖、豫轉戰各省，曾國藩嘗足其軍食以相待，解餉至一百數十萬兩之多，俾其一心辦賊，無憂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晉，速衛畿甸，以步當馬，為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蕩平，平心而言，何嘗非劉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國藩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實非臣所能及。……以各軍言之，不能不目之為臣部。臣無其實，而居其名，撫衷多愧。合無仰懇天恩，將曾國藩之能任劉松山，其心主于以人事君，其效歸于大裨時局，詳明宣示，以為疆臣有用人之責者勸」。謹按：

一、劉松山從最基層士兵，奮發向上，勇敢作戰，因功逐級

升遷至清朝武官的最高階。姑且不談他 18 年只回鄉一次；訂婚二十幾年尚未成禮，結婚後十天即赴戰場等事宜，單就職場上的表現，已足為後人表率。個人從小就崇拜憑自己本事一刀一槍一筆一劃掙出來事功的英雄豪傑。

二、左宗棠的腦筋當然清楚，如果不是曾國藩推薦劉松山率領老湘營，平回、西征能否如此順利成功，尚在未定。這就是他推崇曾國藩「謀國之忠，知人之明」的緣起，也代表左宗棠有其自省和存誠的修養。

全玉註記 105/2/3

71.左公儉德（二）

今天翻閱資料，發現兩則小故事，頗有味道。

一、再生衣鞋

左宗棠在陝甘平回亂時，要求其部隊更換新營帳，必須將舊營帳全數繳回。而後以舊營帳的布料，製作比較厚的衣服，發給當地老百姓。當時的陝甘地區，不僅糧食價格高昂，就連製作衣服的棉布也很缺乏。左宗棠發給民眾的「寒衣」，數量在十萬件以上。

此外，左宗棠規定，拆舊營帳時留下來的各項「棚筋布條」，不得丟棄。並要求他部隊的士兵，將這些散碎材料拿來「織履」，就是製作鞋子，送給沒鞋穿的老百姓。有許多當地老百姓拿到手後，還不知道這鞋怎麼產生的。

我們可以想像，那些穿上「寒衣」不再為酷寒所苦的老百姓，以及那些不用再打赤腳的老百姓（特別是小孩子），心中必然充滿溫暖踏實的感念。（參考易方「輓詩註」）

二、宮保袖

王家璧（1814-1883）是道光進士，曾佐理左宗棠西北營務，在關中地區講學，後來官至光祿寺少卿。王家璧在「狄雲行

館偶刊」中，自述進入仕途，當然得準備場面上需要的禮服，但除此之外的家常服裝，好幾年不曾添製，事實上也是因為財力有限。他帶著兩個兒子一起來西北，有時客人來訪，兩個兒子還得相互換件像樣衣服。但怎麼換，手肘上總露出兩個洞，那也沒辦法，只好將就。

王家璧去左宗棠辦公室，發現左宗棠伏案治理公文書時，兩隻手臂裝了「袖套」（以布護袖），他覺得很有用，回家仿製，並將其命名「宮保袖」（那時左宗棠已有「太子少保」的「宮銜」）。

王家璧想寫一篇詩賦，將左宗棠的「宮保袖」比美歷史上的「周公烏」、「夫子袂」、「諸葛巾」、「李西平綉帽」等，「以彰勤邦儉家之美德」，讓後人可以效法。

左宗棠知道後，寫了一張便箋給王家璧，主要內容是說，人生的福份有定數，「人生當著履幾兩，亦自有定分」，當然要惜福；不過我這袖套不敢和「諸葛巾扇」比美（其實左宗棠私下最喜歡和諸葛亮較量），勉強可以和范存仁的「墨帳」相提併論（代表每天都要處理很多公文，墨跡四處）。

同治十年（1871）端午前一天，王家璧把「宮保袖歌」寫好，托來省親的左宗棠長公子孝威轉呈左宗棠。這首歌主要內容如下：

「夫子袂，何短右？（孔夫子右手袖較短，便於作事）宮保袖，何有偶？勤邦儉家可大受，衣錦尚絅通則久（外頭套衫，比諭君子之道深藏不露而日益彰明）。鯀生投戈誦尚書，禹皋稷契來庭除，袖中間却拜颺手，堯衣待補當如何。日日據案不知久，經生問道吾何有？不聞蘇軾出一頭，但見原思露兩肘。書生雖慚不知兵，仍時往來大帥營。大帥籌筆日旁午，方略前定人皆驚。竭來虎穴殲群虎，歡聲動處軒乎舞。指授從來不假人，右揮椽筆左白羽。兩袖著案黯且穿，盾鼻磨墨

日寸許。布帛有幅當袂半，指揮如意宜文武。西平綉帽不必言（唐朝的李晟作戰穿錦綉皮衣好讓對方認），太傅輕裘難與伍（西晉羊祜輕裘緩帶不披甲）。宮保袖，宜文武，我仿為之非小補。叔敖可學非衣冠（典出“史記”載優孟言孫叔敖事），孔卓毋乃徒顏苦（典出“顏回苦孔子之卓然不可及也”）。……斯語請事不敢謝，趨步應隨夫子塵。……中興幸遇聖人出，定知有手袖不得，大鳥三鱸俱等閑，相期出手捧天日。」左宗棠收到這篇詩賦，回信給王家璧，感謝這首「宮保袖」讓他的「方袍幅巾大增聲價」，「讀之不禁為之起舞。乃一舞而袖長，屢舞而肘見，不如先生之袂良矣，其將斂手以退乎？」。想不到，左宗棠也有幽默的一面。

謹按：我查不到左宗棠的宗教觀，但他深信每個人福份有定數，應該是源自讀書見聞與處世經驗的累積。因為福份一定，所以放縱自己，不僅糟踏時光，也減少福份；惜物一樣就是惜福，勤業敬事更是惜福。能惜福者，才能寄望持盈保泰，至少不會面臨沒落破敗潦倒之苦。這也是左宗棠傳授給我們的重要心得。

全玉註記 105/2/4

72. 陶文毅公

前在 104/11/24 簡介左宗棠寫「春殿語從容」那副對聯，受到兩江總督陶澍賞識，兩人暢談終宵。隔年左宗棠會試「鎔羽」，依約去江寧拜見陶澍，陶澍不顧年齡、地位、家世等差異，堅持與左宗棠結兒女親家等經過。頃閱張佩綸「澗于日記」，記載他與張之洞光緒五年（1879）十一月二十一日會面討論道光末年人才的大要。

一、他們兩位認為，人才之盛，始於陶澍。其發展分三個部分：

(一) 在講求吏治、考訂掌故方面，分別有賀長齡與魏源，而曾國藩總其成。

(二) 在綜核名實、堅忍卓立方面，有林則徐、蔣攸銑，而琦善沾點邊並沾沾自喜。

(三) 以天下為己任、包羅萬象方面，則雖有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真正重要的還是陶澍。

接著兩人批評左宗棠雖然大功告成，但左宗棠「論才太苛，相度未宏」，絕對不能傳衍陶澍衣鉢。閻敬銘注意細節，規模太狹。李鴻章從大處學到格局，但「舉措未公」。不知將來誰能傳承陶澍的典型。

二、有關陶澍(1779-1839)的生平事功，有機會再談。今天重點擺在他與左宗棠的關係。

(一) 康有為「敬題陶文毅公造像并跋」提到左宗棠道光十八年(1838)去江寧謁見陶澍，見完面後，陶澍留他住在總督官邸，但此後「兩月不見」，左宗棠作客六十幾天，主人不出面，讓左宗棠認為「被冷落」，以左宗棠的高傲個性，加上剛剛又會試落第，是否主人勢利眼看他不起，越想越氣，打起包袱就往外衝，回家去也！陶家家人趕快跑去報告，陶澍一聽，顧不得剛起床，只有一隻腳穿襪子，另一隻打赤腳，快步趕到大門，雙手把左宗棠攔住，而後攀著肩膀說，我還要和你談咱們兩家結親的事，怎麼就要走呢？(料想這兩個月陶澍應該是在觀察左宗棠的言行與坐冷板凳的反應)而後很客氣拉著左宗棠回官邸正堂坐下，手指中間主位，告訴左宗棠「他日君當坐此，名位尚居吾右」(老弟呀！將來你就會坐這個位子，而且官階比我更高)。此外，陶澍堅持要左宗棠把長女孝瑜嫁給其獨子陶枕(當時6歲)；並請求左宗棠將來在他過逝後照顧陶家。

(二) 康有為這段記載有一條「獨家內幕」(當時其他私家記載都沒寫)，就是「陶澍為追左宗棠，只有一隻腳穿襪子」。此外，康有為既然是「敬題陶文毅造像并跋」，那所題的詩或對聯呢？

(三) 在徐志頻所寫「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一書第73頁，錄有康有為所題的詩：

植鰭作而性公忠，手整鹽漕有惠風；最異督轅隻襪走，孝廉船上識英雄。(植鰭形容人枯瘦背脊弓曲)

如果康有為這段記載可靠的話，對陶、左兩位都是「佳話」，而「陶公襪」應該會留芳名於千古！

三、手邊其他資料，如柴小梵「梵天廬叢錄」、夏曾祐「莊諧選錄」、李伯元「南亭筆記」等，雖有記載左宗棠去江寧拜見陶澍並訂親等事，但沒提讓左宗棠坐冷板凳兩個月及陶澍單腳著襪追左宗棠這部分。

四、隔年(1839)，陶澍病死於江寧，左宗棠的老師賀熙齡有信來，要左宗棠擔任陶澍兒子陶枕的家庭老師。左宗棠遵師命於次年，帶著侄子世延到湖南安化小淹陶府當家教，一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前後八年。

陶澍過逝時，陶枕才7歲。家鄉的親族戚鄰，看到陶家孩子孤弱，「頗有覬覦之者」(想要揩油侵占)，自從左宗棠去坐館後，與賀熙齡、胡林翼商量，一方面對貧苦的親族，給錢資助，使得以養家；對於有意侵占者，則開誠布公與之談判。經過一段時間，大家都對陶府的安排「感畏貼服」，整個家庭狀況得以安定下來。(參考左孝同「先考事略」)

五、陶枕成長後，與左孝瑜完婚。左宗棠仍經常關心這位女婿，常在家書詢問。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那時已領軍在外作戰，寫給長子孝威的信中，特別提到「你母親有意要陶

枕來浙江跟著我學習軍事」一節。左宗棠表示可等克復金華後再說，因為才有地方駐點。否則「隨營逐隊，太勞苦也」，顯示左宗棠很關心照顧這位女婿。但，左宗棠特別提到「又渠既來營，縱有勞績，不便列保，未免負之。須先說明此意方好。」，這段話充分表現左宗棠公私分明、有話直說的個性，陶枕本有岳母大人的照顧指引，想去岳父那邊學習工作，但岳父大人一不願女婿勞累，又先講明工作可以，但沒有獎賞。這種事，誰要去呀？陶枕後來沒去，其後陶枕曾有其他想法，也被左宗棠潑冷水，並責怪女兒孝瑜。

六、再回頭說陶澍。陶澍和胡林翼的父親胡達源是朋友，當胡林翼七歲時，陶澍見到「目為偉器」，以他女兒琇姿「字之」，成為胡林翼的岳父。後來陶澍教導胡林翼「折節讀書」（表示胡年少時不太收斂），並聘專家教育胡林翼，造就為一代名臣。

「清史稿」陶澍傳說「（陶澍與）左宗棠、胡林翼皆識之未遇，結為婚姻，後俱為名臣」。

七、陶澍有幾副對聯很有意思，與諸君分享：

（一）小時題家鄉某榨油坊

榨響如雷，驚動滿天星斗；
油光似月，照亮萬里乾坤。

（二）題上海豫園得月樓

樓高但任雲飛過；
池小能將月送來。

（三）陶澍 37 歲當監察御史時所題

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無知者；
辦一事須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

謹按：

一、昨天談「宮保袖」，今晚講「陶公襪」，一惜物，一惜人，

都代表誠摯追求良善完美的生活態度。左宗棠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並嚴守公私份際，這也是保全好友家聲的最好方式。二、陶澍在清朝中葉以後的貢獻，將來一定會有許多文章討論。我們看他所寫三副對聯，就可瞭解他的思維方式。至於他能識人於微（左宗棠這落第書生）、小（七歲的胡林翼），那只能說「超神的」，無人可及。

全玉註記 105/2/5